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0

銀河系的防衛軍

E. E. 史密斯著／林壽禄譯



國語注音

銀河系的防衛軍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0

TRI-PLANETARY

E. E. SM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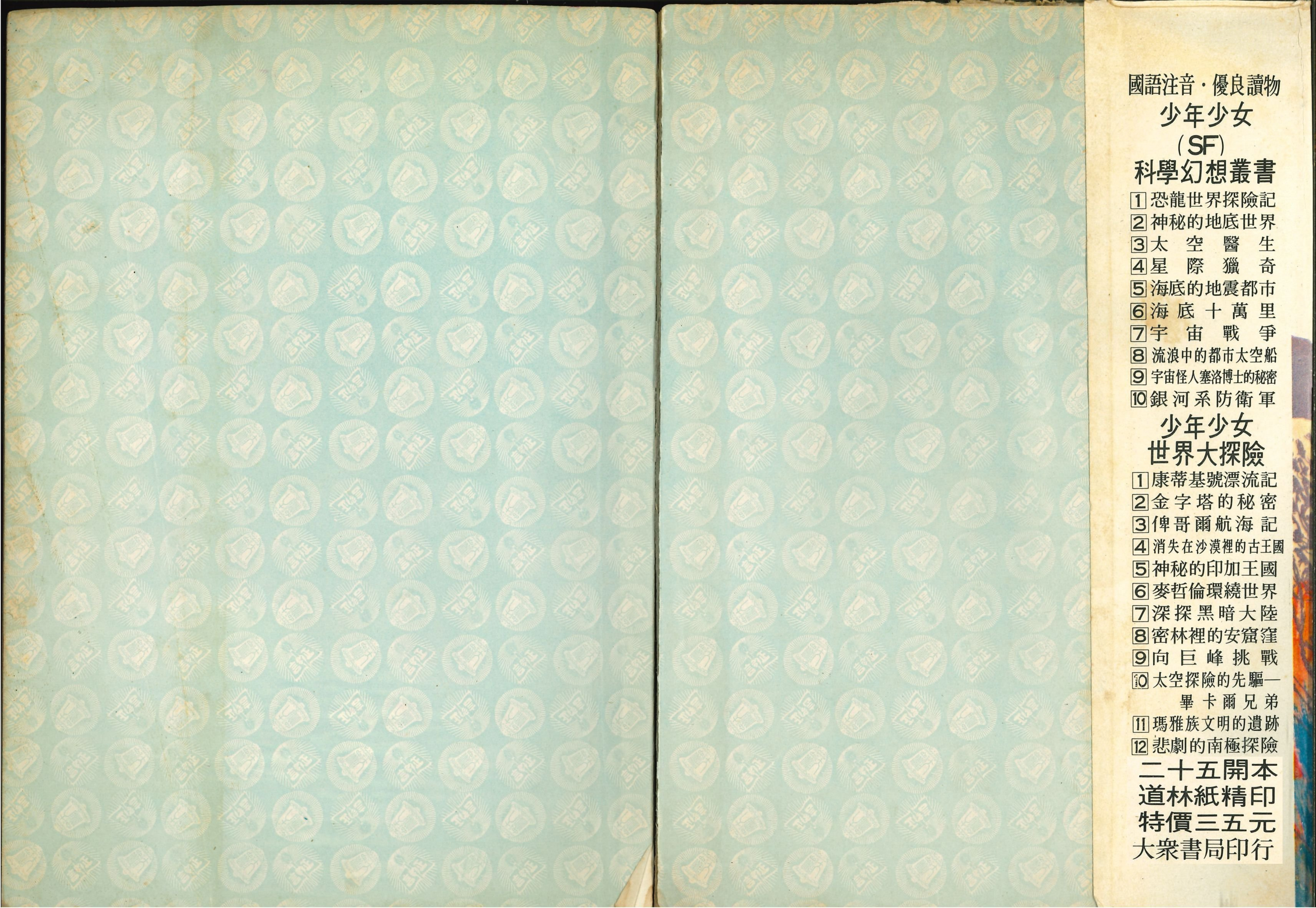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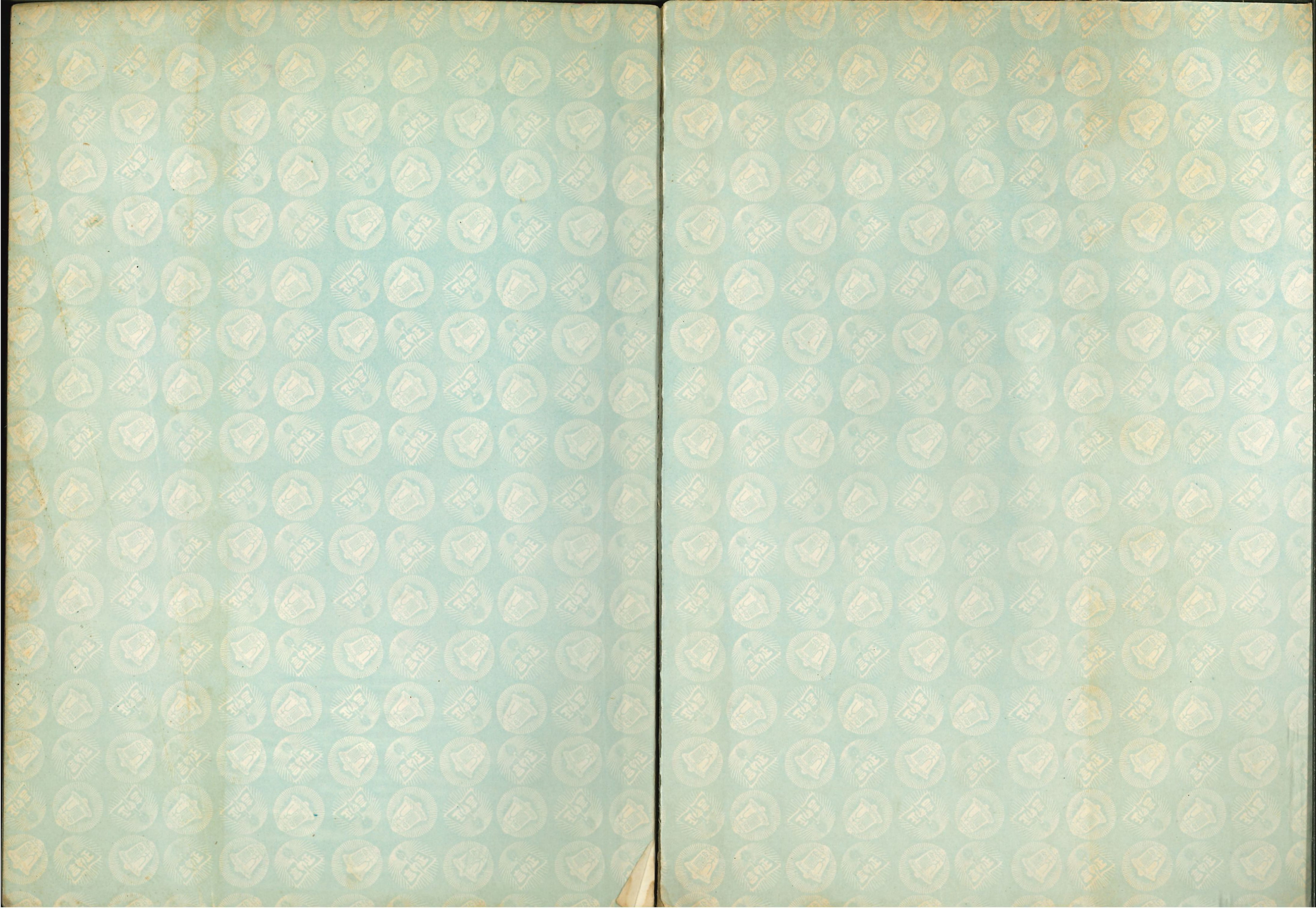
出版者 大衆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大衆書局 發行人 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 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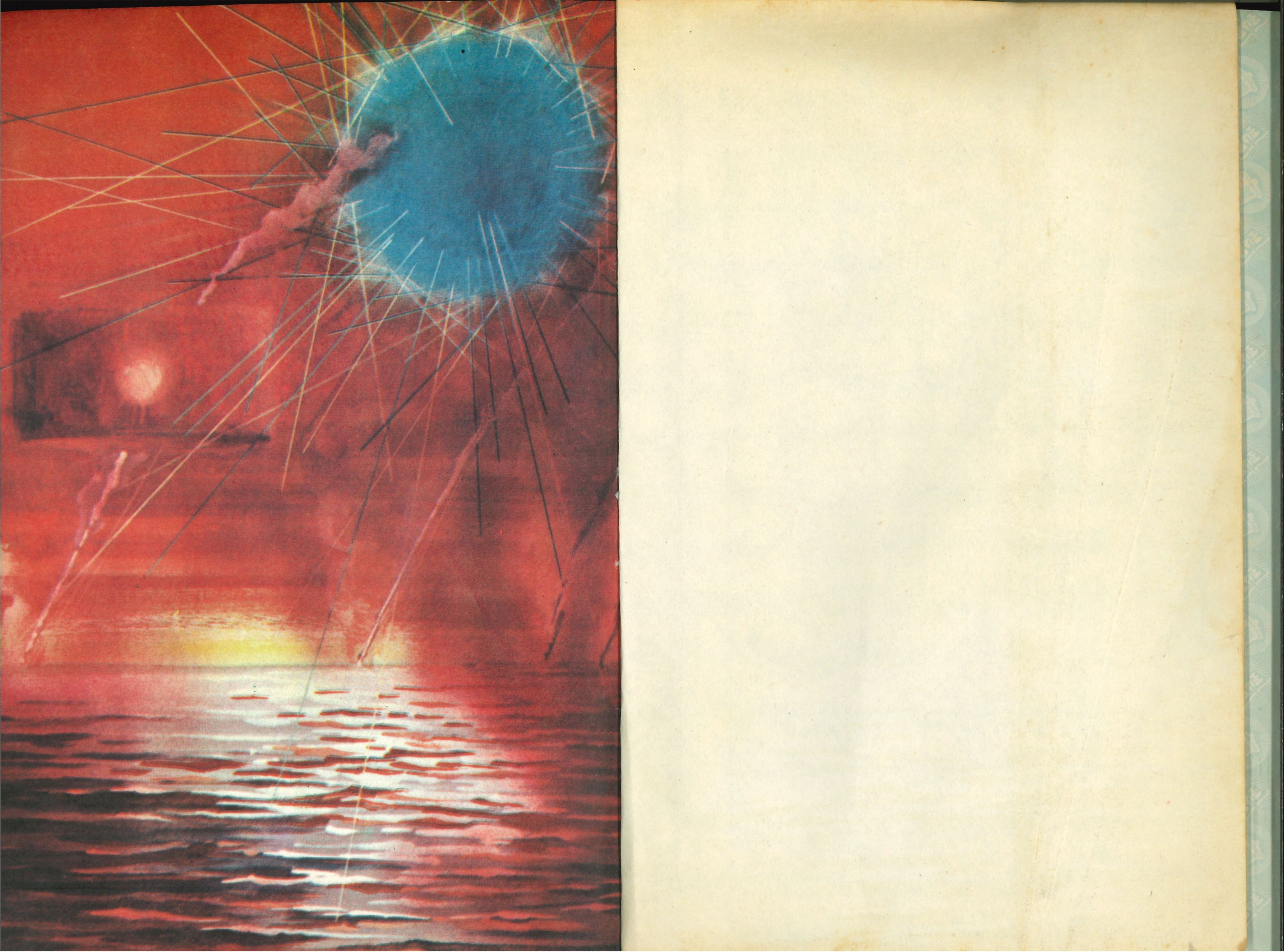
66. 12初版

譯者：林壽禄

特價 八十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醫生
4 星際獵奇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少年少女
世界大探險
1 康蒂基號漂流記
2 金字塔的秘密
3 俾哥爾航海記
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
5 神秘的印加王國
6 麥哲倫環繞世界
7 深探黑暗大陸
8 密林裡的安窟窪
9 向巨峰挑戰
10 太空探險的先驅—
畢卡爾兄弟
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
12 悲劇的南極探險
二十五開本
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大衆書局印行





前言

二十億年前，在宇宙的偏僻角落，所發生的事情決定了太陽系第三行星（地球）的命運。

知道那秘密的人，只有被選爲擔任銀河系防衛軍的勇士們而已。

他們爲了維持銀河系的和平，接受所謂「透鏡」的特殊裝置，乘着超光速宇宙船，環繞宇宙運行。

經常襲擊「行星連絡船」的是謎中的宇宙海盜嗎？

突然出現在宇宙空間的是隆隆地轟鳴宇宙船船體的紅色不明物體嗎？

他們個個心情愉快且活躍，相信不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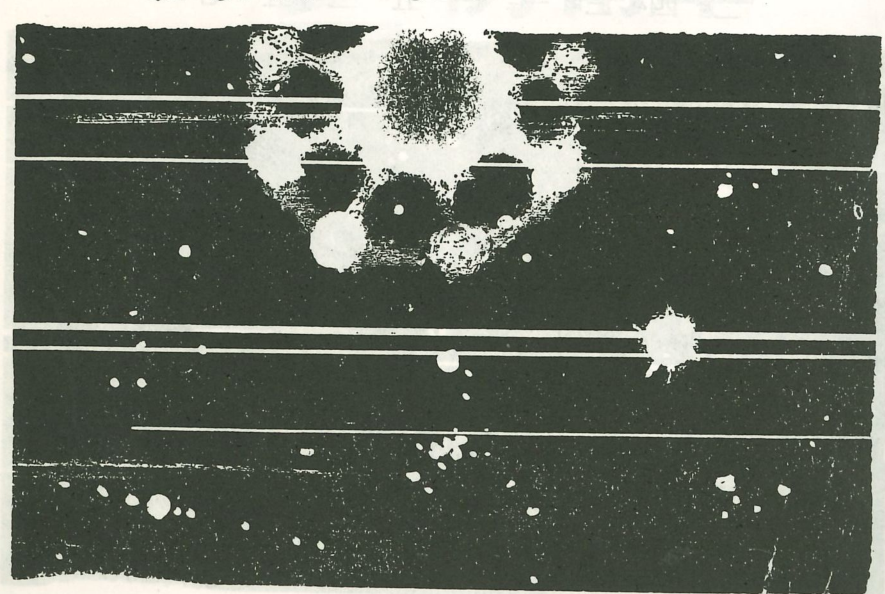
E・E・史密斯完成了這部雄大的銀河系故事，不論何時，都會是膾炙人口的佳作。

原作者簡介（EDWARD E. SMITH）

愛德華・史密斯1890年出生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熱愛維爾茲和巴洛茲，也是SF雜誌忠實讀者，處女作「宇宙中的雲雀」THE SKYLARK OF SPACE 就是在該雜誌發表的，博得世人矚目，被認爲是該雜誌出身的作家。爾後，發表一系列「雲雀」和「透鏡人」的叢書，亦發表以銀河系爲背景的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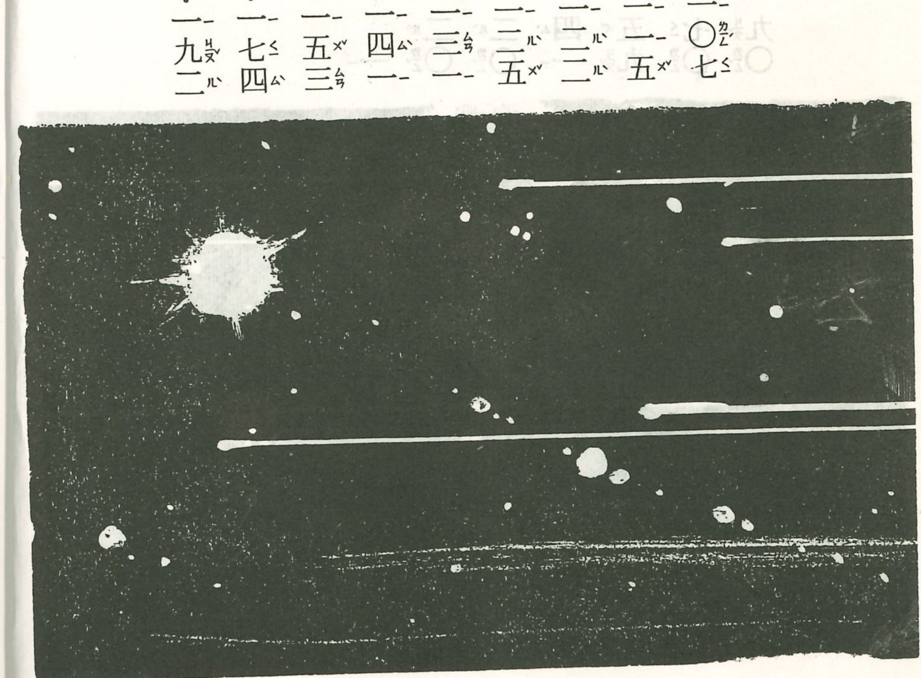
銀河系防衞軍（TRIPLANETARY）愛德華・史密斯著

目録



銀河系防衛軍

TRIPLANETARY



幼年版 描寫生長在大自然中的動物機智和冒險的名著

希頓動物故事（共八冊）

〔英〕安尼斯托普遜・希頓著

大衆書局印行



作品介紹

「希頓動物故事」對自然的觀察非常敏銳，充滿着趣味性，全篇洋溢着對動物的喜愛之情。在科學教育和情操教育並重的幼年期，本書確是值得一讀的好作品。

國語注音・彩色插圖

1. 灰熊的一生 林壽祿譯
   附：野猫奇弟／烏雅大將銀星
2. 狼王羅伯 林壽祿譯
   附：少年與大山猫／鋸齒耳的兎子
3. 銀狐狸的故事 郭一淞譯
   附：野馬巴斯塔克／麻雀南蒂
4. 旗尾松鼠的冒險 郭一淞譯
   附：答拉克山的大熊／小軍馬
5. 山峰之王克拉克 張彥勳譯
   附：奇爾達河的洗滌熊／獵熊犬彼利
6. 信鴿阿爾諾 張彥勳譯
   附：小泡泡／小野鴨歷險記
7. 名犬比果 葉振聲譯
   附：小熊喬尼／聰明的克尤特
8. 沙漠山丘的雄鹿 葉振聲譯
   附：咚谷的圍巾雷鳥／奔馳原野的狐狸



風靡世界・幼年讀物

序—未來的展望

各位請你們把我這消息傳予地球的子孫。

我在這裡渡過漫長的一生。

我任重道遠的責任也即將結束。

此時此刻我希望公佈這消息，留給各位，留給地球的子孫及透鏡人的後代。

各位，你們就將要知道那秘密了。

三番兩次解救我銀河系危機的英雄，透鏡人的大名：

康威・哥斯基干

夫雷廸里克・羅特布舒

銀河系防衛軍司令
巴基爾・薩姆斯

萊曼．克利普蘭特

他們是我的知心好友，也是我得力的助手。

我在防衛軍基地—希爾，清清楚楚看到他們活躍的情況。

他們經常與繞行宇宙的海盜作戰。

他們常遭受紅色行星內比亞襲擊。

各位，希望你們把他們活躍的情形，詳細地傳予地球的子孫，及未來繼承防衛軍的子弟。

不過在這之前，各位必須知道那秘密。

那是地球，不！是銀河系史上的重大秘密。

各位聽了這秘密，唯恐會休克一陣子。

到目前為止各位對所學過的事均表現得泰然自若，很令我滿意，因此選擇各位為透鏡人的子弟。

透鏡人必須有超越休克的能力與勇氣。

從源遠流長的宇宙歷史來看，地球的歷史只不過是宇宙中的滄海一粟而已。

地球的歷史雖是宇宙中的滄海一粟，但仍不失為宇宙的一部份亦為宇宙歷史性的一刻。

地球的人們不知道那秘密。

各位的雙親，兄弟姊妹也不知道那秘密。

不過現在你們將會知道它。

各位所學過的地球歷史，被隱藏着一件大秘密。

那秘密就是我現在要告訴各位的應盡義務。

各位請閉起眼睛而且忘掉所有的記憶，讓腦中完全空白，聽我來告訴各位這二十億年前的往事……。

二十億年前……

在寬廣宇宙的某一角落，有兩個銀河系。

兩個銀河系各自支配自己銀河系，生存着兩個種族。

一種族名為亞里細亞，另一種族叫做愛德爾。分別住在自己的星球，互相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亞里細亞星球，不論地殼或大氣很像目前的地球，住在這星球的亞里細亞人，也很像我們目前的形態。

這銀河系曾掉下亞里細亞人生命種子，因此與地球相同的行星裡誕生了類似亞里細亞人的種族。

地球人也是其中之一。換句話說，亞里細亞人是地球人的原始祖先。

亞里細亞從原始時代發展到文明階段，亦即石器時代起經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鋼鐵時代以迄電氣時代。

繼承亞里細亞的地球，亦有同樣的發展，各位該知道的。

愛德爾是塊巨大的星球，大氣中佈滿着毒氣。

住在這星球的愛德爾人，與亞里細亞人的形態完全兩樣。

愛德爾人的形態隨着季節需要而改變，有高大的、低矮的；有柔軟的、結實的、不論手、脚或掌，時時都在變。

他們永不死亡，與地球的歲月一般長久，歷史已繼續了幾十萬年。一旦心老了就分裂爲二，又變成年輕。

愛德爾人的心地非常冷酷、貪婪與殘虐。爲了自己的目標，不擇手段，即使殺人也在所不惜。



長老回答着：

（他們的心已把我們忘掉，這件事由我負責吧！）

綿達知道愛德爾的心，已忘掉亞里細亞人和袁非律斯達。

像這樣的愛德爾人已完全忘掉了剛剛發生的事。也完全忘記了在這宇宙中除了自己種族外，尚有其他種族存在的事實。

因此遠離愛德爾的亞里細亞人，圍着長老，舉行會議。青年人袁非律斯達首先詢問：

「長老啊！爲甚麼你對那令人恐懼的種族仍有着幻想，爲何不殺了它？」

長老回答：

「即使想殺也殺不了他，愛德爾的心非常强。想要殺死他，須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在這期間，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存在。」

「很長很長的時間，究竟要多久？」

「五千年，甚至一萬年，那時候，太陽系第三行星亦即今後稱爲地球的行星，將會誕生比我們更優秀的種族，他們將代替我們消滅愛德爾，那時我們必要固守地球。

袁非律斯達！你今後監視地球，觀察地球，一旦地球遭遇危機，立刻通知我。」

「知道了，長老，今後我會努力地達成監視地球的任務。」

幾千年後……。

幾萬年後……。

太陽系第三行星地球，冷却、凝固、而且誕生生命，不斷地進化。

從原始時代起，經鐵器時代，進入電氣時代。

愛德爾得知地球誕生生命後，派部下想阻止地球文明的進步。他們認爲阻止地球進步是件輕而易擧的事。

然而，結果却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地球文明却穩定而順利的進步。事實上，地球文明的進步，亞里細亞長老綿達幫了很大的忙。當然，愛德爾是不知道的。

愛德爾王不能如願以償，急得大發脾氣，叫着迦連：

「像目前這種作法已是不行了，必須依照我們的構想，更徹底去完成，要是你一個人不能完成，增加人手也無妨。」

「住在那裡的人，智慧未開，我一人對付就夠了。」

「那麼，立刻出發吧！事成速來報告。」

「遵命！那我去了。」

這樣，愛德爾的迦連抵達行星地球。

亞里細亞知道愛德爾調動的情況後，長老開了緊急會議。

青年袁非律斯達以及最近也擔任地球監視任務的尤哥尼杜爾請教長老：

「我們看到愛德爾迦連開進地球，是好還是壞呢？」

「目前採取靜觀爲善。」

「不過，地球也許會被消滅！」

「當然！不能讓愛德爾消滅地球，必要時我們助地球一臂之力，你們要好好監視。」

「不過……。」

「消滅愛德爾不是我們，而是地球人的任務。地球人本來就有消滅愛德爾的力量，如何組織那股力量，才是我們的任務。不久，他們會組織銀河系防衛軍，保衛我銀河系的文明。」

「地球人有那股力量嗎？」年輕的尤哥尼杜爾問着。

「當然，起初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必須把所謂『透鏡』以心傳心作用的特殊裝置送給

他們。」

「透鏡，……。」

「是的，透鏡。不過擁有這個東西的人，必須精選的人才行，也只能給地球人中，最有智慧、勇氣及忍耐力的人。」

「那要到何時呢？」

「還早呢！久遠的將來，地球人必須經過無數次的磨練，才會生出眞正的力量。」

「知道了，長老，那麼我們又回到地球吧！」尤哥尼杜爾說。

「你們尤需注意地球文明中心地—亞特蘭基斯島，也許愛德爾看中那地方。」

「那麼！立刻出發吧！」亞里細亞長老綿達催促着。

你們被選爲地球的子孫，透鏡的後代。

你們也許知道「亞特蘭基斯大陸之謎」。

這位於吉布拉爾達爾之西，大西洋正中央的美麗之島，一夜間消失無形的故事。

事實上，那是愛德爾陰謀所造成，他們企圖破壞亞特蘭基斯的文明，挑撥亞特蘭基斯人相互戰爭，利用核子炸彈，互相破壞。



雙方使用導向飛彈，亞特蘭基斯大陸，轉瞬間破壞無遺消失得無影無蹤。

不知道事實的地球人，有所謂「亞特蘭基斯大陸之謎」的羅曼蒂克傳說，流傳子孫不絕。

愛德爾迦連非常滿意亞特蘭基斯的破壞成功，但是他仍不滿足。不知不覺間，地球羅馬地帶，神秘地萌芽了民主政體。

愛德爾王叫迦連到跟前來：

「雖然亞特蘭基斯破壞了，但又神秘地興隆了羅馬文明，真令人吃不消。」

「我打算進入羅馬皇帝尼祿的心，掌握尼祿的身軀。尼祿是羅馬皇帝，我必使尼祿逐漸殺死他身旁有能力的人，如此羅馬也就不長久了。」

「是嗎？那麼，給我徹底的幹掉。」

「不過，好像有件不可思議的事，常有人阻礙我所作所爲。不曉得他是誰？也不知道他在那兒？愛德爾中會有嫉恨我的人嗎？會有想奪取我地位的人嗎？」

「也許會有意見不同的人……。」

然而連愛德爾王或迦連在內都沒想到會是亞里細亞人。

同時亞里細亞的年輕監視者和長老綿達舉行協商，

。

年輕的尤哥尼杜爾說：

「長老啊！像羅馬尼祿這樣殘暴的人，眞令人無法容忍，這樣下去，羅馬必會滅亡，我們不給他們任何幫助嗎？」

「任何事我們都不能插手，只能保持這樣，毫無辦法，即使你們進入肉體去，也只能聽任於赫特洛尼斯或阿克廸，假使給予他們超人能力，必會引起愛德爾的懷疑。」

「那麼！羅馬非滅亡不可了。」

「是的」，長老綿達肯定的答着。

你們是未來地球的主人翁，將在學校歷史課學到有關羅馬的文明，羅馬的滅亡以及暴君尼祿皇帝。

到目前爲止，全是亞里細亞與愛德爾所幹的，想也無用了。

羅馬文明滅亡後，行星地球只能公轉太陽二千回，六十世代的人類，有出生也有死亡。不過那種時間還是短暫，一旦銀河系防衞軍組成後，必會延長更長久的時間。

愛德爾的迦連非常滿意羅馬的滅亡，不久離開地球，隔一段時間再回到地球一看，地球又神秘地發展了新文明，這是不利於愛德爾，但很快又被消滅。

迦連在地球上開啓了無數次的戰爭。那是在地球曆一九〇〇年代。

地球史上稱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百年後，地球上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即最後戰爭—氫彈戰爭。

如此地球上不論是歐洲大陸、美洲大陸及亞洲大陸，必因核彈爆發全歸滅亡。

愛德爾的迦連，看到自己陰謀得逞破壞了地球的文明感到滿足。（認爲數百年間，不再監視地球的進展也無妨。此期間，可以到獵戶星座B星系第四行星去觀察他們的動態。）

迦連如此想着，就到乃星系第四行星。

同時遠離愛德爾的亞里細亞，長老綿達下了重大決定—「公開向愛德爾挑戰的準備」

青年尤哥尼杜爾聽了非常高興：

「到了緊要關頭了嗎？那麼，我要消除地球上具有危險性的放射能。」

青年袁非律斯達高興的說：

「北美是我保護的範圍，將會誕生强有力的民主政府，那政府非常大，甚至可與木星、火星組成聯合政府。不過已有愛德爾的迦連進入羅傑的肉體，播下與木星戰爭的種子。」

「那是不可避免的事，不過羅傑回到地球時，我們必要給予地球對抗羅傑的力量，那時

，我們必需選出適合接受我們透鏡的地球人。」

「誰才適當呢？」

「北美的巴基爾薩姆斯是最適當人選，他將為首任透鏡人。也是我銀河系防衛軍的首任長官，你們必需幫助他。」

「知道了，長老。」

這兩位地球監視者，再度回到污染氫彈放射能的地球。

過了幾百年，

完全清除了放射能

都市也重建起來。

爾後，有與木星的戰爭，

與火星的戰爭。

最後地球奪取了三個行星。

就這樣誕生了維持銀河系和平的銀河系防衛軍。

愛德爾人想不到荒廢了的地球，竟有如此驚人的進步。

迦連隔了一段長時間，再回到地球，感到無比驚訝，連原始時代野蠻人不住的地球，竟有如此驚人的文明。

透鏡的子孫呀！

你們一點也不知道你們祖先有這樣的秘密，你們只曉得呼吸、生活、作戰。

你知道國際象棋的古代玩法吧！

我們地球人就是象棋盤上的馬，操縱馬的人就是亞里細亞與愛德爾。

距今數十年前，我知道了那秘密，那是亞里細亞的青年袁非律斯達告訴我的。

我會見亞里細亞的長老綿達，他給我透鏡，我利用透鏡，好幾次解救了地球被襲擊的危機。

當我能力不夠時，綿達總助我一臂之力。

但是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替代亞里細亞，將有足夠的力量維持銀河系的和平。

那就是你們的使命。

久遠的將來，這使命將寄託在地球的透鏡子孫們。

你們出發時，我會來送別，將告訴你們的長輩康威．哥斯基干，克里歐．瑪絲典轟轟烈烈的故事。

再度回到地球的迦連，將有何種陰謀？哥斯基干、羅特布舒、克利普蘭特，將如何阻止？能阻止地球的危機嗎？這些故事我會詳細告訴你們。

他們英勇的作爲，必是你們的精神食糧，勇氣的源泉。

祝福你們未來輝煌成就，

祝福我們的銀河系！

祝福透鏡的子孫！

地球曆二千八百年一月八日。

銀河系防衛軍

海盜船出現

行星間連絡船海貝利昂號，載着五百位乘客，靜靜地在宇宙間航行。

布拉特雷船長在管制室一面檢查錄音帶，一面縐着眉頭。

他回頭看身旁的二等宇宙士：

「有搜索隊的報告嗎？」

「還沒有，一點也沒有消息。」二等宇宙士大聲答着。

「眞奇怪。」船長像自言自語般呢喃着。

這一個月間，兩艘船在宇宙空間失去了連絡，要是遭遇到任何事故，應該可以發現浮遊物或救生艇才對。

雖然拼命地搜索，却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

「一次事故尙可說是意外，連着二次，其中必有緣故。」

二等宇宙士不安地閉口無言。

「第三次情況將會更糟，大家尤需謹愼警戒。兩艘船連發出SOS求救信號的時間都沒有，可以想像得到完全是突發性的。」

「完全進入警戒狀態，檢波器全力操作，防御網全力操作，電子束放射機準備OK，若侵入第四地帶，電子束立刻放射—。」第二宇宙士口若懸河回答着。

「很好！」船長滿足地點了頭。

「不過，這樣警戒，能達成任務嗎？船長，傳說——。」

「別說洩氣話。有比光速更快的海盜船嗎？別胡說八道，擾亂人心。我的海貝利昂號，有三重防禦網而且全面武裝。任何勁敵想要襲擊，立刻會被燒焦。」船長很自信地說着。

「作定期巡邏去吧。」

二等宇宙士向船長敬禮後，走出管制室。

檢波網全是白色的，特殊裝置，不能隨便移動。

駕駛盤的信號燈熄了，警報鈴也不響了。

看起來並沒有甚麼異樣。

船長完全安下心，靠在椅子上休息。

但是，可怕的危險隨時會逼臨過來。

任何人需要時時提高警覺。

海貝利昂號的空氣淨化裝置，擔任輸送清淨空氣給船內的最重要任務。因此在厚牆壁裡圍了幾層區域。

一位穿着宇宙服的奇異男子進入這區域，該男子覆蓋着送風管的本管，手中拿着一支穿孔器。

該男子用穿孔器在送風管本管挖洞，穿孔器哆嗦的震動，漸漸陷入鋼管的深處。

不久，鋼管被挖了一個洞，空氣大量排出，該男子急忙地扎進橡膠管，管頭附有薄玻璃的活門。

該男子事成後，發出令人害怕的奸笑。一手輕輕地握着活門，另一手拿着精密鐘錶。（當錶針走到十的數字時，他揑碎活門，瓦斯進入送風管，海貝利昂號的人員，很快地就將全軍覆沒，呼呼……）

該男子再度發出令人害怕的奸笑。

該男子究竟是誰？

在海貝利昂號的寬敞大廳，舞會方酣，大家一點也不知道那極端危險的事即將爆發。

大家高興地跳着。

一位乘客名叫克里歐．瑪絲典正與一等宇宙士康威．哥斯基干共舞着。

不久，管弦樂停了。

瑪絲典小姐拉哥斯基干到小型映像機前說着：

「你對這個非常有興趣喲。」

「嘿，是的，我一點兒也不覺得稀罕。」哥斯基干說着。

「怎樣撥撥號盤呢？」

「像這樣。」哥斯基干撥了撥號盤。

出現在映像盤的是新月形的地球，上方是帶有紅色的火星與銀色的木星，天空漆黑一片。

「嘿，眞美麗，確實令人百看不厭。你經常舞會一結束時……。」瑪絲典小姐突然不言

，喘着很大的氣，身體發生了痙攣，倒向哥斯基干懷裡。

瑪絲典小姐的眼睛，顯得非常痛苦與恐懼，現在也突了出來。

哥斯基干看了她的眼睛，立即感覺事態嚴重。

以前他曾經看過這樣的眼睛，立刻屏息想吐的氣，從皮帶抓出麥克風，壓下（緊急）鈕。

突然尖銳的警報響徹全船。

他使盡了全身之力叫着：「管制室！」

最後他竭盡全力只說了一句：「V_2瓦斯！注意！」

他屏住呼吸，喪失理智，抱起精疲力竭的姑娘身軀，衝進最近的救生艇。

寬敞的大廳顯出一片淒慘的景象。

管弦樂的樂士，抱着樂器倒在地板上，穿着華麗的舞者們也倒在地板上，互相壓擠着。

哥斯基干跳進救生艇，跑近空氣門。

他打開活門，以嘴堵在管裡，把噴出的涼空氣，盡量地吸進，然後又屏氣，打開緊急用的抽屜，拿出宇宙服很快地穿上。

然後再度抱起瑪絲典小姐的身軀，走向空氣門，打開空氣活門，把瑪絲典小姐的頭部，

拋露在噴出的冷空氣中，做人工呼吸。

精疲力竭累得像死人一般的瑪絲典小姐，不久開始吸氣了。

「加油！加油。」哥斯基干大聲地鼓勵，繼續施行人工呼吸。

瑪絲典小姐微微地睜開了眼，好像恢復了意識。

「呀！站起來，抓住這柱子，穿上宇宙服。」

瑪絲典小姐軟弱地點了頭，哥斯基干讓她倚靠在旁邊的柱子穿上宇宙服。

「呀！這樣就沒關係了，安心地呼吸吧！」

哥斯基干讓姑娘坐在長凳上，便向管制室呼叫。

「船長，我是哥斯基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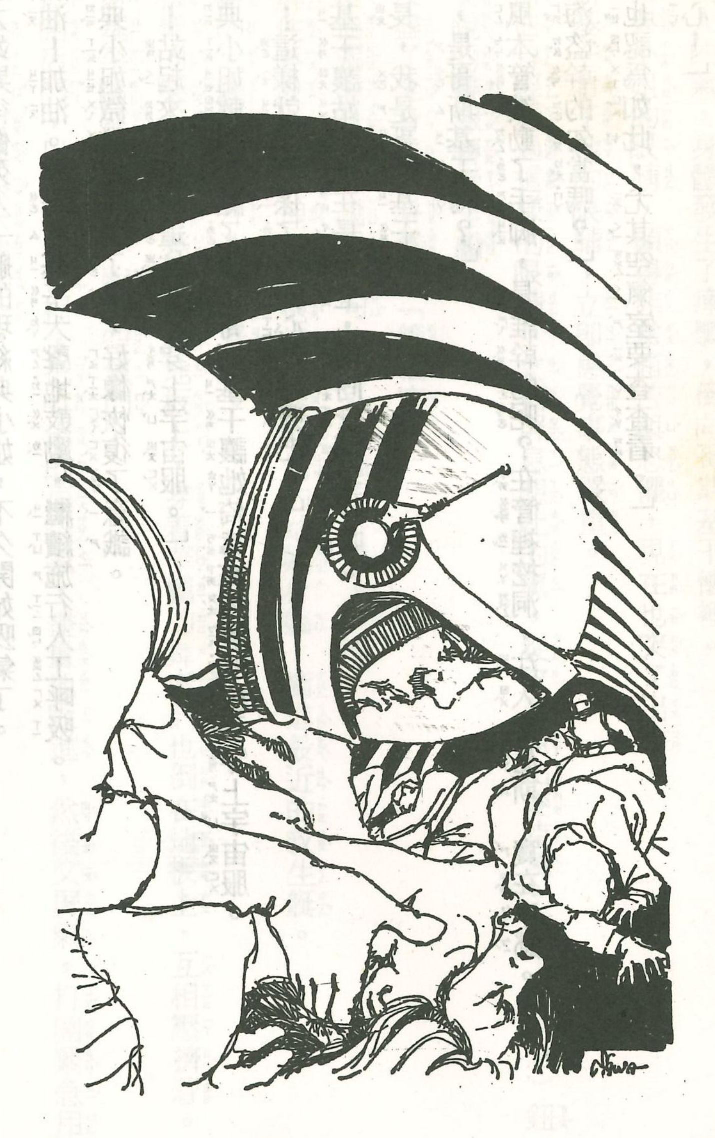
「噢，是哥斯基干嗎？」

「送風本管被動了手脚，是誰幹的呢？在管裡挖洞，注入V_2瓦斯，實在卑鄙。」

「是海盜幹的勾當嗎？」

「我也認爲如此，尤其空氣室要查查看。」

「當心！」



在旁邊聽了此事的瑪絲典小姐問着：

「嗯，V_2瓦斯是甚麼呢？」

「毒氣喲，若是吸進了這毒氣，經過數十秒就會死的。」

「哇！躺在大廳的人們全死了嗎？」

瑪絲典小姐彷彿歇斯底里般叫着。

「很幸運有了解毒劑，注射解毒劑，一小時內全會恢復過來。」

「究竟是誰呢？幹了這樣恐怖的勾當。」

「是宇宙盜匪或是海盜呢？是搭這船的人所幹的勾當。他化裝乘客，侵入此船，趁機潛入空氣室殺死法蘭克林，奪得宇宙服。而後在送風管挖洞，押入毒瓦斯，就這樣輕而易舉殺了全船的人。」

「啊！多殘忍呀！」

「非常卑劣，不可寬恕，下次非殺死他不可。」

哥斯基干說完就跳進救生艇。

大廳裡慘不忍睹。剛剛參加盛大舞會的人們，如今個個面呈土色，相互疊臥在地板上。

哥斯基干走進大廳，轉開牆壁上的小撥號盤，牆壁左右張開。

那裡是所小武器庫，藏有史丹廸舒槍之可怕武器。這槍所發射的電子束，任何東西將被燒光。雖然像機關槍的樣子，但比機關槍大且重，配有數個聚光鏡和反射鏡。

哥斯基干揹着槍，走向空氣室。

空氣室的門或牆壁，綠色光線的靄霧彌漫着，防御網似乎還繼續工作着。

哥斯基干在牆壁前放下槍，打開三支支架架着，便蹲在槍後，凝視着綠色的靄霧。

按下開關。

響起咯吱咯吱聲響，紅色的火花從防御網中四處飛散。

綠色的靄霧疎散，對面出現金屬門。

哥斯基干以門為目標再度發射一槍，電子束接觸門的剎那間，門立刻爆炸，而後溶解得不留一絲痕跡。

門對面有位穿着宇宙服的男子。

他帶着魯斯頓槍，向哥斯基干發射，迸出令人眼花撩亂的白熱光，但總敵不過哥斯基干的史丹廸舒槍，一旦接觸史丹廸舒槍放射出的以太，便被彈回。

哥斯基干再扣板機，轟隆震響，正想轟鳴時，那男子的身軀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哥斯基干從槍後站起，查看室內。

空氣淨化裝置，沒有異樣，只要把本管被挖開的洞堵住就行了。

緊急修理後，拆開史丹廸舒槍支架，放回原來儲藏所，回到救生艇。

瑪絲典小姐一看到哥斯基干便跑到跟前，

「喂！哥斯基干，平安無事了吧！要是發生了萬一，該怎麼辦呢？愈想愈擔心。海盜現在怎麼樣了？」

「嘿！已經幹掉了。」哥斯基干爽快地說。

「其餘的人，怎麼辦呢？」

「大家都被幹了，雖然我認為管制室的同伴沒有問題，但我仍發出了警報。」

「那！你一定非常清楚，是V_2瓦斯囉。」

「不！看了你的眼睛才知道的，以前也看過吸了V_2瓦斯的人的眼睛。」

「你真是了不起。」

瑪絲典小姐已經完全恢復精神。

「嘿！到管制室去看看吧！」

哥斯基干看到管制室的同伴至少有一打的人穿着宇宙服，機敏地走動。

他們聽了哥斯基干麥克風的驚人廣播：「V_2瓦斯」之後，立即屏住呼吸，穿上宇宙服。

哥斯基干走近船長身旁說：

「怎麼樣？海盜開始行動了嗎？」

「是的，無論如何，大家要堅守崗位追究發生地，在全空間領域一發出警報電子束，立刻會遭害的。」

映像盤白光閃閃，擴音器響起咯吱咯吱雜音。

「用檢波器查查看，周圍十萬公里處，沒有一塊金屬可以逃離過的，有能造成這樣大的妨害電子束，你相信嗎！」

船長似乎生氣了，看不到敵人的影子，即使船長也會咬牙切齒。

「這樣看來，他們務必擁有我們所沒有的物質，裝置及技術。嘿！一發出了警報，令人胆寒的偵察隊立即追蹤他們的妨害電子束─追究位置所在地。海盜有那令人恐懼的東西，會立即向我們挑釁攻擊。」哥斯基干說。

包圍海貝利昂號的防禦網，遭受強有力的能量電子束震得咯噠咯噠響。

同時海盜船清清楚楚浮現在映像盤。

是一艘很像魚雷形態的黑色船，將發出攻擊用的能量電子束，攻擊海貝利昂號。

「嗯，這是海盜船嗎？是一艘很不美觀的船，好！開始攻擊。」船長下了命令。

海貝利昂號所有兵器，向着海盜船集中攻擊，能量電子束完全打開發射，高性能爆彈同時開始射擊。

不過任何人都不能突破海盜船的防禦網，電子束被撞回，爆彈也無效。

「船長，不行了，我們不是它的對手。」

射擊手悲痛的叫着。船長透過麥克風罵着：

「沒有用的東西。」

當船長氣得咬牙切齒時，從海盜船中迸出火焰般的箭。

它穿過了以太，穿過海貝利昂號防禦網，穿過船身之內外壁。

海貝利昂號防禦網被消滅了，加速度也減到四分之一。

「電池室被毀了！」響起了驚叫聲。

「轉換緊急推進。」船長叫着。

當時，令人膽寒的電子束，無情地穿過了管制室。

駕駛員、砲、檢波装置以及操作船員，剎那間被刮到九霄雲外。

哥斯基干，瑪絲典小姐也蒙之嚴重衝擊，被摔倒在地板上，暈頭轉向，喪失注意力。

哥斯基干蘇醒過來一看，管制室大部被刮走了，空氣從船體裂縫休休吹進。

哥斯基干環視四週。

瑪絲典小姐與船長倒在地板上。

「喂！振作起來。」哥斯基干搖動二人。

「嗯，嗯。」瑪絲典小姐恢復了，船長也蘇醒過來。

幸好到處沒有受到損害。

「生存者，只有這幾位？」船長問着。

「總覺得該不會如此，還是早點出去看看。」哥斯基干催促着二位。

「去那裡呢？」

「坐救生艇去。」

三人穿過空氣室，穿過客廳，跑進救生艇。從救生艇出入口處可以望見第三休息室的全狀，不論防禦或逃離到船外，第三休息室已成為理想場所。

「噢！多奇怪，船的速度增快了。」船長說。

「體重好像減輕了。」瑪絲典小姐說。

「被海盜船的拖拉機拉着。」哥斯基干說。

「究竟準備拖我們到那兒？」

「他們的基地吧！他們一定擁有我們所不知的新裝置，總之，我們要有防禦準備才好。

再度拿起史丹廸舒槍，穿着宇宙服。」哥斯基干說着，跑出救生艇。

「換上這個較安全。這緊急用的宇宙服，對戰鬥很管用。」

瑪絲典小姐看到附在宇宙服手臂的標記，非常驚訝！

「呀！是銀河系防衛軍的標記，那麼，你是…。」

「現在已沒有說明的時間。快穿上！穿後再附上這裝置。」

「這是甚麼？」瑪絲典小姐大惑不解地凝視着哥斯基干交給她的小圓盤，膠囊及眞珠項鍊。

是特殊任務用的通話器及檢波器。圓盤在鎖骨下用膠帶黏着，然後項鍊也須一直掛着，不可片刻摘下。然後膠囊附在肌肉上。萬一有危險就呑下去。有了這東西，沒有其他東西也無關緊要。我們三人不論分開與否，總要保持連絡。」哥斯基干詳細地給予指示。

「謝謝！我會好好記住。」

布拉特雷船長聽了二人的對談，瞠目以視：

「我明白了。」船長的話謙恭有禮，連眼睛也浮現出令人尊敬的眼色。

「要注意V_2瓦斯才好，也要注意發覺後該如何處置，這是普通宇宙士辦不到的事，但只要是銀河系防衛軍的隊員沒有辦不到的。我現在負有特殊任務，於是——。」

「是的，我担任了防衛軍的特殊任務，潛入海貝利昂號。」

「那特殊任務是甚麼？」

「那不能說喲，你也安裝這裝置吧！」

哥斯基干教導船長與瑪絲典小姐，安裝各種裝置。

於是三人坐下來，等待了一段長時間。

海貝利昂號在以太中航行了二小時，不久，船體傾斜了一下，開始加速度前進。

「慢慢地接近了」哥斯基干說。

「用偵探電子束看看吧！」

布拉特雷船長徵求哥斯基干同意後，打開偵探電子束開關。浮現在映像盤是一片漆黑的天空，密密麻麻的恒星閃耀着。不久發現天空一角落有顆青白色的星星閃耀，慢慢地擴大、擴大，令人感覺船像落在星星裡。

隔了一段時間，船像無重量狀態靜止了。船的前方，可以看到巨大的門，門順利地打開，船就潛進去了。

那裡是金屬大廈的小都市。船正浮在都市的上空，靜靜地落下來，安定在著陸台上。

「到了！不知道是甚麼地方吧！」

布拉特雷船長顯出不安的表情。

「此後需要開始對打了，妳沒有問題吧？」哥斯基干回頭看着瑪絲典小姐。

「沒問題的，請你不用担心，要戰鬥呀！」瑪絲典小姐清晰地說着。

「是的，那要拜託妳了。」

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船長蹲在史丹廸舒槍後，瑪絲典小姐埋伏在後面。

不到五分鐘，幾位男人蜂擁而入第三休息室。

他們踏進休息室瞬間，布拉特雷船長及哥斯基干發出能量電子束，但未中目標，男子們進到他們數公尺前，開始用強有力的巴略反擊。

「畜牲！」船長發出大吼聲。

「撞回高性能爆彈」哥斯基干叫着。

從史丹廸舒槍發出的小型爆彈就像雪珠般飛散，爆彈一碰到巴略也不爆發，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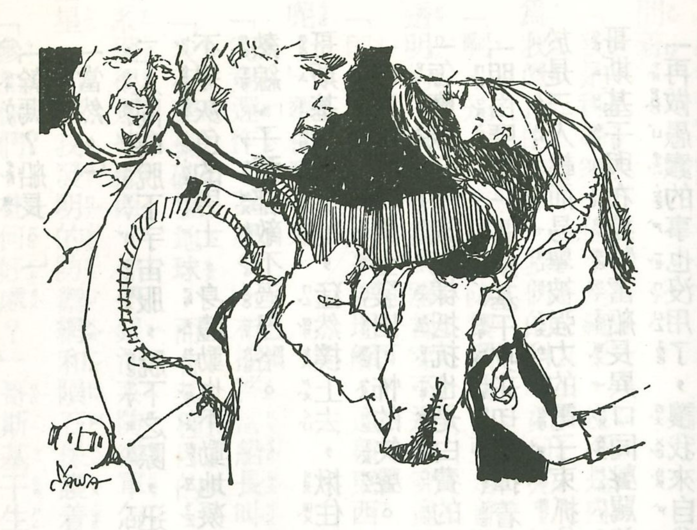
「甚麼東西啊！這樣厲害的巴略未曾看過。」布拉特雷船長叫着。

哥斯基干迅速地站起來，但是沒有再度發動攻擊的機會。在他的側面，突有巨大的隧道開着，船內空氣聚入隧道。

三人的身體隨着空氣的流向，捲入隧道中。

三人的身體慢慢地飄在空中，不久看見前有大門，一到附近，門突然打開，進到裡面，門自然在後頭了。

這樣地穿過了幾扇門，好不容易停住了脚。



那裡乍看一下像是一間事務室，有大桌子有抽屜，桌子上放有精巧的計器盤。

桌前坐着一位男士，穿着灰色的服裝，頭髮、眼睛也全是灰色的，曬黑的肌膚也給人灰色的感覺。

男士平穩地說：

「布拉特雷船長、哥斯基干一等宇宙士、瑪絲典小姐請脫下宇宙服。」

哥斯基干、布拉特雷、一動也不動的瞪着那位男士。（這不是普通的海盜，這傢伙究竟是誰？）

布拉特雷船長在心中嘟喃着。

「嘿！該脫下宇宙服嗎？不脫會被殺嗎？」

灰色的男士再度回頭看一會兒。

哥斯基干靠近瑪絲典小姐，讓她慢慢脫下宇宙服，一邊脫着，一邊小聲地跟船長交談。

「幹嗎？船長。」

「當然。」

二人同時脫下宇宙服，脫下之際，迅速地發射史丹廸舒槍。

不過灰色的男士，身體動也不動地凝視着二位。男士的身體被强力的能量巴略掩護著。

熱線、子彈都敵不過巴略。

哥斯基干丟下槍，猛然撲上去，揪住男士，但被無情的巴略彈開了。

「呼呼呼。」男士發出可怖的笑聲。

「怎麼樣？不論怎樣抵抗也是白費的，明白了吧！」

「明白嗎？」哥斯基干咬牙切齒揮着拳頭。

於是三人輕而易舉被强力的電子束抓住，被緊緊地束縛着動彈不得。

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船長異口同聲罵着。但灰色的男士泰然自若地望着二位。

「再做愚蠢的事也沒用了，讓我來自我介紹吧！我叫庫雷•羅傑，地球人或許不知道我名字，知道的也是極其少數。」

「你究竟是誰？是破壞地球的瘋科學家嗎？或是想征服太陽系的自大狂呢？」布拉特雷船長問着。

「我是科學家，但不是瘋子，也不是自大狂。我用了許多位地球科學家，使其不知慾望，成爲我眞正的奴隸。我們的科學如何呢？請看這房子的裝置，就會明白。」

「啊！是人工重力和防禦網嗎？要是普通以太巴略，應該單面不透明。但是這巴略雙面都是透明的，而且任何武器都穿不過，究竟用甚麼方法作的呢？」哥斯基干問着。

「即使說明你們也不能理解，這種東西只是個小發明而已。讓你們感到更驚訝的東西還多著呢！」羅傑嘲笑着。

「究竟還作了甚麼？」布拉特雷船長叫着。

「我不準備破壞地球，而有某種目的。爲了這目的，需要大量的鈾、釷與鐳。我想從這太陽系獲得那些東西，你們銀河系防衛軍怎麼抵抗都是白費力氣。這間建築物是我完成的人造衛星，利用我發明的防禦網和隕石保護着。任何檢波器都查不出，同時眼睛也看不見。」

「參加你們，有何好處？」哥斯基干生氣地說。

「地球人想要的東西，無非是金錢、名譽和權力，這些東西垂手可得。怎麼樣？你們要

是加入我的行列，我可以救你們，甚至幫助你們獲得想要的東西。」

「甚麼？你—」

哥斯基干安慰着憤怒的船長，

「如果說不呢？」

「只有死路一條，但我們不會輕易殺他，而要慢慢拖時間殺死他。」

「這位，準備怎樣呢？」哥斯基干指着瑪絲典小姐。

「那女孩暫且關在單身牢房，作爲以後研究的材料。地球的女孩是我們頗有興趣的研究材料。」

「畜牲，你要是那樣，你所說的話，我們會聽嗎？」

哥斯基干浮出通紅的臉大聲叫嚷着。

「好的，這位男性，準備怎麼樣呢？」

羅傑按下桌上的電鈕，出來兩位部下。

「這些傢伙拖進單身牢房，拖進前須要檢查身體，或許藏有武器。」

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船長被帶到單身牢房，嚴厲地檢查身體，但甚麼也沒有查出。

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裝在身上的「特殊任務用」的通話器和檢波器。

人造行星

瑪絲典小姐被一位個子高，毫無表情的女孩强行拉走。

拉到走廊時，想乘機脫逃，但說時遲，那時快，身體就像痲木一般動彈不得。

「想逃跑是沒用的。」帶路的女人無情地說着，就打開拿在手上的小盒子的鎖。像痲痺光線的裝置，一打開鎖，瑪絲典小姐的身體就自由了。

「依照羅傑所說的，僅能那樣長期活着。」

「我不想活了，甚麼時候讓我死呢？」瑪絲典小姐叫着。

「沒有羅傑的允諾是不能死的，請看看我，我即使想死也死不了。」女孩愁眉苦臉地說着。

不久，其中一扇門開了，女孩指示瑪絲典小姐進去。

「這是你的房間，直到下次命令才有所變動，乖乖在這兒。」女孩說着關上門就出去。



瑪絲典小姐呆立在房間正中央，這是一所裝飾得輝煌華麗的房間。萬籟俱寂，聽不見一絲聲響，害怕得想哭出來。突然，不知何處傳來意想不到的人聲。瑪絲典小姐疑懼得毛骨悚然，仔細一聽，那是羅傑的無情聲音。

「我想用你來研究，但你太累了，難以達成任務。現在你要好好休息。一旦打開你右手邊的軟線，房間的四週立即有以太巴略，就會中斷了我的聲音。」

瑪絲典小姐照着羅傑所說拉開軟線，羅傑的聲音噗嚇地斷了。

瑪絲典小姐坐在身旁的長椅子，抽抽蓄蓄地哭起來。跟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船長分開後，她立即心細了。不久，她突然站起身來，似乎在甚麼地方有聲音，不是耳朵聽得見的，而是在頭腦的深處聽得見的聲音。

「克里歐。」那聲音正叫着瑪絲典小姐的名字，那是熟人的聲音。

「啊！哥斯基干。」克里歐．瑪絲典像飛一般跳起來。

「肅靜。」他說着。「那樣過份高興是不行的。羅傑或許有透視光線，也許聽得見你的聲音。安在你身上項鍊下的肌膚，有沒有嘩啦嘩啦的感覺，假如有那感覺作深呼吸，若沒有的話，你大聲說也無妨。」

「甚麼也沒有哇！哥斯基干。」克里歐高興地叫着「羅傑所謂的以太巴略是確有其事的呢！」

「不可相信的，不知道甚麼時候會開巴略呢？記住，項鍊下要是有嘩啦嘩啦的感覺，立刻閉口不言。」

「明白了。」

「不用太擔心，我們尚有生存的機會。」

「眞的嗎？」

「當然眞的。我們可以趁對方不注意時使用超電波裝置。他們好像檢查不出超電波，如此我們就如虎添翼，目前看到羅傑時正好可使用看看。」

「沒有問題吧？」克里歐擔心地說着。

「他注意時不可使用。他們沒有超電波裝置，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對我們絕對有利的事。好吧！我使用這東西，我將船內到處查查看！你暫且乖乖在那裡。假使有任何動靜，你就叫吧！再見。」哥斯基干的聲音停了。

他在自己的單身牢房，戴着黑框眼鏡，注視建築物的一切動靜。這副黑框眼鏡就是超電

波裝置。戴了這副眼鏡就能看穿任何牆壁。他仔細調查過人造行星中一切機械和裝置。調查完畢，跟在對面單身牢房的布拉特雷說話。

「船長，已獲得充分情報。我們宇宙服和槍放置場所已經發現。管制裝置和發電機的位置也查明了。我們四週沒有以太巴略，不過門外有看守的人。這看守人是個拙笨機器人。我們着手行動之際將會發出警報，機器人的管制裝置將會直接連繫到羅傑辦公桌上。」

「那麼，羅傑離開辦公桌後，我們就有機會了。」

「現在請好好聽，在你房門的右側，可以看到一塊黑色嵌板嗎？在其下方，有你房間防禦物的裝置。一打開那紅色電線，門就開了，走出房間到大廳相會。」

「好的，明白了。」

一小時後，機會來了。

「喂！那傢伙離開辦公桌了，你那兒準備好了嗎？」船長。

「好的，擊敗他。」船長勇氣十足地答着。

「啊！畜牲。那傢伙準備到克里歐那兒去，這樣計畫非變更不可。」哥斯基干氣憤地叫着。

「當然。不過如何才好呢？」船長也叫着。

「那傢伙要是對克里歐有所行動，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刮跑人造行星。」哥斯基干激動的語氣令船長感到驚訝。

那時聽到克里歐微弱的聲音。

「不行，康威！不要幹那種事，你們照原計畫逃跑吧！」

「怎麼可以棄你不管呢！」康威大聲咆哮着。

「我沒關係ー。」

「不！等一下，或許這種事容易些？你，儘可能在那兒拖住羅傑，辦得到嗎？」

「試試看。要是只有你們也逃吧ー。」克里歐的聲音斷了。

羅傑打開她房間的以太防禦網，進來了。

克里歐恐懼的眼神，發抖的姿態可以看到哥斯基干的眼睛。

哥斯基干敏捷地給予船長指示。

「布拉特雷船長，好了嗎？我用超電波監視羅傑的行動。有關機器人就請你處理，消滅機器人的殺法，知道嗎？」

「破壞眼睛的透鏡就可以了吧？」

布拉特雷船長立卽行動。

「兩個都幹掉了，下步驟如何呢？」

「打開我的房門ー防禦鎖在右邊。」

打開哥斯基干房門，布拉特雷船長隨卽跑進去。

「取回我們的宇宙服吧。」

「稍等一下。」哥斯基干斷然地說：「不打開克里歐房間的以太網開關我們一步也動彈不得。直接進到五樓走廊右邊第四扇門，拜託你了。」

「明白了。」

船長很快地跑去，不到三分鐘他回來了。

「可以進去了。」

「謝謝！那麼試試看吧！」

哥斯基干試驗了以太網，在裡面的羅傑，聽不到辦公桌或部下傳來的警報。

「嘿！這個好，去拿宇宙服吧。」

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衝進放置宇宙服的房間，經過了好幾十層階梯繞到走廊轉角時，哥斯基干超電波發現了接近的敵人。

「一個人和一個機器人，機器人由你負責幹掉，人由我負責。」

由轉角而來的敵人，甚麼都不知道，不聲不響被制服了。

哥斯基干在對方的心窩兒狠狠地打了一拳，發出「喔」的怪聲，敵人倒了。哥斯基干加以最後一擊，使不能再起，用笨重的鞋子踩住對方的脖子，該男子再度發出「喔」怪聲就死了。

船長也成功地打碎了機械人的透鏡。

戰鬥不到十秒鐘就結束了，哥斯基干拾起敵人的魯斯頓槍，離開走廊。

途中幾次遇見敵人，不過敵人不能抵抗。哥斯基干戴着超電波，總是先發現敵人，發射魯斯頓槍的電子束，敵人連一會兒也支持不了，馬上就倒了。

這樣容易地潛進目的地的房間，取回三件宇宙服，很快地穿上。

哥斯基干長嘆了一聲。

「如此要更注意些，下步驟就是動力室，那裡敵人一定很多，要特別謹慎。」

潛進動力室，許多警備員提着魯斯頓槍前來對抗，但是他們二人穿着宇宙服，又有以太網防護，一點也不會受害。

群集的敵人，受到魯斯頓槍襲擊，全都粉碎了。

好不容易潛到動力室門前，哥斯基干突然站立不動。

他的腦裡響起克里歐的叫聲。

「康威！快，快來，羅傑他。」

那聲音因恐懼而嘶啞了。（克里歐面臨危險。）

哥斯基干的身體更強硬了。

「好，再過一秒鐘，羅傑就會被我們制服了。」

哥斯基干那樣說着同時離開動力室，接着燒燬動力室的中樞部。

瞬間，人工重力場消失，成爲眞空狀態。

「去吧！船長，請拿來克里歐的宇宙服。」哥斯基干叫着，就穿過空中。

「克里歐，我現在就去，沒問題吧？」哥斯基干不安地問着。

「沒有問題，康威。」她以軟弱的聲音答着。

「羅傑，怎麼樣了？」

「像瘋子一樣亂來，啊！我的身體也要飄起來了，究竟怎麼樣了？」

「因爲破壞了人工重力裝置，人工重力場消失成爲眞空狀態，沒有重量。」

「啊！多麼難受，頭暈、眼花，頭像要粉碎一般。」

「沒問題的，廣泛的宇宙才好，呀！去吧！盡量遠離羅傑。」

克里歐和羅傑所在的房間，是在三十公尺高的塔上。他以大窗戶爲目標，一面跳上去，一面發射魯斯頓槍，電子束穿過窗戶，瞬間，窗戶煙消霧散。哥斯基干跳進房裡。

「哥斯基干，在這裡。」正叫着的克里歐，略能看到哥斯基干。

羅傑好像從窗口逃跑了。他立卽發射，但電子束被撞回。

羅傑不知在甚麼時候關上巴略發生裝置的開關。

剛才克里歐說羅傑像瘋子一般亂來，但此時一直未碰到羅傑强有力的抵抗。

羅傑事實上是愛德爾的迦連，是愛德爾的迦連進到羅傑的體內，操縱着羅傑。

當然以薩姆斯爲首的透鏡人知道其底細。

他們獲得亞里細亞絲達的幫助與羅傑卽愛德爾的迦連暗中作戰。



哥斯基干剛才所謂的「特殊任務」即指此事。普通地球人是不知道這故事的來歷。

羅傑也不知道那事，只相信能夠完全支配無知、無力的地球人類。

因此一旦被二位地球人知道那秘密，立即想殺死他們但他已不能碰到二位的身體。

羅傑連所謂克里歐的地球女性也想殺死，但怎麼也辦不到。因此他想求援於愛德爾王，不過也辦不到，只好環繞着眼睛的巴略。（為甚麼？怎麼樣呢？）

操縱羅傑身體的愛德爾的迦連，已顯得無能為力。非敗在敵人手下不可了。

無論如何，他已不能戰勝對方眼睛所看不見的驚人力量。

那就是亞里細亞綿達之力。

亞里細亞綿達，已經在幾星期前來這裡監視了。發現哥斯基干等人有了危機，立即採取行動。

克里歐說羅傑像瘋子般亂來就是綿達開始行動的時候。（如此確實沒辦法了，只好利用羅傑身體逃離困境。）愛德爾的迦連如此想着。

不過羅傑不能成為沒有重量狀態，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呢？一點兒也無計可施。

利用羅傑掙扎之際，哥斯基干抓住手頭的鐵管，搥打羅傑身體和頭部，但被羅傑的巴略

撞回。羅傑的身體也滴溜滴溜地旋轉，碰在壁上。

布拉特雷進到那裡，拿了克里歐的宇宙服。

「布拉特雷，快讓克里歐穿上宇宙服！」哥斯基干叫着。

布拉特雷走近緊緊抱住房角柱子的克里歐，讓她穿上宇宙服。

一看到他，哥斯基干就橫抱起在空中拚命掙扎的羅傑身體，輕輕推出，於是羅傑的身體飄到人造衞星圓蓋之外。

「現在可以逃了！」

哥斯基干與船長拉起克里歐的手，用腳猛踢附近的牆壁，三人逃出的唯一希望—穿過空中，游向救生艇。

哥斯基干此時仍然不斷地向羅傑發射魯斯頓槍，不然的話，羅傑將會打開巴略，用武器反擊。

「如果海盜修理了人工重力裝置，會怎麼樣呢？」好不容易恢復了精神的克里歐，像是担心地問着：

「或許已經修理好了。」

「那麼，人工重力也許又在發生作用了。」

「嗯！現在要是人工重力場開始作用，羅傑的伙伴必然知道羅傑會從圓蓋外的天邊摔到地上而死。所以他們必會用直昇機來救羅傑，不過一到上面，將被我們毀掉，目前即使他們到此地也無計可施了。」

沿着巨大的圓蓋牆壁好不容易摸索到，哥斯基干按下突出來的槓桿，慢慢打開緊急用的太平門，門的對邊就是小型救生艇的所在。

哥斯基干被關在單身牢房期間，利用超電波裝置，詳細調查過整條船的構造，所以能夠立即操作駕駛裝置。

救生艇突破幾層厚門，終於飛進宇宙空間，以最快速度開始衝進地球。

「哇！成功啦。」克里歐高興地叫着。

「還沒，高興得太早了，距地球還遠呢！」

布拉特雷船長叩問着：「是的，跟防衛軍本部連絡吧！」

哥斯基干不用通話器，開始低聲地說着：

「薩姆斯！薩姆斯！我是哥斯基干，成功逃出了—嘿！是的，薩米，帶着二位同伴。」

克里歐和船長聽了哥斯基干的談話，驚視了一番。

(所謂薩姆斯不是防衛軍的司令嗎？對着司令，薩米等等，這樣融洽打招呼的男人，該是有更高的地位吧！)

船長驚訝地發現到自已船內一等宇宙士的男人。

「邀請防衛軍總出動。」布拉特雷戰戰兢兢地問着？

「是的，跟防衛軍取得連絡了，已經命令防衛軍整個船隊出動，向我們而來。」

「那已經沒問題了。」克里歐說着。

「不能說沒有問題，他們也許突然追趕過來，他們的船比我們快噢。」布拉特雷船長說

着。

「是的，防衞軍的船，現在在那兒呢？還是個問題。我們的船要是快的話，將可能得救，否則——。」哥斯基干閉口不言，表現痛苦般沈默。

克里歐剛才的休克，至今尚未完全復原，臉色蒼白，有些提心吊胆似的。

哥斯基干走近克里歐，悄悄地把手按在克里歐肩上，

「克里歐，剛才苦思甚麼？羅傑是位可怕的男人，你們二人關在房裡，很恐怖吧。」

克里歐提心吊胆地看着哥斯基干。

「我想你必會來救我——。」克里歐戴着盔形帽，羞得臉紅起來。

與哥斯基干幾次殺出重圍，克服難關，克里歐心中對他生出小小愛苗已不足爲奇了。

不論遇到任何危險，哥斯基干總是沈着應付，總是溫柔體貼安慰着她。

「你——要是發生了萬一，將如何呢——。」

哥斯基干結結巴巴地說，他敏感地感覺到克里歐的心境，有千言萬語想表白，但一直表達得不高明。想不到連防衞軍的勇士對此也感到棘手。

哥斯基干回到布拉特雷船長處。

「我們的船，接近多少了呢？船長？」

「還遠哪！至少需要一個鐘頭，還可以看到海盜船的位置呢！」

「我們檢波器一有麻煩時，立刻會受到他們的攻擊。不過能夠查明他們的位置，算是好運氣了。」

「康威，有希望吧！」克里歐時時刻刻站在他身旁，臉色還是蒼白。

「要是再度讓我碰上那可怕的男人，同樣的事情再發生的話，我認爲死了較好，給我手槍，一旦遇上緊急，我——。」

「不會讓妳再遇到那可怕的眼睛，要是我不能幫忙的話，就用我的手把你——。」

康威嚇下即將出口的可怕「殺」字。

「死掉也願同你在一起。」克里歐握緊裹在哥斯基干的宇宙服裡的手。二人相互凝視着。

「哥斯基干查查海盜船的位置吧。」布拉特雷船長担心地插嘴。

哥斯基干用超電波檢查宇宙空間，過一會兒他哈哈大笑，布拉特雷與克里歐驚訝地看着他。

「奇怪得很，我們未曾注意過這種事。」

「究竟甚麼事？」

「這艘不是敵人的船嗎？敵人的船，因有以太巴略保護查不出一切動靜。」

「所以，他們查不出這隻船了。」布拉特雷船長喘着說。

「誠然，追兵想趕過這隻船，須作Z字形航行而我們已胸有成竹地探知他們的行動。同時勇往直前開進防衞軍的艦隊。」

「那多有趣，要是碰到我軍，他們一定嚇了一大跳。」

「不過若能嚇到那種地步，已不能算是海盜了。」

海盜船進入銀河系防衞軍探知網前，必會清清楚楚出現在哥斯基干船上的映像盤。

「你看，怎麼樣了呢？」船長歪着頭看着網，哥斯基干、克里歐隨着船長的叫聲都探出來看。

出現在映像盤的海盜船，有了很大的變化。船體開始閃爍紅光，隨着閃光的加強，開始黑暗，不一會兒，船體隆隆地熔解了，正看得出神之際，一道流光閃出，流向宇宙空間的某一點上。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哥斯基干驚奇地用超電波看着空間。

這是令人驚奇的事，那裡橫躺着一塊難以估計的大物。同時熔化了的鐵塊被吸住某個東西裡。

哥斯基干發覺到危險。（必須跟薩姆斯連絡）

他想拚命地呼叫薩姆斯，但是強而有力的妨害波阻碍了超電波，他抱着一絲希望不斷地叫着。

「薩姆斯！薩姆斯！我是哥斯基干，緊急事情發生，緊急事情發生—。」

然後一五一十說明了剛剛發生的事。

此期間，他們的小船被拉到帶有紅色般的不明物體。最後被吸進不明物體裡。被吸進之際，哥斯基干等人的身體動彈不得。雖然仍有意識，呼吸也正常，心臟也在跳動。但手指頭一支也動彈不得，眼睛也不能轉動。

芝加哥號出動

銀河系防衞軍最新式巡邏艇芝加哥號，正巡邏宇宙空間。

這五星期間尋找謎一般的海盜行蹤，按分配的空間不斷地巡邏。過了二天，任務終了。船員們正迫切期待二星期的放假，船內也正洋溢着悠然自得的景象。

不過這悠然自得的氣氛，就像晴天霹靂被突然響起的警報鈴聲打碎了。

駕駛室的控電盤亮起了紅色燈光，警報鈴不停地響，同時擴音器傳出令人緊張的聲音。

「我是海貝利昂號，受到V_2瓦斯攻擊。我是海貝利昂號，受到V_2瓦斯—。」那傳出的嘩啦嘩啦噪音，令人緊張，同時噗嚇地中斷了。

「敵船的位置？」芝加哥號船長問着一等宇宙士。

「敵船位置不明，不能查出。」

「眞奇怪，就在附近，但因强烈妨害波阻碍着，不能查出。」芝加哥號船長茫然不知所措。

雖然如此，總不該過於猶豫不決，船長立卽下命令。

「急趨海貝利昂號原處。」然後呼叫防衞軍總司令部。

「我是芝加哥號，海貝利昂號受到V_2瓦斯侵襲，敵船位置不明，立卽趕往現場。」

總司令部接到報告，立卽命令現場附近所有船隻，趕往現場。

芝加哥號爲了救助海貝利昂號，開始全速推進，船內瀰漫着緊張的氣氛，由於對方不明所致。强有力的超電波探查不出的事，頗令人生懼。

在船底的補給室通常對於像海貝利昂號遭難的那種小事件，任何人都不放在心上，不過此次補給員們也忙碌的檢查兵器。

「喂！克利普，下步驟如何。」

「嗯！下步驟，補給史丹廸舒槍五千—。」

名叫克利普的男人，讀着拿在手中的紙條。

「是的，下步驟—」

「嗯！下步驟魯斯頓槍—。」

克利普突然中斷，鼓起了勇氣。

「喂，怎麼樣？克利普，剛才你讀—。」

克利普揮着手，打斷對方問話。

「啊怎麼，薩姆斯，原形出現了嗎？」

克利普向着空中叫着。

一位男子同伴嚇得直眨眼，凝視着克利普。

「喂！克利普，怎麼樣？你瘋了嗎？」

然而克利普一直不回答，聚精會神。

「是、是，明白了，薩姆斯！立即開始行動。」

克利普當機立斷說着，把嚇得目瞪口呆的同伴留在補給室，他自己走出補給房。

他進入主任士官辦公室，讓吃驚的士官看了他手掌上的指示。士官一看完指示，起立敬禮。

「剛剛接到薩姆斯的緊急指令，我就到船長室，請保守我的秘密。」

克利普說完走向船長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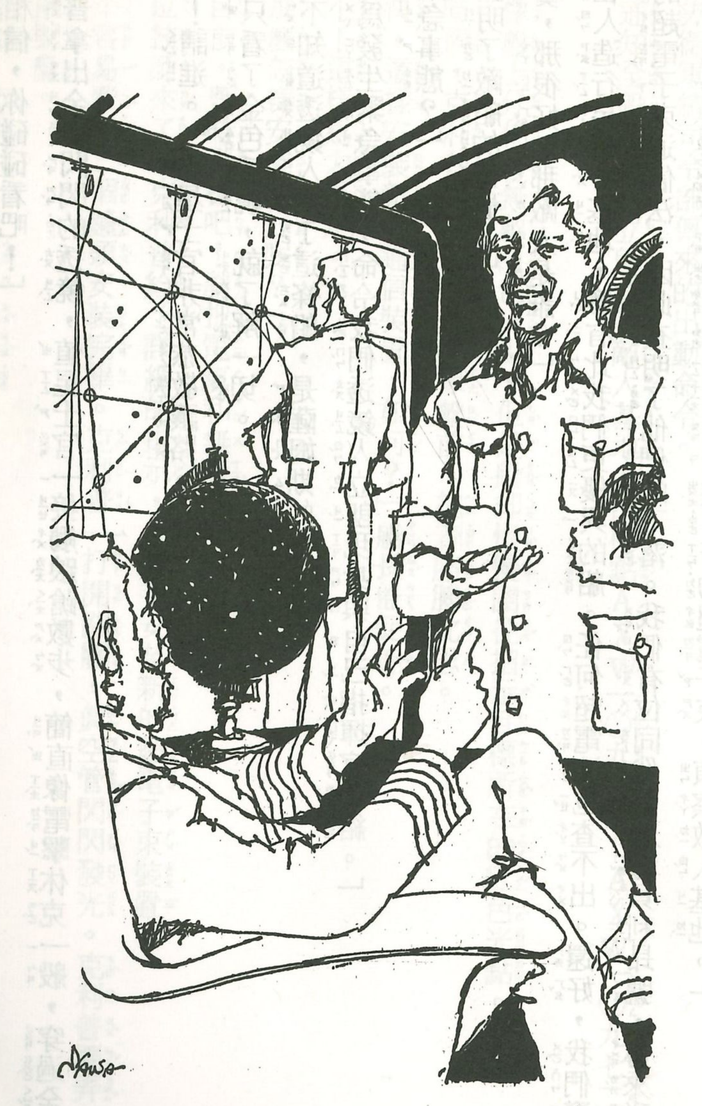
一進到船長室，值星士官阻止了他。

「喂！去那兒？禁止進入船長室。」

克利普提出了手掌中的指示，那是金光閃閃的透鏡。

值星士官看到那透鏡，立即變色。

「這，這個透鏡人…不過，那是真的證據嗎？」



「不相信，你碰碰看吧！」
克利普拿出金光閃閃的透鏡，值星士官一接觸踉蹌數步，簡直像電擊休克一般，穿過全身。
「好！請進。」值星士官非常恭敬讓路。
船長只看了金色透鏡，就了解一切。
「我不知道透鏡人搭了這條船，是薩姆斯的命令？」
「因爲發生緊急事態，命令我們透鏡人立即現身與自己指揮官連絡。」
「緊急事態？」
「查明了敵船的位置。」
「噢，那很好，那敵人是誰？」
「在人造行星裏有基地，擁有比我們更優異的船。任何超電波也查不出。還好，我們發展了新的超電子束通信法，因此查明了他們的下落。我們有位同伴乘着海貝利昂號，傳來詳細的資料。因此命令我們在這船的映像盤安裝了新的超電子束，偵察敵人基地。」
「好的，立即着手吧！」

當時，船長辦公桌上的擴音器響了。
是防衞軍總司令部傳來的出動命令。
「通知全船隊員，立即急趨敵人基地。目標點AXW一〇九七二—AXW一〇九七二。」
映像盤上分佈着無數白色光點，但是船却慢慢開往指示目標所在的紅色光點。
這時候，克利普在芝加哥號映像盤前，抱着胳膊沈思。
「快，這樣安裝新的通信裝置，如何？」船長催促着。
「不！這樣馬力不足。」
「那麼怎樣安裝才好呢？」
「目前，暫時那樣吧！請把電氣和無線電技師請來。」
二位技師來了，克利普給予詳細的指示，也着手安裝新的超電子束裝置。
好不容易費了二個鐘頭安裝完畢。克利普一打開開關，眞空管閃閃發光。克利普擺弄了十分鐘撥號盤。
「你看，找到了。」克利普叫着。

小小的人造衞星，淸淸楚楚出現在映像盤。

「眞了不起！好好幹喔，克利普。」船長拍着克利普肩膀說。

「正確位置知道了，座標二・六二，赤經一二四—三三—一六，距離約一七三・二。」

將這位置立即通知全船。

船長以稱讚的眼光凝視着克利普。

「完成這了不起的事情，你不愧是有名的萊曼・克利普蘭特了。」

「不，那種事…。」克利普模糊不淸嘟喃着。然後他把超電子束向着地球。

巴基爾・薩姆斯出現在映像盤。

「喂，萊曼。」從擴音器傳出薩姆斯的聲音。

船長聽了頗爲訝異，也感到懷疑，那會是眞的嗎？不過這是有名的萊曼・克利普蘭特呀！

「終於成功了，萊曼，其餘的船也裝上同樣裝置嗎？」

「暫時不行，這裡要及時收集各種東西。」

「那不能用照相機嗎？」

「我想可以，不過你爲何想利用那東西呢？」

「跟哥斯基干連絡而發生了沒有目標或方向的緊急事態，報告當中，有可怕的妨害波進入，唯一的通信中斷了。」

「曾經發生了甚麼事呢？」

「那我不淸楚。因此你要盡可能遠離戰場，命令船長將發生的事儘可能拍攝起來。」

「不過—。」

「不過甚麼。這是我的命令，今後，所發生的事要正確地，一五一十給我知道。爲了戰勝物體不明的敵人。我認爲照相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不僅如此，我們今天失蹤了一位名叫哥斯基干的透鏡人。因此我希望今後，任何人，包括你在內，不可再有失蹤的事發生。」

「哥斯基干死了嗎？」克利普蘭特驚奇的問着。

「不！還不能確定。不過我想也許死了。」

克利普蘭特得悉這件驚奇的事情心情沈重。

「那麼，靠你了，萊曼。」巴基爾・薩姆斯的臉從映像盤消失。但仍從擴音器傳出聲音。

銀河系防衛軍總司令部命令：

「芝加哥號離開船隊，負責照相攝影的戰鬥任務。」

總司令部的命令，連芝加哥號船長也非遵從不可。

如此，芝加哥號加快速度，離開船隊。

銀河系防衛軍的整個船隊，是巨大圓錐形的編隊，正向物體不明的敵船前進。

不久，人造衛星的影子出現在各船的映像盤。

「發現敵人基地。」各船擴音器正不斷喧嚷地響着。

「數隻接近小型海盜船！」

「攻擊準備！」

「準備完畢！」

各船匆忙地完成攻擊準備。

庫雷．羅傑尚不知其事，自己的人造衛星還不能看見防衛軍，他想若趁敵人不備時給予攻擊，相信是輕而易舉的事。

「開始攻擊！」他命令數隻小型宇宙艇前進。（現在才看到有這麼多防衛軍。）

庫雷．羅傑發出目中無人的嘲笑。

不過，他錯了。小型海盜船衝入防衛軍陣形之際，防衛軍所有船隻發射電子束攻擊。

羅傑所發明的防禦網，一會兒也支持不了電子束的攻擊，小型海盜船立即被消滅了。

羅傑不斷地大批出動小型船，但都被可怕的電子束消滅。很快的羅傑的兵力減少了三分之二。

不過剩下的海盜船，仍作困獸之戰，拼命抵抗，以最快速度，逃離圓錐船陣，從側面加以攻擊。

如此海盜船反佔了優勢，防衛軍一半以上的船眼看着被海盜船的電子束攻擊而消失。

防衛軍副司令官命令剩下船隻發射原子魚雷，這是一種具有非常可怕破壞力的兵器。

「原子誘導魚雷，發射準備完畢。」

「準備發射！」

「發射！」

魚雷突破海盜船防禦網，粉碎了船體，到處飛揚。

羅傑的船隊幾乎被魚雷破壞無存，羅傑敗北後，召集數隻殘餘船隻，突入圓錐形陣中，

作最後掙扎。

正當海盜船千鈞一髮之際，突然發生了一件怪事。紅色的不明物體，突然出現空中，發射能量電子束，逮捕羅傑和防衛軍的船隻。

被逮補的船隻，船體隆隆地熔化，熔化後的金屬片，被吸進紅色不明物體中。

不論羅傑的船隻，或是防衛軍的船隻，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就被紅色的不明物體包圍了。

紅色行星的秘密

吞下哥斯基干救生艇的紅色不明物體！

吞下羅傑與防衛軍船隻的紅色不明物體！

這紅色不明物體的正體（原形）究竟是甚麼？

事實上這是從某行星來的宇宙船所射出的金屬軟化光線。

行星名叫內比亞。是太陽系中遠離地球幾光年的一顆行星。

內比亞的空中是紅色的天空。青色的太陽在紅色空中閃耀。行星的表面，幾乎全是海洋

，紫紅色的日光照耀着，閃閃發光。

太陽降於水平線的對方，突然雲層佈滿天空，豪雨傾盆而降，直到深夜，驟然而止，這時出現壯麗奪目的夜空，夜空出現閃耀的星座，這是地球人未曾見過的。

內比亞城市，半水為之。都市的建築物，天邊均為偏平六角形塔，不論大小或顏色全是一樣。各個塔均像蜂巢並立。塔與塔間均架橋或有管子相連。

建築物間的船塢，像有一隻魚型宇宙船降落到水面上。駕駛員四隻觸手迅速地飛行。壓下槓桿或開關，巨大船體平穩地降落水面。

船突然停下，駕駛員解開安全帶，從座位站起來。

要是地球人的眼睛能看見，不管怎麼看也只是像隻魚型的怪物。

像魚般的胴體，長有魚鱗的四隻短腳，四條尾巴，頸部覆滿着柔和般的魚鱗，頭部呈圓錐型，也覆滿着魚鱗。跟臉部間好像是四隻三角眼並立。眼下伸出四隻觸手，觸手前端有四隻手指分開着，觸手正下方開着口，並立着像針般尖銳的齒。

內比亞人是生活在水中和陸上的兩棲生物及冷血動物，利用鰓和肺呼吸，身體覆蓋着鱗，適合水和空氣。扁平的腳能行走於陸地也能游於水中。

駕駛員從船上一下來，滑進水中，以驚人的速度游過去。

不久游到其中一個六角形塔，經過壁裡挖出的入口處進到塔中，搭電梯到塔上方。

駕駛員進入某房間，那是內比亞商務大臣奧菲斯辦公所在。

「歡迎，內拉特船長。」大臣望着四隻觸手應酬着。

名叫內拉特船長的內比亞駕駛員，坐在柔軟，靠墊的椅子上，突然跳起來。

「試驗飛行成功。」

「呀！那謝謝你了。」

「能夠用十倍光速飛行。」

「實在了不起，那麼可以出發了。」

「是的，一切準備就緒，除了鐵以外。然而大臣，為了我們的船，須準備多少鐵呢？」

「只須五公斤。」

「五公斤已是不得了。」

「雖然國家所儲藏的鐵不能供應我們，收集起來頗為辛苦，不過託我們朋友貢獻個人所有財產之福，這些鐵好不容易得手。」

「非常好，大臣，謝謝！」
內拉特船長的三角眼，閃閃射出藍紫色之光。
「有了五公斤，能飛行多久呢？」
「至少飛行一年。不過假使我們判斷錯誤的話……。」
「那時，五公斤貴重的鐵也白費了。」
「高價犧牲喲！」
「眞的，距離我們行星幾十萬光年外的太陽系，幾乎沒有行星，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十之八九內比亞是宇宙中唯一的行星。具有智慧的生物，唯有我們內比亞人了。不過，內拉特船長，你的船發現含有鐵的小星星的可能性非常大。假使你奇蹟地發現，那時將會如何？」
「內比亞的文明將急速地進步。」
「是的，我們即使犧牲五公斤貴重的鐵，也是個賭注呀！」
大臣走近房間角落的大箱處，從裡面拿出小盒子。
「嘿！五公斤鐵，祝成功。」
「非常謝謝。」

內拉特船長很恭敬地接受小盒子。
這樣魚型宇宙船，載着五公斤鐵，飛向未知的世界。
各位讀者，大臣和內拉特船長的對話，我想你已經明白了吧！行星內比亞認爲鐵是極貴重的資源。內比亞的動力源，換句話說轉動宇宙船或所有可坐的東西或機械的動力源就是鐵。鐵是行星內比亞非常缺乏的東西。
因此內拉特船長身負重任，飛離內比亞遠向未知的太陽系找尋鐵礦。
內拉特的宇宙船，一星期又一星期，航行廣泛無邊的宇宙。最後發現伴同行星的G型小恒星。而且行星不只一個，有六個、七個、八個、至少有九個。還有，那些行星大概擁有一個或一個以上衞星。
「不能相信，簡直不能相信，內比亞以外還有行星。」
內拉特船長，興奮之餘，揮動頭部的鱗。
船內大發現後引起一陣騷動。

宇宙船的映像盤千眞萬確出現九個行星。

「好，減速，完全打開檢波網。」內拉特船長命令着。

內比亞的船興奮地開往太陽。

檢波器終於發現障碍物。

「船長！不得了！這是純鐵礦。」

「眞的嗎？」

內拉特船長不敢相信宇宙空間存有純鐵礦，不過金屬檢波器調查結果，確是鐵塊。

「好，立刻發射軟化光線。」

依據內拉特船長命令，發射軟化光線，鐵塊將隆隆地熔化，吸進宇宙船貯藏的大桶裡。

作業完畢！而檢波器又喧嚷響着。

「發現巨大鐵塊！」

「發現數十個小鐵塊！」

內拉特船長接到部屬不斷的報告，非常高興，心想着宇宙空間到處充滿了鐵塊似的。」

他發射電子束回內比亞行星。

「我們發現了無數的鐵，該驚訝吧！有幾百萬。趕快派支援船來。」

接到報告的內比亞人們，何等欣喜，讓讀者自已想像吧。」

內拉特船長拼命地採集鐵塊。

那時又接到觀測員的報告。

「船長，現在觀察最靠近的鐵塊，是人造的建築物。」

「甚麼，人造的建築物？」內拉特船長三角眼，驚訝地變成四角了。

「而且有生物坐着，三隻。」

「啊！是生物？」內拉特船長跳起來，四支尾巴跳躍着。

「很像怪物的生物，好像有些智慧，能夠飛行宇宙。」

「不可思議的事。剛才的鐵塊也是宇宙船呀！不！有鐵就行，我們一定把鐵塊得到手。」

「這些生物怎麼辦呢？船長。」

「搭乘的宇宙艇，照收下來，以後慢慢研究吧！」

這樣那隻宇宙船被收容在內比亞船。

搭乘宇宙艇的三隻生物，我想讀者已經知道了吧！卽哥斯基干、布拉特雷和克里歐三人。

內拉特船長將視覺電子束向着小型宇宙艇，也注視着三隻生物。

「嗯！好像有智慧。但不知道鐵能作原子能，就不是眞有智慧。雖然裝有超電波的知識，但很幼稚，不能跟我們相提並論。」

內拉特船長想起曾殺過智慧高的生物，如此一想就放下心了。

宇宙艇被搬進船內，內比亞科學家們，立卽分析船內空氣。然後脫下三隻生物的宇宙服，卽將脫下穿在宇宙服裡面的衣服時，三隻生物不約而同暴亂起來，也就罷脫了。

三隻生物搬到內拉特船長處。

這樣遠離的二個太陽系住民，首度碰面了。

「多麼奇怪的生物。手脚各兩隻，眼睛兩個，光滑的皮膚正毛骨悚然着，而且像是不會講話似的。」內拉特船長自言自語着。

哥斯基干等人一時痲痺，好不容易醒來，身體也稍爲可以動了。

空氣比地球濃厚，有奇妙的香味，但呼吸很舒暢，重力跟地球類同，嘴也能張開。

克里歐首先叫着。

「多可怕的怪物。」

「確實，但別怕！好像不會說話似的，剛才沒人出聲一定是聾子，也許是啞巴。」布拉特雷船長說着。

這樣內比亞人和地球人相互說着對方，完全互不了解。

爲甚麼呢？內比亞人的聲音過高，高得地球人的耳朵聽不見，地球人的聲音過低，也低得內比亞人的耳朵不管用。

「這些東西怎麼辦？關在船倉嗎？」帶三位來的船員問着內拉特船長。

「不！不行！那樣也許會死。只要不死，怎麼做都可以，必要帶回內比亞。在大學供我們精細研究。」

「要是帶回，大家將會騷動？」

「當然！有行星的太陽系，住有智慧的生物，我們得到活生生的證據。」

「放在那裡呢？」

「放在第四區的房間吧！好像必要光和運動。當然出口要好好關着。房間的門不必鎖着，讓他們自由往來。」

內拉特船長說完修正駕駛盤方向，船員向着三位地球人，揮動觸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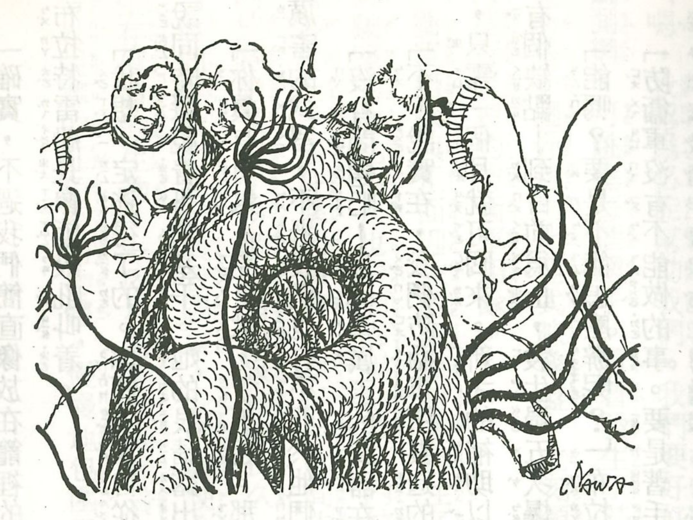
「對我們好像很親切。」克里歐說着。

「不見得吧！」哥斯基干說。

三人走在怪物之後，後面跟着二隻怪物。

他們一行穿過矮房門口，到達狹窄的走廊時，哥斯基干突然叫着。

「現在是機會了，我幹掉前面傢伙，船長負責後面二位。」哥斯基干彎身撲上前面內比亞人，對方一倒，用笨重的鞋底踩在對方臉上，內比亞人發出「喔」奇妙聲音。



哥斯基干回頭，看到克里歐倒着。

「怎麼樣？克里歐。」正當他跑近克里歐跟前之際，哥斯基干的身體麻木了。在後面的內比亞人發出麻痺光線，布拉特雷船長也突然僵硬倒下。

內比亞人揹着三人到內拉特船長房間，靜靜地放在房間正中央的椅墊上。

怪物離開房間，鎖上金屬門，他們身體好不容易能活動了。

「這回我們又失敗了，好不容易從羅傑魔掌逃出，想不到敗在四隻脚的魚型怪物。」

「不過他們不對我們動手，認為我們是珍貴的活生物，不願傷害我們，最主要準備帶我們回他們自己星球去。雖是可怕，但比起羅傑

或其手下機器人好得多了。」克里歐爽快地說。

「確實，不過我們簡直像放在籠裡的熊，要知道，動物園的熊，永遠沒有脫逃機會呀！」布拉特雷船長像熊般吼叫着。

「我想一定逃得了的。你們兩人曾從羅傑那兒，按計劃把我救出呢！」克里歐斬釘截鐵地說同時凝視着哥斯基干。她的眼睛露出信賴的眼神。

「你眞有勇氣，克里歐，了不起。那四隻脚魚型怪物現在要給妳厲害看，他們好像有非常厲害的武器，不過我們也有不亞於他們的東西！」哥斯基干充滿自信說着。

「沒有問題吧！那非常厲害的武器在那兒？」布拉特雷船長担心地問着。

「不！說實在，我們防衞軍所製造的超光速宇宙船，比光速快得多，繞行銀河系任何地方，只需一個月就可回來。新式的補助以太推進新式的武器，任何東西全是優良的。不過剛好有個缺點—到目前爲止，發生過五次爆發，二十九人犧牲，只要缺點改良……。」

「能嗎？要是不能怎麼辦呢？」布拉特雷船長愁眉苦臉問着。

「防衞軍沒有不能做的事。要是着手做某事，必做到成爲止，那是我銀河系防衞軍—。」哥斯基干突然閉口不言。抓着頭，「不！對不起。任何事情在這種地方不能驕傲—」

「那麼，要是完成新型宇宙船，必能幫助我們嗎？」

「嗯，我認爲必能幫助我們。我們要好好呆在籠裡。還好，這籠子有最高級的設備，甚至有觀測網，可眺望每個網子。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

哥斯基干擺弄着內比亞式映像盤，立刻領會操作法。映像盤出現羅傑的人造行星，還有進入人造行星裡的防衞軍船隊。

防衞軍船隊與正面迎來的羅傑船隻發生了大決戰，冒出了激烈的火花。

駕駛室的內比亞人也看到那場激戰，內拉特船長也看得興味濃濃。

「事實上是場狂暴的激戰。原始生物間未曾發生過的野蠻戰爭。」

內拉特船長看了兩個宇宙船隊作戰良久。

「他們拼命地互相殘殺破壞，我們即使全毀滅了他們也無妨。我們需要的是鐵，他們是沒有生存價值的生物。」內拉特船長嘟喃着，隨卽發射紅色的軟化光線。

令人胆寒的紅色不明物體，慢慢地包圍了兩隻船隊，轉瞬間，船體隆隆地熔化，流出來了。

防衞軍的船隻，連突然發生變化而驚訝的時間也沒有。一隻、兩隻…眼看着熔化了的船，都被吸進紅色不明物體中。

羅傑也注意到這新敵人的存在。

不，在這之前，即爲迦連的羅傑，已經開始注意到那不可思議的事實。

逮捕哥斯基干等三人後，羅傑深深感覺到不可理喻的事件層出不窮。對於他們三人，也無法使用補助以太兵器對付。他們三人輕而易舉逃出嚴密警戒。好像使用以心傳心作用的感應，據羅傑所了解，沒有種族可以使用以心傳心作用的感應。

還有對銀河系防衛軍也無法使用補助以太兵器對付，爲甚麼如此呢？羅傑百惑不解思索着。

那兒又出現新敵人即紅色不明物體。

羅傑停止對防衛軍的攻擊，轉而應付新敵人。發射高性能爆發和超原子魚雷，集中攻擊。但總被吸進紅色不明物體中。

新敵人吸進防衛軍的全部船隻時，轉向羅傑的人造行星。

不過這人造行星是愛德爾的迦連設計的，建造的東西，有强力的以太巴略保護着。

敵人的紅色光線被巴略撞回了，敵人漸漸放出二倍，三倍能量，無論如何也破壞不了巴略。

迦連的羅傑極其沈着地坐在辦公桌前，辦公桌安裝駕駛裝置的控電盤。

敵人的電子束要是漸漸加强，將會被撞壞的，不過能不能因此斷掉則不可得知。那時該如何呢？羅傑的身體被破壞之前，應該退回愛德爾嗎？

不！不行，事情還不到如此地步。

操縱感應現象的種族，存在於愛德爾以外。愈想愈氣。那三人好像屬於該種族。

不過感應現象的能力，隨時間而成長。那種族應該像愛德爾族，絕對是歷史中古老的種族。

不過到現在爲止，還不能注意到那種族存在。眞奇怪。

那種族除了故意隱藏外，就毫無理由可想了。

迦連的心追究過去，追究過去—過去—再過去—再再過去。

追究中，一種妨害能量開始在他心裡作用，好像一把小鉗子使勁拉這支能讓他想到過去未曾想過的心針到旁邊去的感覺。

「誠然，你不喜歡我追究？因此送給我妨害能量？讓我知道除了愛德爾外，還有擁有以心傳心作用能力的種族存在。不一會兒，我必能查明眞象。」

「內拉特船長，這是敵人防禦網性質分析的結果。」船員拿出塡寫記號的金屬板。

「眞的，多週波防禦網吧！萬沒想到這種低等生物也有這種高度技術。」內拉特船長發着牢騷，開始調整駕駛控電盤的開關。

於是纏上羅傑人造衛星的能量，不明物體顏色漸漸地改變，從紅色到藍紫色，防禦網一部份也軟了，凹了，防禦網凸的部份慢慢倒了。

羅傑一點兒也不緊張。

「頑固的傢伙，好！我用能量筒攻擊。」

羅傑命令手下機器人準備發射能量筒。

防禦網一部順利地伸長了一支管子，從管子迸出强力電子束，電子束在內比亞的紅色不明物體穿了洞，內拉特船受到侵襲，內拉特的放射裝置也感到束手無策。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發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怪事。

從管子另一終端迸出小小的閃光。

那小小閃光引起了猛烈爆發，能量發生機燒燬，防禦網破裂。

「正是時候。」內拉特船長叫着，同時軟化光線攻擊人造行星，紅色電子束毫不姑息開始熔化已失抵抗力的金屬壁。

這時有很多鐵就好了，只剩下十五公斤，就難以躲過最後能量攻擊。」內拉特船長用魚鱗覆蓋著彎曲的頸部。

「有困難嗎？就用原子吧！」其中一位船員說着。

愛德爾的迦連不敢相信。

「那小小閃光是甚麼呢？爲甚麼？爲甚麼會爆發呢？」

愛德爾的迦連想着，總是百思不解。

不過各位讀者已經想到了吧！那閃光引起爆發是誰所幹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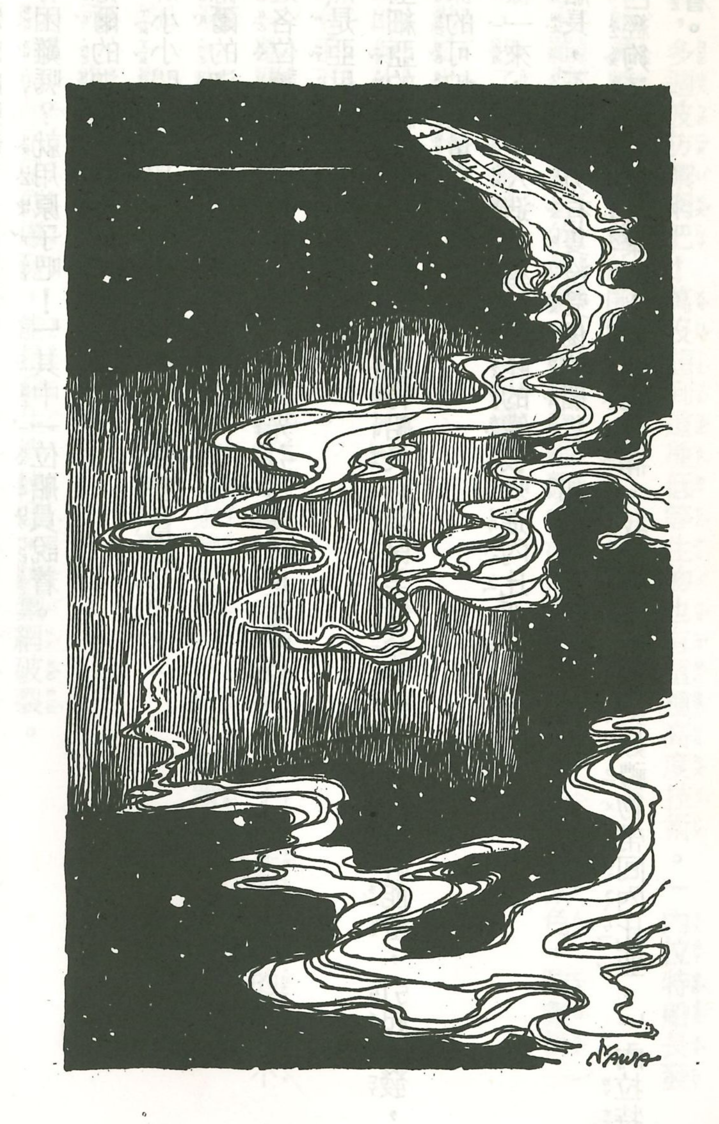
當然是亞里細亞的綿達所幹的。

亞里細亞的綿達知道，那時內拉特船長必須保全性命。因此提供精神能量，引起爆發，破壞羅傑的可怕能量發生機。

這樣一來，羅傑人造行星的隆隆的鐵被吸進內比亞船的儲藏庫。

「船長，不遠地方有隻沒受傷的船隻，如何？」

「已經夠了，那隻放棄吧！儲藏庫已滿。我們儘快把這美好禮物帶回內比亞。」內拉特船長說着。



沒有受傷的一隻……經過激戰後，竟有不受傷的船隻，眞是奇蹟。然而這不是奇蹟。各位讀者你還沒健忘吧！被命令負責攝影的宇宙船芝加哥號，就是那隻沒有受傷的船隻。

亞里細亞的綿達知道芝加哥號必須保全性命，因此就給芝加哥號特別保護。這件事實，任何人都不會知道的—包括地球人、內比亞人和愛德爾的迦連。內比亞的船載了無數的鐵，搖搖擺擺地開向內比亞。

第四區域船室的三位地球人定睛注視人造行星被破壞的全盤光景。

「啊！那多麼可怕。」克里歐喘着氣說。

不過哥斯基干從剛才的情況似乎想到了甚麼。

「剛才看到的小小閃光，那究竟是甚麼？」

「我甚麼也沒有看到啊？」布拉特雷船長說。

「那不是從羅傑的能量裝置迸出的東西，一定是—。」

「那一定是—甚麼呢？康威。」克里歐問着。

「不！沒有甚麼。」哥斯基干含糊其詞說着。

那一定是亞里細亞的綿達所幹的，這是哥斯基干所察覺到的。不過這是透鏡人才能知道的秘密，不便跟克里歐和船長陳述。

「他們要是不再妨礙我的超電波，還能通信的。」哥斯基干兩手插進口袋開始說着。

「薩姆斯！薩姆斯！我是哥斯基干，現在報告我在這裡所觀察的結果，請趕快記錄，時間不多了。」

他簡潔地，儘可能正確地報告了所發生的狀況。約十分鐘時，哥斯基干突然「啊！」一聲中斷了，像是很痛苦般歪着頭叫着。

「他們好像能探知超電波，射出極強的妨害波，致使五、六顆大牙搖撼着。」

「他們究竟準備帶我們去那兒？」克里歐担心地問着。

「不再對妳說謊了，我們將被帶到距此幾萬光年遠的其他太陽系。」

脫離計劃

內比亞宇宙船向着行星內比亞前進。

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都是宇宙飛行士（太空人），已經注意到這船比光速還快。

船抵達目的地後即使著慌也無計可施了。

「肚子餓了，準備怎麼吃飯呢？」布拉特雷說着。

「不對船長說也不行了，去交涉一次看看吧。」哥斯基干說。

「不能講話，怎麼交涉？」

「使用間諜電子束看看吧。在此之前，他們妨害超電波與否，查查看吧。」哥斯基干輕輕用手接觸超電子束的連絡開關，手被重重地彈回。

「還沒有，但我們不能跟外面接觸。不過要是他們妨害超電波的話，薩姆斯就能夠追蹤妨害電子束，總而言之，這次我們不能進餐了。」

哥斯基干走到房間角落映像盤處，在駕駛室投射間諜電子束，能夠看到內比亞人橫臥在映像盤之前。

映像盤突然亮了綠燈，內比亞人站了起來，看着映像盤，正出現哥斯基干姿態。

哥斯基干慢慢地指着嘴，表示想吃東西。

內比亞人最初歪着帶有鱗的頭，表示不解，哥斯基干重覆多次，好不容易他們領會了。

內比亞人按下駕駛盤的電鈕。

於是克里歐房間地板開了，順利地浮出桌子、桌子上排列着玻璃做的碟子和盤子。閃閃發光非常美麗，還有像小鉗子、刀子、柄杓類的東西。

雕花玻璃般的盤子裡，放有滿是腥味的綠色液體，大碟子裡放有人造蜘蛛和奇形怪狀的魚類。

克里歐看到盤子裡的液體，皺起眉頭。

「這種東西非常難吃哇！」克里歐哭喪着臉說。

「油炸魚也不能吃嗎？」布拉特雷說。

「是呀！是甚麼東西，煩你看看吧！」

哥斯基干向着映像盤，拚命搖動身子。（到目前爲止，總是吃不到東西，有事拜託，請來這裡。）

這意思好像能通的樣子。

內拉特船長親自來了。

哥斯基干搖動身子與手勢。（自己搭的船的厨房，有燒魚的裝置，請幫我們拿來。）

船長也搖動身子。（那種事不允許的。）

（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們都沒有用餐，要是不能用餐會餓死呢。）

哥斯基干搖動身子表示，船長著急了，貴重標本死了，那是太不好的事。

船長用超電波仔細查看哥斯基干船的厨房，哥斯基干想要的電子透鏡，船長並沒有懷疑到那是危險武器。

知道不是危險武器，船長迅速地拿來電子透鏡。

「謝謝幫忙。」哥斯基干把魚扔進電子透鏡，燒溫了的魚拿到桌子上，內比亞人的船長著慌地逃出去。

三位看到那樣子捧腹大笑。

「也許太香了。」克里歐說着。

三人小心地吃着內比亞產的魚，比所想的還好吃，用餐完畢哥斯基干對克里歐說：

「喂！克里歐！妳必須睡了，顯得疲倦不堪似的，不趕快恢復體力不行，喂！橫臥在這裡，打一下盹兒。」

「我沒有問題，你要休息，我以後睡好了。」

「不！現在就睡，我跟布拉特雷在妳旁邊，現在立刻睡。」

克里歐照哥斯基干的話橫臥在房間中央的長椅子上，哥斯基干坐在旁邊，靜靜地低聲說話，好像催眠曲一般有效，克里歐不久呼呼地睡着了。

多麼美麗的睡相，長睫毛垂下淡淡的影子，凝視間，哥斯基干的心胸不由得熱起來。（無論如何，總要平安無事帶她回地球。）

堅定的決心，湧在哥斯基干的心胸。

不知不覺，他也呼呼大睡了。

布拉特雷船長就像父親一般，慈祥地看着已睡了的二位。（多可愛的姑娘，克里歐。還有哥斯基干是位多優秀的男人，這兩人一定能成爲美好的夫婦。）

布拉特雷船長打了大哈欠，也橫臥在哥斯基干旁睡了。

睡了多久呢？

哥斯基干與布拉特雷聽到高興的笑聲，張開了眼睛。

克里歐站起來，以明亮的雙眸望着二位。

「早安！康威，布拉特雷船長，已經恢復精神了，喂，吃飯吧。」克里歐明朗地說。

「眞的，打了一個盹兒，肚子又餓了。」布拉特雷船長說着。

因此再燒魚吃了，克里歐津津有味吃了好幾條。

用餐完畢，休息了一會兒，內拉特船長拿來像箱子的東西，進到房間來。

船長把箱子放在桌上，開始扭轉橫斜的開關，一邊扭轉，一邊觀察地看着三人。

「究竟做甚麼呢？」

「喂，甚麼呢？」哥斯基干歪着頭想。

那時從箱子裡傳出奇妙的聲音像是有音節的語言。

哥斯基干一問突然領會。

「是嗎？他們能夠講話，聲音遠比我們高呢或低呢？不太清楚—但我們總聽不見，因此他們作了周波變換裝置。」

哥斯基干的聲音似乎能聽得見，船長拉長着脖子，表示內比亞式滿足的意思。

地球人與內比亞人相互不理解對方語言，但能明白互相會說話，因此雙方關係已有顯著變化。

內比亞人開始想起這奇妙的雙脚動物和智慧頗高的生物，對地球人浮出很大的希望。

「他們一旦能說話，事情就會改變的！」哥斯基干高興地說。



「怎麼樣？」克里歐問着。

「要是記住他們的語言，不是能夠傳達我們的意思嗎？能夠跟他們商洽帶我們回到地球喲。」

「是的，就不用有脫離計劃了，可以悠然自得的過活了。」布拉特雷船長說着。

內比亞人想學地球人的語言，這是好機會。

學習性質全然不同的語言，雖然不是易事，但內比亞人、地球人都拼命地學習，進步很快，一星期間的牙牙學語，好像能溝通意思了，已經知道船長名叫內拉特。

內拉特船長給三人作了小型周波變換裝置，

把它緊靠在頭部，不論何時都能跟內比亞人說話。

已經獲得在船內走動的自由，不過不能走近三人乘坐的小型宇宙艇的所在。

哥斯基干有時看着映像盤解悶兒。

有一天，映像盤出現魚型宇宙船，飛向宇宙的彼方。

「它去那兒？」哥斯基干用內比亞語問着內比亞船長。

「它是我們夥伴的船，到你們的太陽系採鐵去了。」內拉特船長回答着。

三人不由得互看了一會。

想起被隆隆熔化的紅色不明物體吸進的防衞軍船隻。

「防衞軍的超光速宇宙船完成了就好。」哥斯基干用內拉特船長聽不見的微音嘟喃着。

不過哥斯基干的願望枉然了。

隔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映像盤出現一顆青白色星星，迅速地擴大，顏色也綠了。

「這是前幾天的宇宙船。」克里歐發着牢騷。

「畜牲，又被毀了？」哥斯基干咬牙切齒。

「在那兒被毀，木星？火星？還是地球？」布拉特雷船長吼着。

魚型宇宙船載着無數的鐵，搖搖擺擺，駛進船塢。

第二天內拉特船長來了。

「從現在起帶你們到大學研究所，在那兒接受肉體的、心裡的檢查，喂！走吧！」船長到宇宙船出口，然後潛進水中。

看到此情此景的哥斯基千，腦中立即浮出漂亮的想法。（或許可弄到救生艇。）

哥斯基千回頭對後面二位使了眼神，叫着：

「喂！稍等一下，你有意帶我們入水嗎？」內拉特船長驚奇地回頭一看。

「當然，雖然你們是呼吸空氣的生物，但稍會游泳吧。」

「連跳也不行，我們要是入水，一、兩分鐘就會死的，也不會游泳。」

「嗯！那就麻煩了，那怎麼做才好呢？」內拉特船長纏着二隻觸手想着。

「我們能使用自己的小型救生艇嗎？」哥斯基千若無其事地說。

「啊！那我要考慮—。」船長將要出口時，船內響起怪音。

三位地球人突然跳起來。

內拉特船長突撲過來，拿着附近的麥克風說：

「我是內拉特船長，甚麼事？」

「第三都市受到深海魚族的攻擊，敵人擁有強力武器，第三都市好像全軍覆沒了，請求緊急支援。」

「深海魚族？那是不得了。」內拉特船長立即下了命令。

「立即浮出，向第三都市前進。」然後回頭看着哥斯基千等人。

「你們回到自已的房間。」三人遵辦。

一回到房間，三人切斷周波變換裝置開關，如此即使說甚麼，內比亞人聽不見的。

「好像可以走近救生艇，被突然事件打退堂鼓，實在遺憾。」哥斯基千說。

「你呀！說甚麼謊，不會游泳，在河上不是游得很棒嗎？」布拉特雷船長說。

「不！那樣說才有機會接近救生艇，一旦被帶到大學，逃離的機會就沒有了，現在只有二個逃離計劃—。」哥斯基千突然閉口不言。

船體動得很厲害。

哥斯基千望着映像盤，簡直像眺望地獄一般。

第三都市周圍海面沸騰得翻滾，水蒸氣瀰漫着。有時深海魚族所發射的魚雷，破壞了

圍在都市周圍的防禦網。

船體又搖動得很厲害。船加足速度，依舊碰上海面，潛入水中，同時換了潛水艇，從背後攻擊深海魚族的要塞。那才是眞正的要塞，使用綠色金屬築成的大城堡，附在坦克車的脚，用力撥水前進，換句話說就是能動的城堡。

哥斯基干利用間諜光線觀察那城堡，城堡中滿是水。

「魚操縱武器！」哥斯基干嚇了一大跳。

布拉特雷船長和克里歐也都看到了。

誠然，在那兒有瞪着二公尺長大眼睛的魚兒，飄蕩地游來游去，伸出像長蛇的觸手操縱武器。

「魚帶武器作戰！」克里歐瘋狂地叫着。

「驚人！確實驚人。」布拉特雷船長再三佩服着。

不過，內拉特船長不在那兒。

雖然向城堡發射軟化光線，但城堡金屬不是鐵，所以無效。

相反的，敵人方面，不斷地飛出像光亮球般的東西，必須十分謹愼才能避免。

「呀！現在有逃離的機會了，內拉特已忘記了我們。」哥斯基干向二位說着。

「那怎麼逃出呢？」

「甚麼都可以，做做看吧！總比在大學當研究材料來得好。」布拉特雷船長說着。

「我用間諜光線徹底查看這隻船，出入口處也知道，救生艇的操縱法也明白。他們目前拚命攻擊敵人，沒人注意我們，錯過現在就沒有脫逃機會。」

「逃出後，怎麼辦？」

「我認爲向地球逃最好，方向也知道，能量也足夠。」

「那地球不是很遠嗎？食糧、水或空氣如何準備？夠嗎？」

「你不是也很明白嗎？救生艇不太大，距地球甚遠，最後能否掙扎成功，目前尚不能確定。食糧也有問題，救生艇雖然儲備了許多食糧，但不一定能吃，要是能吃就好。我認爲只要有營養，甚麼東西都可吃的。要是留在行星，將會如何呢？我們逃到那兒去，早晚會被發現的，因爲這裡幾無陸地，即使有陸地，也住有內比亞人。」

「啊！怎麼辦？克里歐！向地球逃嗎？還是留在行星？」

「逃吧！」克里歐叫着。

「好，逃吧！」布拉特雷下了決心。

「好，立刻出發。」哥斯基干走近門，拿出奇形怪狀的發光管，把它放在內比亞式的鎖上，於是門就開了，三人迅即走出。

「你怎麼會做那種事。」克里歐不可思議地問着。

「這兩、三星期，能夠在船中自由走動，慢慢學會的。」哥斯基干邊走邊笑着。

「喂，顧慮週到，康威。」克里歐喘噓噓地叫着。

「喂！快些，因為知道我們宇宙服放置的地方，穿了它，又得到魯斯頓槍，就可放心了。」

三人離開走廊，跑進斜路。

哥斯基干用間諜光線查看前方前進。幸運地內比亞人正專心於作戰，沒有給三人添上麻煩，三人得以平安前進。

潛進放置宇宙服房間，哥斯基干仍以剛才方法打開房門。三人跳進房間，迅速穿上宇宙

服，在口袋中盡力塞滿緊急食糧，然後各自揹上魯斯頓槍。

「啊！此後就難了。」

哥斯基干用間諜光線謹慎地查看近路。

「前面只有一隻可以解厄的救生艇，還有必須穿過一條佈滿探知光線的走廊，喂！去吧！」哥斯基干率先走了。

走了兩、三分鐘抵達一條寬敞的通路。

「啊！正是這裡。這條通路佈滿探知電子束，不過離地板五十公分地帶，電子束掃射不到，所以要爬着前進。途中手或脚不能舉起，喂！好好看我，模仿我前進。」

哥斯基干一俯臥，就滾著前進。

布拉特雷也接着滾進。

克里歐不習慣穿着笨重的宇宙服，不能滾得很順利，途中曾停止了一會兒，慌張的克里歐，為了早些滾轉過去，不小心舉起了一隻手，瞬間，空中迸出閃光。

「啊！」布拉特雷船長屏住氣。

哥斯基干，刻不容緩，迅速匍匐前進到克里歐處。

「不可舉手，匍匐前進！」哥斯基干邊叫邊拉克里歐的手，從通路拉出。同時立即進入附近房間。

哥斯基干喘着氣私語着：

「他們注意了，要是尋找就完了。」

「對不起，康威，萬沒想到會失敗。」克里歐十分頹喪。

「大概沒問題吧！他們專心作戰，顧不了我們。」

他的判斷非常正確。內比亞人注意到能量警報，到處簡單查了一下，沒有甚麼異樣，就沒有詳加查明了，認為一定是金屬片等東西跳進能量中，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三人好不容易摸索到救生艇，哥斯基干一坐進去就立即脫下長鞋。然後開始作奇妙的事，打開船動力槽口，倒反長鞋，灌進黏黏糊糊的東西。

布拉特雷船長和克里歐目瞪口呆地凝視着。

「究竟那是甚麼？」克里歐問着。

「是鐵喲，鐵是這船的動力源，對不起。」

「啊！究竟是甚麼時候？」



。

「前天船搖蕩時。只要有這些就能回到地球了。」

「將那東西放進長鞋走路，料是很重吧！」布拉特雷船長同情似地說着。

「哪，想到能逃出就不重了，啊！逃吧！」哥斯基干注意看着映像盤，同時發動救生艇。

船突入水中，穿過紅色錐子般的不明物體，向海面上昇。

附近飛着深海魚族的攻擊電子束和內比亞船發射的魚雷，左右交叉前進，很不容易。

布拉特雷船長和克里歐屏住氣，看着哥斯基干操縱。

船好不容易離開水面飛向空中。

順利事也只不過一會兒功夫，心想船體大休克嗎？突然船呈旋轉狀態，內比亞人的魚雷掠過船艙。

哥斯基干拚命扶起船隻，從戰場勇往直前的溜出。

布拉特雷船長，此其間檢查受傷的船艙。返回時，船長臉色暗淡沈重。

「非常嚴重，船體接合部龜裂，空氣漸漸漏出，必須立刻修理。不過工具呢？」

「略有困難—沒有東西可修理。在此之前儘可能逃到遠處，因爲他們的探知機是很敏感

的。」

「他們能查明這船嗎？」

「是的，因此要立即遠離這行星。」

「怎麼辦呢？已經慢慢停止了！」布拉特雷船長插嘴道。

「是的，那麼趕快着手修理！」

救生艇在內比亞球面半周處停止，然後落到海面上。

怪魚的襲擊

盜出的救生艇具備了緊急用的修理工具。

二人使用修理工具著手防止船體的裂縫，因爲二人仔細觀察過內比亞人工作，所以會使用工具。

防止了裂縫，挖開舷口，用强力的抽水機把空氣押進空氣槽。

三人站在舷口入口處，望着如鏡般的海面。

平靜無波的水面，遙望無際，相連着內比亞紅色的天空。

太陽降落的地方，揚起紅紫色的火焰，不久沈落於水平線的彼方。太陽一落下去，四週立即漆黑一片，黑雲籠罩着天空，大雨傾盆而降。

「啊！進到裡面吧！」哥斯基干率先進入。

「哎呀！」克里歐驚叫，哥斯基干回頭過來。

像章魚腳的觸手從海面出現，克里歐將被攻擊。

「快進去！」聽到哥斯基干的聲音，克里歐滾轉般進入船內。

哥斯基干撲過來駕駛裝置，慌張地關上艙口，從艙口伸入的觸手，被金屬門夾碎了。

破碎的觸手掉在地板上，一直打滾着，比人類的大腿還胖，由魚鱗覆着，代替吸盤的是無數的小口，各口長滿尖銳的牙齒，吱吱地咬着牙。

「多可怕的怪物？」克里歐臉色蒼白，緊緊抱住哥斯基干。

怪物的觸手捲着船體，咬得非常緊。

船體咯吱咯吱地響着。

吱吱…吱吱…吱吱…。

耳朵可以聽到像震破般的聲音。

「那是甚麼聲音？」克里歐發抖地問着。

「好像咬破船體。」出現在映像盤的海面，可以看見搖動得很厲害，怪物用力咬着船。

看見計器盤的布拉特雷船長叫着。

「喂！不得了！船漸漸沈下水中，深度計的針慢慢下降。」

克里歐恐懼地叫着：

「怎麼辦？康威。」

「沒問題的，克里歐。」哥斯基干沈着地回答。

「現在一旦發射攻擊電子束就有被內拉特船發現的危險。深度要是更深的話，船將被水壓壓破，那時才加以攻擊。」

哥斯基干注視着深度計。

既然如此，需在船體不會斷的地方裝上動力開關。

船全力推進，怪物就無力拉回船，深度計的針好不容易靜止了。

因此投射攻擊電子束，怪物一點兒也不怕。緊緊地捲着船，電子束無法攻擊。

「那麼採取最後手段了，活生生地煮煮看。」



哥斯基干放射熱線電子束，船四週的海水，沸騰翻滾。

船開始上昇，但怪物仍舊緊抱着船。

一分、二分、三分……。

船在煑沸的海水中繼續上昇。

四分、五分……。

那樣巨大的怪物直到煑熟了才死去，緊抱的觸手好不容易離開船體。

「哇！萬歲！」克里歐高興地叫着，舞着。

「現在還不是高興的時候，看後面。」布拉特震船長指着映像盤。

哥斯基干看着映像盤，映像盤出現一隻潛水艇。

「啊！這不行！」哥斯基干也驚叫了，那是可怕的深海魚族所搭乘的潛水艇，向救生艇勇往直前突進。

從潛水艇的船艙發射魚雷。

「啊！」克里歐不覺間閉目佯裝不知。

哥斯基干拼命地向右變更航向，魚雷剛在救生艇通過的地方爆炸。

救生艇好不容易飛向空中，不過高度在一哩內，深海魚族的拖拉機電子束仍可射及，有個「脫落」的衝擊救生艇停止不進。

哥斯基干全開噴射推進，救生艇依舊動彈不得。

「沒有切斷拖拉機電子束的方法嗎？」布拉特雷船長說着。

「應該有的。不過不能過於擺弄這條船的裝置或許要切斷保護這船的防禦網。」

「那麼，如何才好呢？」克里歐歇斯底里地叫着。

「試試看熱線電子束吧。」哥斯基干沈着地投射熱線電子束，巨大潛水艇的周圍海面沸騰翻滾，水蒸氣瀰漫海面。

不過對付不了敵人的拖拉機電子束，救生艇慢慢地沈落海面。

「啊！已經不行了。」注視映像盤的克里歐，悲傷地叫着。

「還沒，我們不是還呼吸着空氣嗎？戰爭未結束！」哥斯基干大聲叱責驚慌失措的克里歐。

戰爭確實尚未結束，哥斯基干發射電子束攻擊敵人的砲塔。

突然拖拉機電子束斷了。

全力推進反而突然自由了，救生艇用力飛向宇宙。利用大氣的摩擦，船體發出白色閃光。

「成功了！康威。」克里歐叫着。

哥斯基干切開電子束瞬間，被摔倒地板上，不過他立即站起來控制駕駛裝置。

船好不容易保持了通常的速度，哥斯基干喘着氣說着。

「不！幹成的不是我。看這個，是內拉特船長。」

克里歐看着映像盤。

「內拉特的船幫助了我們。」

「為何要幫助我們呢？」

「我們不是貴重的標本嗎？」

「啊！」

在海上深海魚族與內比亞船經常掀起可怕的戰爭。

內比亞船向潛水艇發射強烈能量電子束，潛水艇也還以顏色發射攻擊彈。

水蒸氣瀰漫着海面，甚麼也看不清楚。

這時哥斯基干操縱的救生艇，以全速逃離內比亞行星。出現在映像盤的內比亞星星，漸漸縮小，同時發出像小球點般閃光。

「是甚麼呢？」布拉特雷船長問着。

「不知那兒吹來的船？」哥斯基干回答着。

「內拉特的船吧！」

「不！大概不是。內拉特的船絕對優勢。」

「於是，內拉特的船追趕來吧！」

「是，大概能追上這條船。」

「那麼，我們只有束手就擒了。」克里歐看着哥斯基干。

「不！還有希望喲。」哥斯基干莞爾而笑。（即使到最後關頭，也決不氣餒。）

克里歐在心中嘟喃着，一看哥斯基干的笑臉，克里歐的心胸舒暢了。

「能做甚麼事嗎？」布拉特雷船長問着。船長也完全信賴哥斯基干。

「好好查看內比亞人的麻痺光線以及幾種兵器，製造防止那些武器的裝置，安裝在宇宙服內部，不是可以達成任務嗎？」

然後二人照着哥斯基干的指示，製造必要的裝置，安裝在宇宙服上，等候追來的內拉特船。

紅色不明物體之謎

話歸正傳，羅傑對防衛軍的激戰中，得以浩刧餘生的船—芝加哥號，以後如何呢？

芝加哥號是停止在遠離戰場一萬哩的宇宙空間。

船長室萊曼，克利普蘭特正操作超電波照相機的精密開關，身體僵硬，臉色十分憔悴。

克利普蘭特旁邊有芝加哥號船長和乘員，個個臉色沈重，痛苦地看着他。

超電波照相機精密地攝製防衛軍與羅傑激戰狀況以及突然發生不可思議的怪事。

羅傑的人造行星和防衛軍的船，隆隆地熔化被吸進紅色不明物體的情景，照攝得非常清晰。

克利普蘭特操作超電子束想透視攝影紅色不明物體，但是沒有成功。

那時紅色不明物體，沒有任何跡象就突然消失了。映像盤再度出現漆黑的宇宙。

「回地球吧！」芝加哥號打破沈默說着。

「假使能夠的話，希望有些攝影的收穫，在那兒有許多浮游物，要是靠近查看，或許可以知道，不明正體的敵人如何攻擊，也希望照攝留在現場浮游物的特寫照片。」

「好的，全速急趨現場吧！」船長下了命令，芝加哥號開始全速推進。

靠近現場，映像盤出現種種浮游物。機械零件、椅子、桌子和船體破片，還有人類的身體，其中也有穿着宇宙服的人類。

「或許可以救活，立卽救助。」救護隊立卽出動，他們很快回來報告。

「所有人員都死了，已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不過有件怪事，穿着宇宙服的金屬零件全都沒有了。」

聽了這報告，克利普蘭特臉色沈重。

「正如我的預料。」

「甚麼？」船長問着。

「不！那是很離奇古怪的事，必須有正確的證據，否則連自己也不太相信。請搬二、三具屍體以及浮游的控電盤，計器類到緊急船內。」

「然後全速回地球嗎？」

「是的，希望儘快回到地球。」克利普蘭特與乘員共同查看收回的東西。

到目前爲止看了宇宙船從罹難現場收回的東西，任何人也無法看出，沒有任何破壞的形跡，螺釘沒有了」，硬物裂開了洞，軸和指針也沒有了。

「究竟這是爲甚麼？」船長迷惑地問着。

「你有推論，請說明看看吧！克利普蘭特。」

「首先請注意已失的東西，甚麼東西沒有了呢？」

「已失的東西是軸、螺釘……。」

「是的，那些有何共通點嗎？」

「嗯！是的，全是鐵做的，不過那有何意義呢？」

「我也不太清楚——到目前有個更可怕的事情。」

他們脫掉屍體的宇宙服，露出的臉，沒有任何痛苦，臉色蒼白。

克利普蘭特拿出小刀，切入屍體脖頸子，切開頸動脈，從頸動脈流出的不是紅血而是白血。

船長的眼睛凸出，非常驚訝。

「究竟，這！」

「這現象跟我推論吻合，血液中的鐵分沒有了，換句話說，存在這宇宙間的所有鐵，以某種方法，或為某種目的由知道能帶給他們某種東西。這樣一想，這些現象就能說明一切了。」

「噢！多可怕，不過為甚麼呢？」

「理由已很明白，他們想獲得鐵，同時他們比我們更具智慧，他們有我們無可匹敵的兵器。」

他凝視着船長。

「多麼可怕。」

「立即向薩姆斯報告。」

克利普蘭特呼叫巴基爾．薩姆斯。映像盤出現薩姆斯，克利普蘭特詳細報告所發生的奇怪事件。

「事態非常嚴重。使用超電子束送上收集的資料，請同羅特布舒的電磁波錄音機記錄。」

「好的，明白了。好好講，克利普蘭特，謝謝！」

巴基爾．薩姆斯立刻連絡羅特布舒，不久防衛軍中央研究室的防禦網，出現異樣的情景，且被錄下。

克利普蘭特與薩姆斯商量結果，決定從地球搭乘希爾比亞號前來會合。

幾天後，二隻宇宙船，在距離地球二萬二千公里遠的地點會合。

希爾比亞號是隻苗條纖細的船隻，與芝加哥號的氣密室同高。

「往芝加哥號，停止準備完畢，請讀秒計時。」

「OK，停止準備完畢，讀秒開始，3—2—1—。」

切斷二船動力，船內一切物體，呈無重量狀態。

克利普蘭特，毫不費力地邁出宇宙，直接浮游到希爾比亞號舷口。

希爾比亞號正有親密的朋友，共同研究者夫雷廸里克．羅特布舒等待他光臨。

克利普蘭特脫掉宇宙服，迫不及待的羅特布舒問着：

「你認為如何？檢討那資料的結果，這裡沒有窃聽的疑慮吧？」

「不！不清楚。回到希爾談較好與薩姆斯等三人應該可談得很投機。命令全速歸航。」



「甚麼？希爾比亞用全速？那傢伙可真了不得，一旦不行立被丟棄。」

克利普蘭特坐在位子上用大腰帶緊緊綁住身體。

希爾比亞號像幌眼的火箭般衝進宇宙。

不久船抵達洛磯山脈中央，像鬥敗的公雞下降。

前方出現目標（希爾）。

所謂「希爾」指山頂上平平的圓錐形巨山。本是岩山，不過銀河系防衛軍總部建在山內部後，使用所有金屬板覆蓋着四周。金屬板周圍更有藍紫色的火焰。

希爾比亞號，接近藍紫色火焰，其中一處有個洞。

希爾比亞號，通過洞穴，在其下方的船塢靜靜地橫臥着船體。

克利普蘭特和羅特布舒迅速地由船上跳下。

眼前的門不聲不響地開了，二人進入滿室通明的寬敞房間。即防衛軍長官巴基爾·薩姆斯的辦公室。

許多助手，秘書和事務員忙碌地處理事務，打字機、錄音機均是不聲不響的動着。

「可以進去嗎？」羅特布舒向在內門前的秘書問着。

「好難等喲，羅特布舒先生。」秘書按下辦公桌的電鈕，門不聲不響地開了。

薩姆斯從椅子上站起來迎接二位，同時與克利普蘭特緊握着手。

「那超電波照相機棒極了，詳細地照下發生的狀況，同時也有哥斯基干來的詳細報告。根據那些情報以及羅特布舒的研究，可有成功解決的遠景。」

「以後有哥斯基干的消息嗎？」克利普蘭特担心似地問着。

「沒有」薩姆斯的表情暗淡沈重。

「根據這個—不，他不會死的，大概被正體不明的敵人，帶到銀河系外吧！」

「是呀！幾乎是通信不及的遠方，連他們的妨害波也接收不到。」羅特布舒插嘴說着。

「但願如此，哥斯基干不死。他是位非常優秀的觀察家，總是向我詳細報告，他正確觀察的一切現象。例如那生物能將鐵變爲液體，使用原子能動力以及他們的變換機和放射機裝置，都詳細報告，所以羅特布舒三日間你給我說明那理論，將那理論應用在我們的超光速宇宙船。然後，我們一齊從宇宙船觀察鐵材，羅特布舒那有必要吧。」

「是的，只有船，不是鐵金屬製造的，雖然在我們血液含有鐵分也是沒用的，因此我們須做防禦他們軟化能量的巴略。」克利普蘭特說着。

「接受你報告後，早已着手研究，還好已能看到成功的光景了。」羅特布舒說着。

「那麼，超光速宇宙船也漸漸接近完成了。」

「是的，那是時間問題。」

「好的，要是完成，立即出發，尋找紅色不明物體。」

超光速宇宙船鮑斯號

二星期間，日以繼夜地工作，完成超光速宇宙船鮑斯號。不，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完成，必須克利普蘭特與羅特布舒試飛成功爲止。

鮑斯號經過最後嚴密檢查後，開始出發。

薩姆斯命令裝載其他船員。克利普蘭特與羅特布舒不敢苟同：

「雖然這隻船已證明確無危險，但也不需要載着其他船員。」羅特布舒斬釘截鐵地說。

「假使基本理論錯誤，又搭了這麼多乘客，到時就無計可施，我們二人已經很多了。」克利普蘭特也肯定的說。

在二人堅持下，薩姆斯非接受不可了。

「那麼，尤需謹慎，不要太快。」

「但願如此，薩姆斯，尤需謹慎，我們也不準備自殺哪！前進時，所有人員避開。那我們走了。」

「注意，好去好回！」二人敬了禮，乘着鮑斯號。

薩姆斯担心地凝視着出現在網裡的鮑斯號。

不久，網裡也出現鮑斯號控制室。可以看到克利普蘭特對羅特布舒談話。

克利普蘭特按下開關鈕。

瞬間，鮑斯號從網裡消失。

巨大的超宇宙船鮑斯號，隨着轟隆一聲，瞬間從視界消失。

薩姆斯茫然地凝視着雪白的網。

「通信電子束能夠追蹤嗎？」薩姆斯問着通信管制室。

「很抱歉！不行，那電子束很快就消失，雖可用追蹤裝置找尋，但不能抓到完全的線索。」

「因爲沒有留下船破片，確非爆炸，絕對成功，不過—。」薩姆斯閉口不言，心頭非常沈重。

那兩位勇敢透鏡人不會死吧！想不到超電子束很快消失。船七零八落，只不過像是宇宙中的一粟。

薩姆斯心情沈重，突然響起吵人的蜂鳴器。

薩姆斯壓下擴音器開關。

「緊急事件發生！」從擴音器聽得到刺耳的叫聲。

是從畢芝巴克市支部傳來的叫聲。

「我是畢芝巴克，被正體不明的宇宙船攻擊，請緊急支援。我是畢芝巴克……。」

薩姆斯立刻命令緊急出動，打開防禦網開關。

畢芳巴克上空，出現一隻魚型宇宙船，即內比亞船。

內比亞船萬里迢迢地來到畢芝巴克市，發現了鐵，同時發射紅色的軟化光線。

市內所有的鐵，隆隆地熔化，被吸進內比亞船的大槽。

埋在地下的水道和瓦斯鐵管熔解消失，到處水、火瀰漫。

大廈的鐵骨熔化消失，巨大建築物嘩啦嘩啦地像堆積木材般倒下。

同時市內的人們從血液中被吸光鐵分而死。

不久從各地趕到的防衛軍船陸續出現在畢芝巴克市上空。

聚集的船隻組成船隊，一舉突襲內比亞船。不過總是無法破壞保護內比亞船的紅色不明物體。

船不斷地被分散，同時被吸光了鐵。

畢芝巴克市的廢墟中，船隻的破片像細雨紛紛落下。

籠子裡

哥斯基干等人坐着救生艇，繼續奔命。不過，很不幸地，被哥斯基干言中。

救生艇的探知裝置，有一天終於發現了內拉特船。

在網上，極小的內比亞船出現了。

「馬上會被趕上的，比起那船的速度，我們的船就像小孩子爬路一般。」哥斯基干說着。

「還不能跟地球取得連絡。」布拉特雷船長查明了說。

三人立即穿上宇宙服。

「啊！完全反應了。還離得很遠，連超電子束也抵達不到。超宇宙船要是完成，或許會出現在這周圍……不！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看，他們終於追趕來了。」注視防禦網的布拉特雷叫着。

「好的，發射能量電子束。」哥斯基干向着控制盤按下開關。

內比亞船連射電子束，防禦網白光閃爍，不過也只是如此而已。

非常奇怪，內拉特不來攻擊，好像哄騙撒嬌小孩的母親，耐心地等待着。

「奇怪得很，不跟我們作戰。」布拉特雷船長歪頭沈思。

「他們想活捉我們。」克里歐的推測很正確。

內拉特不想破壞救生艇，也不願傷害三位地球人。

不久，從內拉特船發出不鮮紅的能量光線，漸漸地包圍救生艇，救生艇無法前進。

哥斯基干勒緊控制盤，像瘋子一般不斷地按開關，但救生艇無法動彈，被內拉特船拉住，而且又被拉回到只脫離三天的船艙口。

重金屬門咯噹關着。

「啊！已經完了。」克里歐悲傷地叫着。

救生艇突然停止在原來位置。青光包圍着三人的身體亦即痲痺光線。

雖是不可思議的事，但三人也都感到心平氣和。

哥斯基干在宇宙服安裝痲痺光線防止裝置。

「活該！」哥斯基干痛罵了一頓。

布拉特雷斬釘截鐵地說着：

「不！這裡還有魯斯頓槍，內拉特知道這傢伙威力，我認為將會跟我們好好商量。」

不過事實與哥斯基干的預測有所不同。

開了門，進來的是機器人。全身金屬製成的，不怕魯斯頓槍的強烈熱線電子束。伸開金屬觸手，奪得魯斯頓槍，捏成粉碎。然後帶着三人，唏哩嘩啦地走着，到救生艇外。

不久三人被帶到內拉特船長房間。

內拉特船長一點兒也不生氣。

「任何生物都想自由，你們想逃脫情有可原。」

「準備怎麼樣？」哥斯基干問。

「你們是珍貴的重要標本，可供大學研究，別想逃了。」

「那麼，要是我們和善的協力作爲大學研究，可放我們回地球嗎？」

「不論你們協力與否，作爲大學研究是不變的，回地球那是不可能的。你們是貴重標本，必須永久留在內比亞。」

「不過一。」

「既然如此已無商量的必要，把這些傢伙帶進房間。」內拉特命令機器人。

第二天，三人在嚴密的警戒之下，被運到大學。



內比亞的科學家們，閃爍藍紫色的三角眼，聚集在三人的周圍。

「喂！棒極了，萬沒想到在宇宙除了我們之外還有生物，好像作夢呢！」

「縱然如此，他們是多麼難看的形態。」

「是甚麼？有奇妙的味道。」科學家們異口同聲地說。

之後三人作了一切檢查，照攝骨頭、肌肉、和神經。所有反應，所有感覺均由錄音機記錄下來。一天又一天的過去，有一天被用皮帶綁在實驗台上，許多科學家觀看檢查。眞是難受。內比亞的科學家們，視他們爲蟲類或土撥鼠一般玩弄着。

「不！不！不！停止、停止！」克里歐已經受不了，像瘋子般悲叫着。

哥斯基干聽了克里歐的悲叫聲，像野獸般吼叫着。

內比亞人感到很驚奇，開始交頭接耳說話。

「好像累極了。」

「讓他們休息吧！如何？」

這樣三人獲得休息，被裝進透明的籠子裡。運到市中心的人造湖，丟在湖裡。

每天人山人海的內比亞人，蜂擁而至擠得水洩不通，想看這珍貴的東西。

「這次眞如金魚盆中的金魚了。」布拉特雷呻吟着。

「不過比土撥鼠好得多。」克里歐說。

幾天後，二位內比亞人進到籠子裡，抓了布拉特雷和克里歐，不知帶到那兒。

畢芝巴克之戰

言歸正傳，從地球上轉瞬間消失形蹤的超宇宙船鮑斯號，究竟如何了呢？薩姆斯担心似的，心想鮑斯號是否已是宇宙的灰塵了呢？

夫雷廸里克・羅特布舒坐在控電鈕前，指頭接近黑色電鈕。

「喂！走吧！克利普，前進，準備好了嗎？」

「趕快。」克利普唐突答着。

羅特布舒按下電鈕。

那時二人眼花撩亂，有種未曾經驗過的感覺，侵襲他們。

腦髓好像浮腫，有爆炸似的感覺。眼球內側黑色和綠色的箭交叉着。身體像鉛般重。

「嗯！」羅特布舒痛苦地叫着，麻木的手伸到紅色電鈕按下。

令人生懼的感覺有些兒消失，二位互看着。
「搞甚麼！」羅特布舒大聲叫着。
「是眞的嗎？」克利普蘭特仍然半信半疑。
「看速度計，超過光速！」羅特布舒指着速度計。
「別胡搞了！」克利普蘭特訝異地跳起來。
「那黃色小點是甚麼？」羅特布舒指着防禦網。
「不是太陽嗎？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太陽只能看見那一點點。」克利普蘭特將超電子束向着太陽，呼叫地球的薩姆斯。
「薩姆斯、薩姆斯，我是克利普蘭特，從鮑斯號上報告現在位置，靠近太陽，在熊座第二顆星線上，大約二光年的地點。」克利普蘭特回看羅特布舒。
「超電子束的速度雖然不知道有多快，但到對邊去不需要多少時間吧！。」
話未說完，網上淸淸楚楚出現巴基爾．薩姆斯的臉。
「噢，還活着嗎？鮑斯號無恙吧！」
「非常成功，薩姆斯！鮑斯號超過光速。」

「噢，是嗎？那恭喜了。儘快早點回來，畢芝巴克，沒被內比亞船攻擊吧？」
「九分鐘內可抵達，從這裡到大氣圈約需二分鐘，進入大氣圈後到希爾約需四分鐘，而後冷却船體三分鐘。」
羅特布舒迅速地說。
「到大氣圈二分鐘？有那回事嗎？」薩姆斯驚異地問着。
「或許更快，請船員準備吧。」羅布特舒有力地回答着。
之後，調整控電盤的撥號盤，熟練地裝入開關。
再度眼花撩亂，不過比前次微爲好些。
到此時網上尙未見到人影，但出現美麗的景象。只是黃色一點的太陽，眼看着鼓起，卽成晃眼的球形，而且地球也迅速地擴大，好像要衝進我們的懷抱。
克利普蘭特，不知不覺間驚叫着。
「停止！夫雷特，撞到地球喔。」
「沒有問題，克利普，接觸大氣圈的瞬間要關上開關。」羅特布舒笑着說。
超光速宇宙船鮑斯號，進入地球大氣的最外層時，頗爲迅速地停止。然後開始急角度降

落，轉瞬間抵達希爾上空，而且降落在希爾的小小人造湖裡，白熱的船體沈入水中，三分鐘後，羅特布舒從湖裡拉起船隻，放進船塢中。

堅實的巖石門一開，等候的船員哄然而進。

羅特布舒招呼着薩姆斯。

「畢芝巴克的樣子如何？」

「船隊被幹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拚命地抵抗。」

「那麼，立刻動身。」

「拜託了，祝平安無事。」

薩姆斯聲音將消失之際，響起尖銳的噴射音，鮑斯號轉眼間突入成層圈。

羅特布舒，這時在網上看見戰鬥狀況，敏捷地給予船員指示。

不過內比亞船已發現鮑斯號的前進，鮑斯號向畢芝巴克前進被確認時，已準備好攻擊的態勢。

鮑斯號網上抓住內比亞船。

「用拖拉機電子束加以拉起嗎？」克利普精神百倍。

「還不！還不！要到更接近時。」羅特布舒慎重地說。

不久，那時刻來臨，鮑斯號的拖拉機電子束緊緊叮住內比亞船。

內比亞船一點兒也不慌張，悠悠地吐出紅色不明物體，紅色不明物體重重包圍鮑斯號。

不過鮑斯號船體也圍了好幾層超電波巴略，多厲害的電子束也無法突破。

內比亞的紅色不明物體，跟巴略交手，無論如何無法潛進鮑斯號的鋼鐵船體。

殘存的防備軍船，看見鮑斯號平安無事，衝進紅色不明物體。

看到此情此景的羅特布舒，向着麥克風叫着。

「倒回去！倒回去！回去防禦畢芝巴克，不可接近紅色不明物體，否則船隻會被熔化，敵人由我們負責。」

看到船隊轉回去，羅特布舒命令攻擊。

鮑斯號船體，開始閃爍藍紫色光，藍紫色火焰推開紅色不明物體。

紅色不明物體十公分，又十公分的徐徐減退，最後消失迨盡。

藍紫色的火焰蒙上了內比亞船。

內比亞船瘋狂般放射能量電子束。

鮑斯號咯嗟咯嗟地震動。

羅特布舒叫着：

「超電波不行了，使用宇宙波，庫巴（COWPER）、史賓塞（SPENCER）、達頓、亞特林頓準備好了嗎？」

「是，準備好了。」

「OK，準備好了。」

「好的，開始攻擊。」

藍紫色火焰消失，捲起强烈旋風。

在旋風中，防衞軍的技術家們，發射令人恐懼的兵器。庫巴發射瓦斯彈，亞特林頓發射鐵製原子爆彈—史賓塞發射破碎爆彈—。達頓發射浸蝕爆彈。

他們全都被非鐵金屬製成的超電波防禦網保護着。

內比亞的破壞光線破壞不了這些爆彈，內比亞的防禦網阻止不住這些爆彈。

同時羅特布舒發射可畏的兵器，亦即宇宙波。

青綠色的火焰，突破內比亞的防禦網，同時咬住船體。

內比亞船體瘋狂般想逃走，鮑斯號的拖拉機電子束緊緊抓住不放。

不過最後，內比亞的强力攻擊電子束掙開拖拉機電子束。瞬間，內比亞船從網上消失。

「敵人逃走了，立即追蹤！」羅特布舒叫着。

「O—K—。」間諜光線立即發現敵船。

「敵船發現，立即進入追蹤路程。」鮑斯號立即光速飛行。

「比想像難以制服。」克利普蘭特出神地說着。

「確實，眞難以對付，幸好哥斯基干送來他們工學技術的詳細資料。」羅特布舒感激地說。

「你看，追到了。」克利普蘭特指着清清楚楚出現在網裡的內比亞船。

「這回追到了，發射準備！」

青綠色的宇宙電子束，再度包圍內比亞船，拖拉機電子束緊緊盯着，所有爆彈一齊發射。

內比亞船瘋狂般掙脫拖拉機電子束，藍色的火花像火焰般飄落。

突然拖拉機電子束消失。

正感奇怪，瞬間從鮑斯號船艙燒起熊熊的火花。

「緊急事態發生，緊急事態發生！」擴音器響起令人懼怕的警報。

「第六區被破壞了！」

「拖拉機電子束發生機二部都毀了！」

接二連三傳來受害的報告。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羅特布舒咆哮着。

「我方發射的爆彈，在防禦網內側爆炸，原因不明。」亞特林頓回答着。

「好的！到受害地方調查，克利普蘭特你也同去。」羅特布舒與克利普蘭特穿上宇宙服，從緊急用的空氣巖石室進入第六區。

「這很慘。」羅特布舒皺起眉頭。

外壁與內壁都被爆風刮跑，一切裝置東倒西歪，彎彎曲曲，任何東西都變了形。

「無法下手。」

「查查拖拉機電子束發生機吧！」

發生機放置的房間，被破壞得零亂不堪，籠罩着潤滑油燒焦的臭味，發生機的主要裝置

即將熔化。
發生機的橫木一燒，鐵能量出不了口，淤積、最後爆炸。
「嗯！這裡不應該配上自動閉鎖裝置，克利普發生機將可修理吧！」
「不過，船體的洞不能在此修理，必須帶回修理工廠。」
「不能修理的話，光速飛行就無效了。」
「這附近沒有行星嗎？若有船可登陸的足夠地方就行了。」
「嗯！或許有。回到管制室再找行星吧！」
二人回到管制室馬上着手尋找行星。
非常幸運地，很快發現到有三大行星的太陽。不過最靠近的行星也有五天的距離。
「要是修好發生機，將何去何從，內比亞船暫時不理吧！克利普。」
五天後，鮑斯號的受傷船體，順利地着陸在陌生行星的地表。
這行星比地球大，重力也稍大，氣溫低，長滿着珍奇古怪的植物，大氣含有氧，有種說不出的討厭味道。
船雖然修理好了，但支架都沒有了。

三天後，船修理完畢。
「好不容易恢復原狀。」羅特布舒高興地說。
「在這行星四週試飛吧！」鮑斯號響起震憾的噴射音，開始前進。
飛行半週，確認修理成功後，羅特布舒改換光速飛行，飛進宇宙。
當時計器撥號盤亮起紅燈，警報鈴聲不停地響。
「喂！甚麼事？」羅特布舒發射超電子束，叫起驚人的聲音。
「這眞令人訝異，羅傑到這裡來了，好像改造人造行星。全體人員準備。」

大爆發

羅傑還活着。
內比亞船破壞了人造行星的瞬間，他跟數位科學家逃出。
從內比亞的紅色不明物好不容易逃出，飛進廣泛的宇宙，羅傑走進招呼科學家們。
「我們現在向新太陽飛行，那裡防衞軍的探知電子束到達不了。抵達五天後，開始分析紅色不明物體。」

羅傑繞行行星一週，尋找必要資源。

離太陽遠，光減弱，怪物般的植物，覆蓋着地表，相互疊着。植物間，許多小生物動來動去，任何一隻都由滑溜溜的黏液質黃色皮膚覆着，像蛇般蜿蜒爬行，也像蝙蝠般飛來飛去。

「生長着有智慧的生物。」羅傑嘟噥着。

使用探知電子束一找，發現到都市。

圓錐形的建築物整齊地滿滿地聳立着，周圍有城壁。

巨大的變形蟲像想要說話的生物一般，在建築物中或周圍蠕動着。

羅傑使用拖拉機電子束將生物拉到船上。

像是眼睛或耳朵的器官，用不着看，伸縮着身體，表示敵意。

「確有智慧。不過這種生物沒有用處，與其征服這些東西訓練，不如讓我們機器人製造機械來得快。」

羅傑將生物丟棄於船外，發射電子束殺了它們。

之後發現了登陸地點，着陸，殺了周圍所有生物後，降落機械人。

機械人立刻着手作業，作業進行得非常順利。

不過進到那裡發生了令人想像不到的麻煩事。

像變形蟲般的生物，不知不覺間聚集一處，開始突襲機器人。

他們一接觸機器人，不知何故火花散了，機器人動彈不得。

羅傑發射攻擊電子束，儘量濫殺，變形蟲從地面不斷湧出，攻擊羅傑的機器人。

「究竟如何是好呢？」科學家厭煩地說着。

「拉起一部份機器人到船內，使其在防禦網中活動。」羅傑命令着。

像變形蟲的生物，身體碰到防禦網，被彈回來。

不過變形蟲總是毫不厭煩地，重覆幹着那無用的身體碰撞的事。

因沒有影響到機器人的工作，所以可不加理睬。

作業繼續進行。

在宇宙船附近建設熔礦爐或機械工場，機器人精細的手指製出精密的機械。

羅傑在此其間，集中於精神能量，到目前爲止，一直妨害他行爲的不明正體究竟是甚麼呢？羅傑一直尋找着。

最後他發現了。
他向着它發射强烈的精神能量，但沒有效果。
相反的從對方送來精神能量，愛德爾的迦連被打得退縮了。
迦連叫着眼睛看不見的敵人，
「你是甚麼東西，我的精神能量殺死不了你的，究竟是何物？」
「因爲你看到我，就無隱藏的必要，我要好好地想。」
迦連的心，追溯遠古。
百年……
千年……
十萬年……
一億年……
十億年……
他不斷地聯想愛德爾的祖先記憶，同時發現了除了愛德爾外，還存有支配宇宙的種族。
那種族的名字……

亞里細亞！
愛德爾疏忽之際已距今幾十億年前，堅視愛德爾，尤其妨害愛德爾的種族。
這發現，愛德爾的迦連非常驚訝！
能支配這宇宙，認爲只有自己一種族的愛德爾人……
他立即回到愛德爾，應該將這發現告訴愛德爾王嗎？迦連思索着。
這件重大的事實，愛德爾人已經忘記了幾十億年，現在著慌已來不及了。
完成這人造行星不是很重要嗎？迦連思索着。
鮑斯號緊急登陸這行星也正是這時刻。
迦連的羅傑，立即探知了鮑斯號。
他呼叫聚集科學家們。
「那隻船，屬於那一個太陽系呢？」
「那是銀河系防衞軍的船，到目前爲止，所見過的最大型船，攻擊嗎？」
「不！逮捕，捉來補足材料。」他閃爍出像鑽石般堅決的眼睛。
「佈置，那種東西將能輕而易舉加以捕捉。」



羅傑無情地說着。

那時擴音器響起。

「我是銀河系防衞軍鮑斯號，要是想投降的話，立刻棄船出來，我保護你們安全，否則，立卽攻擊—。」

擴音器不斷地警告。

不過羅傑的表情一直不變，呼叫着船內。

「想離開這船的，立卽下船，但不能再度歸船，一分鐘後開始攻擊。」任何人都沒下船。

沒有一位想到防衞軍會勝的。

「任何人都不下船，好的，你們判斷正確。」羅傑沈着地說着。

一分鐘後，羅傑拉起槓桿。

紅色不明物體開始襲擊鮑斯號，那是內比亞的紅色不明物體。

羅傑與內比亞船作戰之際，分析紅色不明物體加以記錄，而且安裝相同的紅色不明物體的裝置。

羅傑充滿信心，只要這樣就能在轉瞬間幹掉防衛軍的船。

眞的嗎？對方是超宇宙船，羅傑一點兒也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防衛軍已經製造防禦內比亞紅色不明物體的網。

「喂，爲甚麼呢？已被紅色不明物體包圍，還是無動於衷，眞奇怪！」羅傑歪着頭沈思之際，鮑斯號猛烈反擊。

鮑斯號對羅傑的船發射鐵能量電子束，但是無法穿過羅傑鐵能量的防禦網。

「好的，紅色不明物體不行，改用這個。」羅傑發射更强烈的電子束，這也不能貫穿鮑斯號的防禦網。

「嗯！暫且後退！」羅傑命令後退。

不過鮑斯號的拖拉機電子束，緊緊地捉住羅傑的船不放。

鮑斯號方面，克利普蘭特和羅特布舒商量着。

「那是哥斯基千所報告的周期式網，想要突破它非用穿孔器電子束不可，必須全部開動十號放射機和十號動力機。那樣好嗎？夫雷特。」

「當然好，克利普去吧！」克利普發射自己設計的穿孔器電子束。

無情的能量碰撞羅傑的防禦網，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同時迸出令人眼花撩亂的火花。

穿孔器電子束在看不見的壁上挖了個小洞，穿孔器的尖端在壁上連續使勁地鑽。

「哇！成功了。」羅特布舒高興地跳起來。

穿孔器電子束更穿進羅傑的船體，在金屬壁上挖了洞。

「你看，在那洞裡扔進爆彈。」克利普叫着。

庫巴、史賓塞、達頓和亞特林頓，途中發射爆彈。

羅傑開始呈現狼狽的臉色。

「切斷拖拉機電子機，切斷拖拉機電子束！」羅傑叱叫着。

不過鮑斯號的拖拉機電子束，捉住羅傑的船不放。

「眞想不到會敗在防衛軍之下。」羅傑發着牢騷。

而且破壞的時刻也來臨了，投進幾百發浸蝕性瓦斯彈和原子鐵爆彈，掀起了大爆炸。

自誇天下無敵的羅傑船，最後轟隆轟隆熔化，落在行星表面上。

羅特布舒以後在航行日記上這樣記着：

「因爲他們頑强抵抗，才使用浸蝕性瓦斯彈，因此船體完全溶解。羅傑與十一名科學家

確實死亡，在這種狀況下，如何頑強的生物也無法保全性命。」

「繼續追蹤內比亞船吧！」克利普蘭特說着。

鮑斯號追隨內比亞船之後，飛進宇宙。

一面飛行，一面使用高感度的超電波探知機，繼續尋找，遠達數光年的宇宙。

同時二名通信員，全神貫注，不斷地聽到極其微小的信號。正是那時，在內比亞的行星上，哥斯基干向宇宙發出求救的信號。不過那太遠了，鮑斯號的探知機也無法到達。

被叫做羅傑的肉體，死了確屬事實。

羅傑肉體被分解爲原子飛向宇宙。

不過操縱羅傑身體的愛德爾的迦連，絕無死亡。

愛德爾的迦連，在身體破壞瞬間，回到愛德爾。

迦連立刻接觸愛德爾王。同時向愛德爾王報告發現亞里細亞種族的經過原委。

「大王，亞里細亞種族是不容輕視的敵人。」

「不過從你的話加以推測，像是沒有能力的種族。幾十億年間不是不敢跟我們接觸嗎？」

「大王，那麼我們今後對地球要如何進行才好呢？」

「好好想一想地球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亦即要摧毀愛、誠實、名譽和禮節。」

「噢，愛、誠實。那將是多麼愚蠢的事，像這些東西從地球人摧毀，將會惡貫滿盈，何不使用暗殺、麻藥或戰爭的手段。」

「是的，還要留下我們愛德爾活躍的餘地。手下的人漸漸地送到地球，同時製造打敗亞里細亞的強有力兵器。」

「哈哈！遵命。」

另一方面，亞里細亞綿達召集地球的監視者。

「終於被愛德爾注意到了。」年輕人袁菲律斯達高興地說。

對愛德爾公開挑戰的殊死戰漸漸來臨，將是令人喜悅的事。

不過綿達如此說着：

「你們的工作到目前爲止未曾改變，監視愛德爾所作所爲，地球人一旦遭遇危機，給予暗中幫助。」

袁非律斯達不滿地說。

「我不明白為甚麼不給予更積極的援助呢？在愛德爾作惡萌芽時摘掉，不是可以避免一場無意義的戰爭嗎？」

綿達回答其質詢：

「年輕人，你說得確實簡單。不過那是最好的方法嗎？我認為不是，那就是我的答案。」

「為甚麼？我不明白。」

「所謂文明，須經剷除障礙，渡過難關，才有進步。誠然，藉我們一臂之力，與愛德爾一戰，也許更為簡單，不過對地球人來說有何意義？地球人在文明中只不過像是嬰兒受保護一般，如此決不會進步，自己將不會得到文明進步之力。如此真正的文明是不開花的。」

「誠然，我清楚了。」

年輕人袁非律斯達明白了綿達用心的良苦，對他更加尊敬。

他再度回到地球，執行監視地球的任務。

V_2 瓦斯戰

哥斯基干不在最後絕望關頭，決不放棄脫逃的希望。

布拉特雷與克里歐被送到別的都市，鎖在透明箱子裡。每天人山人海的參觀者蜂擁而至，搶看這珍奇生物。由於參觀者過多，最後必須管理員出來維持秩序。

科學家們寶貝似的照顧這三人，因而沒有生命危險。三餐也不愁吃。三人不准說話，孤單寂寞時，允許使用超電波通話器通話。

哥斯基干把握這機會，制定某計劃，立即付諸實行。

首先拒絕用餐。

每天不吃東西靜坐在房間角落。

科學家看了哥斯基干這樣子，說：

「必須吃東西，不能減輕體重。」

不過哥斯基干仍然堅拒不吃。身體衰弱得很厲害。

內比亞人傷透了腦筋。

「如何才好呢？這寶貴的標本將會死的。」

「甚麼東西都給他們吃吧！沒有更好方法嗎？」

科學家們每天集合在一起商議，但想不出有何妙策。（機會來了！）

哥斯基干在心中拍手叫好，採取必要的措施。

他在那兒提出某種要求。

「關在房裡，甚麼也不做，極其無聊。希望給我們做點甚麼，那樣的話，吃飯才吃得心情愉快。」

內比亞人捻着頭左思右想。

「給你們做些甚麼事，像你們智慧所能做的事，眞的沒有適合的工作。」

「我在地球時有過研究，讓我繼續研究吧！如此我就吃東西。」

「嗯！那麼造個研究室吧！換句話說能吃東西了。」

內比亞人爲了讓哥斯基干吃東西，最後答應哥斯基干的要求。

在哥斯基干的房裡，很快造成化學實驗研究室，搬進哥斯基干所要求的器具和藥品。



哥斯基干每天在那裡重覆做化學實驗。

內比亞人因哥斯基干能吃東西，顯得興奮異常。有時來看哥斯基干的實驗，簡直看小孩子遊玩。

數天後，哥斯基干呼叫克里歐和布拉特雷。

「請二人細聽，有個令人愛聽的消息。」

「啊！康威，有令人愛聽的消息，是眞的嗎？」

克里歐可以聽到令人驚異的聲音。

「已聽膩了！每天像動物園的熊一般，被人觀賞，令人愛聽的話是甚麼？」布拉特雷也大聲響起。

「絕食罷工？」

「事實上，須做絕食罷工。」

「是的。如此，逼使他們造研究室。」

「研究室？」

「是的，這裡的─。」布拉特雷打斷了哥斯基干說話。

「稍等，也許被竊聽。」

「沒有問題的，要是被竊聽，這裡會知道的。」

「那樣就好。」

「用這裡的海水製造V_2瓦斯，作得相當多，裝滿在瓶子裡。」

「這，我還是不太明白。」

「他們不知道我做甚麼，起初，拼命觀察我所製造的。因此，我要用一天時間分離氧與氮，他們就會輕視我，之後我做甚麼就不來看了，那時我開始製造V_2瓦斯。」

「不過準備如何做V_2瓦斯呢？」

「有計劃的，就此立即付諸實行。」

「嗯？」

「我的負責人已經帶來午餐，讓他嘗嘗V_2瓦斯，然後逃出。」

「那時準備如何逃呢？」

「新型的原子鐵船停在這建築物附近，準備幹掉那傢伙逃走。這條船已經完成最後的試驗，是未曾看過的漂亮船隻。」

「那麼，康威，幫助我也白費了，這裡有成千成萬的內比亞人，要是你能逃出就一人逃吧！」

「你說甚麼？克里歐，要是不能帶妳同行，死了反而較好。雖然有成千成萬的內比亞人，嚐了V_2瓦斯就會死光的。」

「那麼，你要是染上V_2瓦斯——。」

「不用担心，已製好瓦斯面具。我可以通過瓦斯地帶。你們不必要瓦斯面具。因為V_2瓦斯易溶於水，只要摺疊三層、四層濕布遮住鼻子就可以。啊！那負責的傢伙來了，等着瞧吧！」

「注意，康威。」

「小心，哥斯基干。」克里歐與布拉特雷禱告般叫着。

用飯負責人踏進房間之際，哥斯基干將一個V_2瓦斯活門摔在地板上。

令人恐懼的V_2瓦斯立刻充滿房間。

用飯負責人身體僵硬，抽動痙攣，突然倒在地板上，動彈不得。

哥斯基干取得用飯負責人所携帶的鑰匙筒，丟向牆壁牆壁一處突然裂開成一個洞，從洞

裡可以投出幾個V_2瓦斯活門。

溶解性強的液化瓦斯，不論在空中或水中都會漸漸地擴散。

幾百位、幾千位內比亞人叭噠叭噠地倒下，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就死了。

哥斯基干看到已沒有動的人影，就戴上面具，背上裝滿V_2瓦斯的大罐—連口袋也裝滿小活門。

從房門進入水中，游進最近的斜道，然後施放活門V_2瓦斯已經擴散出，通路堆滿了內比亞人屍體。

他跨越過屍體前進。

他向着市內空氣調整工廠前進。

潛進工廠，放下背中的瓶罐，將V_2瓦斯放進輸導全市空氣中。

V_2瓦斯靜悄悄地擴散到全市。

全市的人們正為市中突然停止動靜而感到不可思議時，V_2瓦斯到達瞬間，就停止了不可思議的懷疑—永久、永久。

哥斯基干穿過萬籟寂靜的大廳，到自已宇宙服放置的場所換穿宇宙服，然後到準備搶奪

逃走用的新型宇宙船的船塢。

那裡遇到第一難關。

船密閉着，V_2瓦斯進不了。船員絕對還活着。他們當然帶有武器，一旦被發現那就完了。

他等候在船舷口附近，一直等不到內比亞人影。

他看不到任何人，哥斯基干將鑰匙筒向着舷口門開了。

門打開瞬間，投進裝滿在口袋裡的活門，玻璃活門打得粉碎，可怕的V_2瓦斯，響起咻的微音，擴散出去。

哥斯基干看到這千載難逢時機，進入船中，當然船員全部魂歸西天。

屍體全被丢在船外。

進入管制室，立卽發動船，打開通話器開關。

「克里歐！布拉特雷逃離成功，立刻前去救助你們。」

「康威，平安無事吧！很好。」聽得到克里歐高興的叫聲。

「克里歐，首先是妳，不過距此尚遠，間諜電子束看不到妳所處地方，一旦使用船的電

子束，應該可以查出。因此妳繼續保持跟我通話，我聽聲音前進。」

「是的，是的，跟你說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那兒有否發生任何騷動？」

「嗯！所見之處毫無變化，發生了甚麼事？」

「內比亞人殺得精光，一個也不存，他們爲了怕我逃走，故意將妳們安置在別地方，他們算是很聰明的，如此一旦有事，他們將會立刻發覺。嘿！我就到妳們那兒去。」

「準備如何呢？」

「就像我這裡所幹一般處理掉他們，空氣或水中撒滿V_2瓦斯—。」

「啊，康威—。」哥斯基干聽到克里歐尖叫聲。

「怎麼了？」

「注意些—大家從水中浮出進入建築物中。」

「啊！看見喲。現在在妳建築物的上方。建築物四週有十二隻船包圍着。通路有看守人員，失敗的他們帶上面具！」

「那麼！他們注意到了。」

「嗯！多麼聰明。在此施放瓦斯也無效了。」

「趕快！康威，他們來了。」克里歐的聲音變爲驚懼。

「克里歐！現在我就去。」

哥斯基干船着水，從船甲板昇降口出來將鑰匙筒向着克里歐建築物入口，但入口不開。

「完了。這裡鑰匙筒好像不一樣。」哥斯基干咬牙切齒。

「快！康威，快！進來。」

「好的。除了破壞建築物外無計可施了。潛伏對面角落。」

看到克里歐伏在地板後，康威用强而有力的電子束刮走建築物屋頂，然後康威的船靜止在裂開的建築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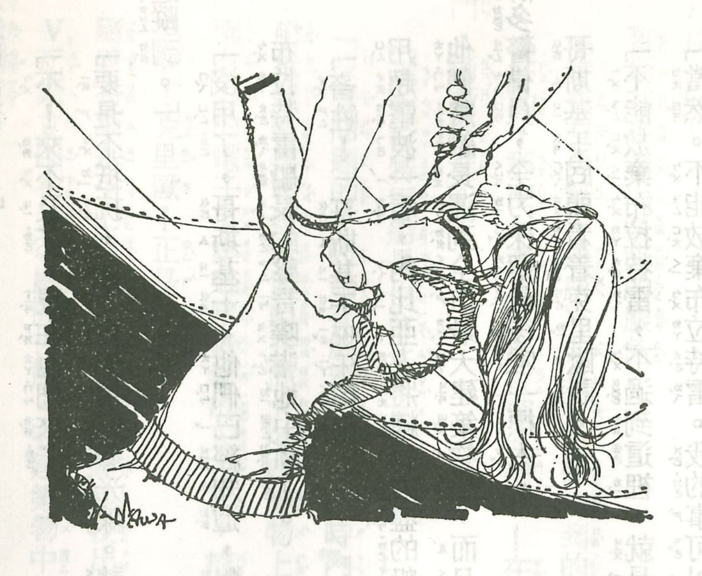
哥斯基干從船甲板降昇口探出身體來呼叫克里歐。

「克里歐！克里歐！這裡，快！」

不過克里歐沒有回應，哥斯基干的心瞬間收縮起來。（是那剛才的爆風毀了吧？）

房間角落反過的桌子微動着：

「克里歐！在那兒？在那兒呢？」



「啊！康威，我在這裡。」

從桌子背面，克里歐徐徐站起來，受到强烈的衝擊，好像六神無主一般。

「快來這裡。」

克里歐來到船的甲板昇降口下，同時張開雙手攀登在身旁的桌子上。

哥斯基干緊緊握住她的手，拉到船上。

關上甲板昇降口立即起飛。

「克里歐，在那兒有妳宇宙服，穿上吧！檢查魯斯頓槍，也許用得着。」

然後呼叫布拉特雷。

「布拉特雷船長，我就去了。」

「啊！哥斯基干，克里歐怎麼了？」

「平安救出。這次輪到你了。請準備瀑布

，立即出發—。」

「不！來不及了。現在他們來了。」

「要是不抵抗，就不會使用麻痺光線。請保持跟我通話，如此你被帶到何處去，總可以追蹤到。」

「沒用了，哥斯基干。他們已經知道，對我使用麻痺—。」

布拉特雷船長的聲音噗嚇地中斷了。

「畜牲！」哥斯基干咬牙切齒。

用超電波一看，內比亞人將精疲力盡的船長載在小船上運走了。

他們將船長運到全市最大建築物去，而且讓船長睡在中央大客廳的長椅上，四週已圍了許多警備員，全力保留最後唯一標本。

哥斯基干回頭看着克里歐說。

「不能放棄布拉特雷，不過到這裡，就是你較有危險—。」克里歐勉勵地說。

「當然。不能放棄布拉特雷。我的事可以不用担心，要是有你在，任何事都會心平氣和。」

「謝謝！克里歐。假使他們殺了船長，那時就逃吧—不過只要他一息尚存，就沒有脫逃的理由。」

哥斯基干露出堅決的臉色。

「你眞有勇氣，康威。要是有我做得到的事，就讓我做吧！」

「好的，那麼，讓V_2瓦斯攻擊他們吧！在那寬敞大廳的天花板挖個洞，從洞裡投進瓦斯活門，漸漸投進。」

「那布拉特雷船長也會死在瓦斯之下。」

「沒有問題的，因爲有解毒劑。一小時內緊急治療，就會蘇醒過來，去吧！」

船抵達監禁布拉特雷船長高大的建築物上。

强有力的電子束穿過建築物的天花板，挖了個大洞。

「啊！克里歐！正是時候！」

隨着哥斯基干的叫聲，克里歐不斷地投出拿在手裡的活門。

V_2瓦斯立即在大客廳間擴散，在建築物中的內比亞人，連出聲的空兒也沒有，迅速地叭噠叭噠倒下。

哥斯基干再度發射電子束，刮跑半部建築物牆壁，任何東西橫倒在地板上，船停止了。

而且從船裡發射魯斯頓槍。

「那些看守員大概戴有瓦斯面具，我再發射魯斯頓槍攻擊，此其間將船長拉出。」

「O—K—。」

哥斯基干發出閃閃發光的魯斯頓槍，約有十位看守的內比亞人，對魯斯頓槍無力抵抗，連應戰的空兒也沒有就被刮跑了。

克里歐走近船長處，抱起笨重的身體從長椅上放下，拉起一隻腳。

哥斯基干跑來幫忙之際，已經拉到船旁。

「了不得！克里歐蒙妳幫忙而獲大成功。」

哥斯基干抱起布拉特雷笨重的身體，搬到船裡。

那時，內比亞船已經陸續聚集在建築物四週，他們發射電子束破壞建築物殘存的部份，將哥斯基干船關在裡面。

哥斯基干好不容易打通通路，不過船一起飛內比亞船像風暴般發射電子束攻擊。

然而康威選出這隻逃離用的船，理由在此。

這隻船是行星內比亞中最優秀的船，安置了各種裝備，受得了各種攻擊。

他獨自關在裡面之際，有關這隻船管制裝置或裝備完全檢查一番。因此非常明瞭這隻船的性能。

包圍船隻的防禦網，受得了內比亞船的集中攻擊。

「好的，這次輪到我了！」哥斯基干投射攻擊電子束，那威力真令人瞠目以視。圍護內比亞船的防禦網，閃爍赤紫色閃光，瞬間，敵船消失得無影無蹤。

「好得很！」克里歐歡天喜地叫着。

「尚未完全發揮威力。」哥斯基干也看得出神。

內比亞船陸續不斷，接二連三來攻擊也都走入同樣命運。如此哥斯基干等人搭乘的船，飛入廣泛無際的宇宙。

「做得好！康威，你真了不得！」

「別高興得太早，還有難應付的事。」

「難應付的事？」

「內拉特的船，必定追趕來。無論如何，他們總想捕捉我們作他們貴重標本，」必定追趕

來。何況我用V_2瓦斯攻擊他們落花流水又搶奪他們寶貴的船隻，不追來才怪呢？」

哥斯基干沈默不言，集中精神操縱船，盡可能跟追趕者保持相當距離。

不久，船掙脫行星內比亞的引力，自由地飛翔宇宙空間，開始向太陽目標一路邁進。

哥斯基干離開管制裝置，脫下宇宙服，而且窺伺着布拉特雷船長的臉。

「簡直像死人一般，康威，眞的能起死回生嗎？」克里歐担心地窺伺着。

「沒有問題的，未超過時間吧！注射三支就會醒來。」

哥斯基干從宇宙服口袋，拿出小盒子，放入解毒劑玻璃瓶及四支注射器。

他專心地在布拉特雷船長臂兒注射。

「嘿！這樣過了五、六個鐘頭，瓦斯的作用消失，眼睛一開就會恢復精神。能夠做的事全做了，以後全看他了。」

「能從那行星逃出，如夢一般，你實在了不起，從不氣餒，也絕不後退。假使回到地球—。」

「不必假使了，必定能回去的，我必會帶妳回地球。」

「眞的，那樣想嗎？」

「啊！防衞軍的超宇宙船必會來幫助我們，羅特布舒和克利普蘭特必來救我們。」

「那超宇宙船，已經完成了嗎？」

「我想該已完成，我已經送給薩姆斯足夠資料。」

「那萬一不來救我們，要是被內拉特逮住—。」

「那時，內拉特絕不會傷害我們，我們沒有生命的危險。那時也許我們會喜歡那魚怪物。」

「我非常不喜歡。好像蛇般的鬼怪物，還有那味道—。」

「血腥氣味嗎？」哥斯基干哈哈大笑。

「啊！哥斯基干不要笑吧！」克里歐憤怒般瞪着哥斯基干。

「對不起，克里歐。那味道是個小事情。地球人中，也有喜歡像藍紫色花般好味道的毛病，內拉特是不可信的傢伙。」

「內拉特不能信用哇！尤其逮住我們時，把我們關在那種籠子裡—。」

「那當然，站在內拉特立場就是妳也會如此，還有妳想想看吧！我們對內拉特做了那種殘酷的事，那是萬不得已的，所以沒有相互責備的理由。」

「不論如何，我不喜歡—。」克里歐頑固的說。

「啊！好的，不過，妳。」哥斯基干望着克里歐漂亮的臉孔，「簡直像來到火星野餐似的。露出掃興的臉，何時吃過東西呢？」

「呀！記不清楚，好像昨天早晨。」

「同樣沒吃吧！不吃東西不行的，妳那兒有可吃的東西嗎？找找看吧！」

儲藏庫裝滿魚肉，他把魚肉調理到克里歐敢吃的程度。

克里歐肚子確實餓極了，甚麼也不說，全部吃完了。

「好吃噢，康威。」克里歐滿足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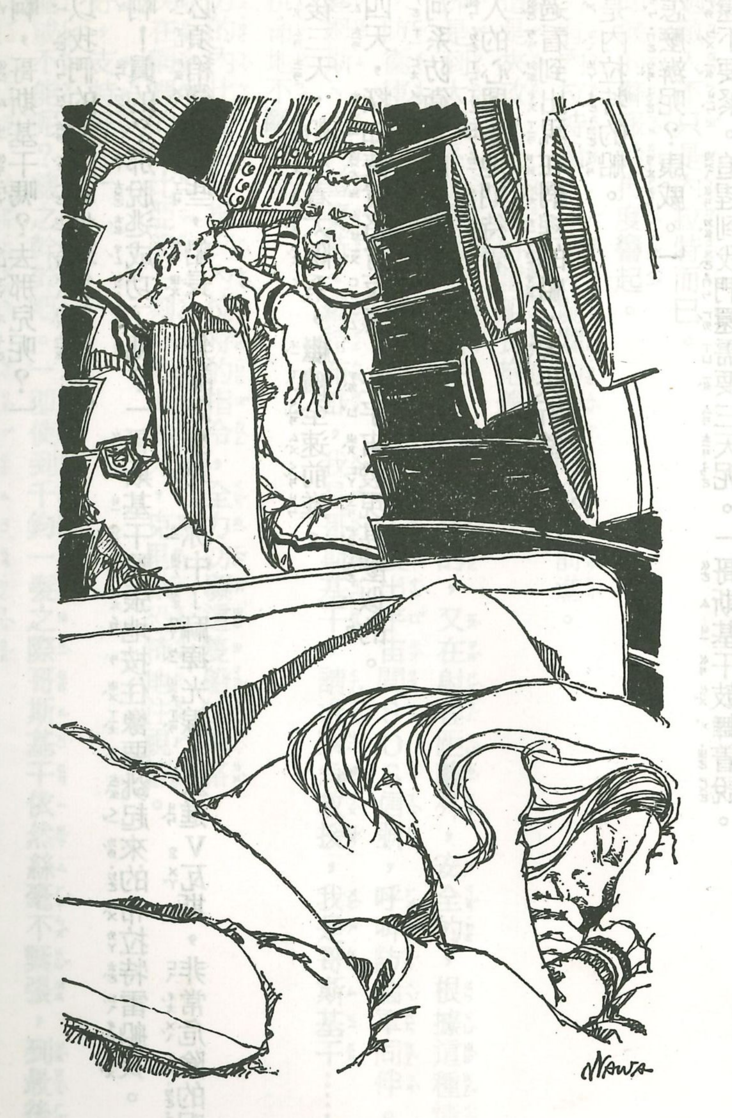
「那麼睡吧！睡一覺，就會完全恢復疲勞。」

克里歐依照哥斯基干的話，橫臥在長椅子，很快睡着了。（跟康威在一起，甚麼也不怕。）無憂無慮的睡相好像如此說似的。

「慢慢休息，克里歐。」哥斯基干溫和地耳語着，回到布拉特雷船長處。

約過了一小時，布拉特雷船長睜開了大眼睛。

「這是甚麼地方？」布拉特雷船長瞪着大眼睛，慌慌張張環視四週。



「在宇宙船中。」

「啊，哥斯基干嗎？去那兒呢？」

「以我們的太陽和地球爲目標！」

「啊！眞的？那脫逃成功了嗎？」哥斯基干緊張地按住像要跳起來的布拉特雷船長。

「必須稍微鎭靜些，船長，無論怎麼說，你中了麻痺光線，吸進V瓦斯，非常危險的呢。」

此後三天，船向着太陽系，繼續全速前進。

第四天，探知裝置略有反應，在宇宙發現甚麼似的。

銀河系防衛軍的船嗎？

三人的心興奮地期待着。

不過看到出現在網裡的船，大失所望。

那是內拉特的船。

「怎麼辦呢？康威。」

「還不要緊。追趕到我們還需要三天呢。」哥斯基干鼓舞着說。

不過敵人不只是內拉特而已。

探知機的警報鈴再度響起。

前方有內拉特船，以令人驚懼的速度向我們前進。

「這是夾攻。」布拉特雷船長抱着頭說。

「那是到太陽系搶奪鐵塊的船隻，裝得滿滿的，又在射程距離外，安全的，根據這種情況判斷，防衛軍的船也許追趕過來！」哥斯基干發出宇宙間SOS信號，呼叫防衛軍同伴。

「薩姆斯、克利普蘭特、羅特布舒，我是哥斯基干，請求緊急救援，我是哥斯基干……。」

他拚命地不斷叫着。

前方的內比亞船，接到內拉特的指令，全力妨礙這隻船的進路。

出現在網裡的內比亞船一刻一刻地增大，克里歐恐怖地注視着。

「好，支持好。」

「能或不能呢？總之幹幹吧。」即使到千鈞一髮之際哥斯基干依然絲毫不緊張，到最後關頭也必須盡最大、最善的努力，那就是哥斯基干的信條。

他沈着地繼續發出求救信號。

宇宙大同

「喂！夫雷特！停止噴射，聽到甚麼嗎？」克利普蘭特叫着。

他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緊抱着探知機。

羅特布舒立卽切斷動力，夾有咯吱咯吱雜音，聽到微微的聲響。

「薩姆斯、克利普蘭特、羅特布舒，我是哥斯基干——。」

「喂！哥斯基干，終於找到了！」羅特布舒高興地跳起來。

「薩姆斯、克利普蘭特、羅特布舒，我是哥斯基干。搶奪內比亞船，向太陽系逃走中。船員有瑪絲典小姐，海貝利昂號布拉特雷船長。位置赤緯六度，赤緯十四度，距離不明，推定距離約數光年。內比亞船一隻由後方接近，前方也有一隻前進中。請求緊急救援。薩姆斯、羅特布舒、克利普蘭特，我是哥斯基干……。」

羅特布舒、克利普蘭特雖然聽不清楚。立卽追蹤SOS信號，超宇宙船鮑斯號以最大速度前進。

那是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快速度。

「現在，多快的速度？知道嗎？」羅特布舒問着。

「十的二十七次方。」克利普蘭特回答着。

「嗯！太快了。」羅特布舒嘆了一聲。

「船體的溫度漸漸上昇，必要用冷却裝置。尤其時機已來臨，哥斯基干的船會出現在網上。」

「追到他該如何呢？」

「跟他的船飛行，然後移到我方，要是來不及——那時——。」

「喂！看到了！」羅特布舒突然叫着。

網上出現哥斯基干搭乘的船。

從擴音器聽到哥斯基干的聲音。

「啊！夫雷特、克利普，等一下喲，現在在那兒？」

「不知道。」克利普蘭特回應着。

「你也不知道在那兒。因爲沒有資料，無從計算。內比亞船離後面多遠追來？」

「二小時內就會接近。你們的船未進入我的探知機。或許來不及了。」

「要是還有二個小時那時間就夠了。」克利普蘭特高興地叫着。

「只有二個小時了，來不及。」哥斯基干回應着。

「只要有二個小時，我們便從銀河系宇宙起飛了。」

「眞的嗎？那種事—。」哥斯基干的聲音突然中斷了。

「喂！怎麼樣？康威，繼續通信呀。」羅特布舒叫着。但沒有反應。

羅特布舒立即切斷鮑斯號動力，靜止在宇宙空間，不過通信斷了。

克利普蘭特立即想到是否發生了甚麼事？

「這船速度太快了，一下子錯過了康威的船，大概已離了幾百萬哩遠。所以通信電子束到達不了。

「眞的，是嗎？」克利普蘭特用計算機算出驚人的數字。

「好的。十七秒間全速後退。如此概能再接近康威的船。」

鮑斯號十七秒間以驚人的速度後退。切斷船動力同時，網上又出現哥斯基干的船。

「了不得，克利普，如你所計算的。」羅特布舒說着。

「不過，如何才能與他的船飛行。以光速接近他，刹那間就超過百萬公里遠，而以平常

速度却趕不上。」

「使用拖拉機電子束捕捉如何？」

「那是好辦法。」克利普蘭特迅速地呼叫哥斯基干。

「我們能以慢速度捉住你的船，即使有事也請別切斷。」

「O—K—。」

羅特布舒以最少量的電子束能量裝進開關。

距離數十萬哩的二隻船隻，靠着拖拉機電子束，以驚人的速度接近。

看着網的克利普蘭特，發現內比亞船也以驚人的速度擴大，不知覺間抓住桌子一脚。

連預測這事的羅特布舒也不禁地長嘆一聲。

甚麼也不知道的哥斯基干等人萬沒想到却比任何人更爲驚訝。

克里歐發出悲叫聲。

布拉特雷船長誓死拼命，身體更加強硬。哥斯基干雖然知道決不能切斷拖拉機電子束，

但不知覺間，切斷了開關。

不過他手指按下開關前，鮑斯號飛奔過來。

差點兒休克。

克里歐發出恐怖的哭聲。

布拉特雷和哥斯基干冒了一身冷汗。

「啊！地球人都好吧！不過遇見這麼恐怖的事，倒是第一遭。」哥斯基干舒暢說着。

「啊！康威，活了。」

「這麼說那是超宇宙船嗎？」

「是的，完成了你從內比亞送來資料的任務。我們經驗剛才的事也是頭一次，令人胆戰心寒。」

「是嗎？最後超宇宙船完成了，不愧是防衛軍。」

「超快移到我方來，帶有東西—。」

哥斯基干笑着。

「移到具有各式各樣東西的船去，所帶的東西都不用拿了。」

「眞的，只把身體帶過來吧！」

「這船上有我想要的東西嗎？克利普。」

「也許有，不過沒有查的空兒，給我操縱中間的管制裝置，能計算位置吧。」

「是的，明白了。」

不久，哥斯基干率領克里歐和布拉特雷一個一個踏進鮑斯號的空氣巖石室裡。

一切斷拖拉機電子束，內比亞船簡直像電光般飛去。

哥斯基干剛要介紹就被布拉特雷船長打斷。

「以後介紹吧！目前內比亞船迅速來到這兒。」

「然而，有攻擊內比亞船的武器嗎？若是沒有，趕快逃吧！我們速度比他們快，應該可以逃掉的。」哥斯基干一說，克利普蘭特哈哈大笑。

「我們一直追蹤那船，你看那船想逃掉呢？」

鮑斯號的網上出現着一隻內比亞船。

確實是內比亞船想要逃掉。它已無跟超宇宙船作戰的能力，拼命想拉開距離。

克利普蘭特，發射不强的拖拉機電子束，逮住內比亞。內比亞船用能量刀想切斷電子束，但總切不斷。在這之前的戰鬥，克利普蘭特成功地發射更强的拖拉機電子束。

宇宙電子束咬住了內比亞船的防禦網，能量穿孔器在網上閃光地方挖了洞，從那洞裡射



進亞特林頓爆彈，這樣內比亞就完了。」

內比亞船隨着白色閃光爆炸，四週蒸氣雲湧，雲消失時，內比亞船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就這樣被消滅了。」羅特布舒高興地說着。

哥斯基干、克里歐和布拉特雷注視着那令人心驚胆寒的戰爭。

「了不得，確實了不得。」哥斯基干點頭不已地說着。

「下次是內拉特的船。」羅特布舒看着網上的內拉特船。

意外地內拉特船轉變行程，回到行星內比亞。

他完全看到現在的戰爭，也可看到現在與鮑斯號一戰必敗的慘況，於是放棄繼續追蹤哥斯基干船的念頭。

一看到同伴的船爆炸，立即全速返回內比亞。

不過，他並非完全放棄與鮑斯號決一死戰的念頭，是想回到內比亞與技師研究鮑斯號的兵器。

「不能立即幹掉它嗎？夫雷特。」哥斯基干說着。

「不！還早呢！你想如何，克利普？」

「我也認為還早！如此就沒人嚮導我們到內比亞了。有人嚮導則能簡省尋找的功夫。而且可以徹底幹掉內比亞人，不使他們再度到太陽系騷擾。」

就這樣決定，鮑斯號就像捕鼠的野豬一般，窮追內拉特船。

克利普蘭特等人預想內拉特將會製造新兵器，想戰勝非改良目前的兵器不可。

不久，在網上出現了內比亞行星，然而內拉特船急快減速。

「真怪？為何如此？」羅特布舒歪着頭沈思。

「要是我的推測正確，內拉特大概預先連絡內比亞，做好歡迎我們的準備。那準備目前尚未完了，因此減低速度，緩衝一下時間準備。」

「誠然。不過在網裡能見到三顆行星，要是知道那顆是內比亞，現在立即出發加以破壞，使他來不及準備，內拉特在此就擱不是白費心機嗎？」

「有道理。」

「那麼，從這宇宙首先滅掉內拉特船嗎？」

「小心謹慎，別小看內拉特。」哥斯基干警告着。

「照你所說，在這兒就要慎重行事了。」羅特布舒接受哥斯基干的警告。

鮑斯號使用所有兵器攻擊內拉特船。不過有如哥斯基干的預測，內拉特一一阻住鮑斯號的攻擊。

能量穿孔器也無法貫穿內拉特船的防禦網。

不過內拉特的兵器也無法破壞鮑斯號的防禦網。

「如此直飛內比亞行星。」羅特布舒停止攻擊內拉特船，改變方向轉飛行星內比亞。

鮑斯號數分間衝入內比亞大氣圈，然後照着哥斯基干的指示，向內拉特基地降落。

「稍等一下，那兒有奇妙的東西─。」

哥斯基干話猶未了，白光閃閃般的船向鮑斯號前來，那是內比亞爆彈。不過絲毫破壞不了防禦網。

「奇妙的東西是甚麼？」羅特布舒問着。

「看那個。」哥斯基干眼見遠處聳立着極高的建築物，指着紅色透明的圓屋頂。

「我在這裡時，未見過那東西，是內拉特爭取時間建成的牢房？」

「好像未完成似的，趁現在毀掉它吧。」

有如哥斯基干的預測，內拉特連絡科學家們，製造破壞鮑斯號防禦網的強力電子束發生

機。

哥斯基干等人，幸運地趁其尙未完成之際抵達。

「破壞圓屋頂！」羅特布舒命令着。

「爆彈破壞不了，不使用能量穿孔器不行了。」亞特林頓回答着。

「好的，準備發射能量穿孔器。」克利普蘭特將能量穿孔器裝進開關。

鮑斯號螺旋急速上昇，從數哩高度急降。能量穿孔器發出晃眼的電光，碰撞圓屋頂網。

穿孔器與網掀起一番激戰。

不過鮑斯號能量交換機所携帶的能量，失去了理智，簡直像受傷的野獸，兇猛的撞網。

亞特林頓將特殊爆彈投下網中的裂縫，裝滿原子鐵的巨大爆彈—也許是能破壞整座行星的可懼爆彈。

爆彈扎進大洋底爆炸。

轉瞬間，認爲爆炸的衝擊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他們，只聽到軟弱低低的聲響！在海面緩緩翻騰。

不過，那翻騰永不停止，海面慢慢的昇高，不久分爲二，出現深不可測的海底。海仍然

繼續昇高，不久淹沒了都市所有建築物，加以破壞，流失。

之後海天一色，曾是大洋的地方露出無數破碎的岩床。白熱的瓦斯掀起翻滾的巨浪，連鮑斯號巨體也受到衝擊。

掀起的水已成可懼的大浪，完全吞食了破壞過的都市。同時都市沈默了，永久，永久—。

鮑斯號人們在網上看到這光景，無不訝異吐舌，恐怖非常，連話也說不出來。

起初打破沈默的是克利普蘭特。

「眞可怕，沒想到如此厲害。不過，不可再這樣了。」

「他們在畢芝巴克也做了同樣的事，拉平而已。」

羅特布舒開心地說着：

「那圓屋頂或許還在別地方呢！查查看，要是有，必須破壞。」

哥斯基干說着：

「已經停止了。不必再見到那可怕的事。」

克里歐歇斯底里哭着。



「已經完了，克里歐，必須做的。」

鮑斯號數度繞行尋找圓屋頂，但沒有發現。

像剛才驚人的事，內比亞軍根本無攻擊的時刻。

「眞奇怪，爲何如此呢？」羅特布舒歪着頭想着。

「對方未來攻擊，我方也難以攻擊。」克利普說。

「不過，一旦遇見此事也無計可施，總要解決的。啊—內拉特船。」

內拉特船的確出現而且靜止在離鮑斯號一、二哩地方。

不久聽到內拉特的聲音。

「地球人，想跟你們談判。」

鮑斯號人，面面相覷。

羅特布舒代表答着。

「好的，首先請問你們的意思？」

「你們好好想一下我們，就會明白我們是極爲高等的生物。你們大概發展到跟我們同等程度的生物吧！首先，不能好好商量，那是很遺憾的事。否則，地球人和內比亞人將會因互

爭而喪失許多生命。不過已死不能復生。因爲你們也是有理性的生物，進行這種無益的戰爭，相信你們必會覺悟到那是白費的事，假如你們仍要繼續破壞的話，我們也會到地球，作同樣的破壞，這是非常可怕的事。」

羅特布舒小聲耳語着。

「眞的那樣嗎？」

「不！令人懷疑，也許是騙人的。」克利普說。

「不！他說的話是千眞萬確的。」哥斯基干說。「那是他們的性質，非常有理智，是地球人所欠缺的特質。」

「誠然，那麼，你代表防衞軍跟他談吧。」

哥斯基干呼叫內拉特船長。

「內拉特船長，我代表銀河系防衞軍，告訴你。我了解你的意思，跟我們的意見一致。像剛才的戰鬥，確屬無意義。與其那樣，不如雙方互換物品或文明。我們想獲得你們誠摯的友誼。立卽收下防禦網，請來本船締結友好條約。」

內拉特完全理解哥斯基干的話。

「收下防禦網，立卽到貴船，也希望貴船收下防禦網。」

羅特布舒切斷鮑斯號防禦網動力。

不久內比亞救生艇進到鮑斯號大氣巖石室。

這樣在鮑斯號管制室，屬於二個太陽系的種族，締結了第一次條約。

隔着一張桌子，對坐二種族。

對方內比亞人坐有三位。

圓錐形的頭，像蛇般的脖子，全身覆滿着魚鱗。（多難看的怪物。）

在地球人心中都不約而同那樣自語。

這方坐有地球人。

圓圓的頭，短脖子，滑溜溜的皮膚。（多麼可怕的怪物。）在內比亞人心中也那樣嘀咕著。

不過進行商談間，相互的不快感減弱了。

內比亞人破壞地球的畢芝巴克，鮑斯號也完全破壞了內比亞都市。

內拉特的船，幾乎破壞了銀河系防衞軍的所有艦隊，哥斯基干也破壞了無數內比亞船。

雙方損害各半。

太陽系有許多內比亞人所需要的鐵資源，行星內比亞中也有地球人所必要的豐富資源。

交換了資源、技術、知識等。

銀河系防衛軍與內比亞軍間，締結了永久和平條約。二種族代表相互簽名。

地球人很有禮貌地送走代表內拉特的內比亞使節團。

內比亞人的船離開後，克里歐長嘆了一聲說。

「我無論如何還是不喜歡內比亞人，看見他們，全身像沾滿鳥糞一般。雖然是具有優秀文明的卓越種族，但地球人想要眞正喜歡他們，那需要經過漫長的歲月。」

「確是如此。」哥斯基干說着。那是搭乘鮑斯號人的共同意見。

「尤有美味的土產，薩姆斯將伸着長脖子等候了。」

「啊！回太陽，回我們的地球，全速前進。」

這樣三位透鏡人哥斯基干、羅特布舒和克利普蘭特解救了地球的危機。

不過與愛德爾的戰爭尚未完結。

各位讀者還記得愛德爾的迦連吧！

「在地球上惡貫滿盈，專行惡事，暗殺、痲藥、戰爭、無所不為—。」

與愛德爾的戰爭，將會繼續幾千年。

不過亞里細亞的綿達以及未來的透鏡人，必會解救地球的危機，維護我們銀河系的永久和平。

（全書完）

解說

宇宙形態

SF的作品，經常使用「無邊的宇宙」或「無限的宇宙」。

在你腦中，宇宙究竟是怎樣的形態呢？

宇宙無限呢？或是有限呢？那是不能輕易論定的事。居住在宇宙角落某行星的人類，除了說宇宙是「無邊、無限的東西」外，就別無其他措詞了，我們知道宇宙是無邊無際、廣泛又廣泛的世界。

不過四、五百年前，人類謂宇宙是有限的世界。宇宙中心點是地球，四週有太陽和其他行星繞行，人們自信不疑。

這觀點深入人類的思想，不管科學或生活，都支配人類的一切。

進入宇宙，突有一人發表「不！一切行星的中心是太陽，地球只不過是繞行太陽的行星而已」的論調。

也許你知道，他就是生出在波蘭的天文學家哥白尼。



他發表「天體運行論」的論文，提倡這說法。

知道此事的當時人們，如同受到天地顛倒過來的衝擊，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有人說：「到目前爲止，所有發現的學說中，除了哥白尼學說深入人心之外，再也沒有了。知道地球是圓形以來，我們的地球就喪失所謂「宇宙中心」的特權，一切東西都雲消霧散。」

要推翻大多數人所相信的說法，是相當難的事。在哥白尼時代，推翻人們所相信的，更要勇氣十足。

當時教會擁有絕對權威，教會一直認爲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人們也相信不疑。

當然哥白尼受到激烈的非難。

他的論說，獲得公開的支持是在他死了五十年後。

被稱爲近代天文學之祖 JOHANNES KEPLER 在其「宇宙神秘」論著中，宣言證明哥白尼的學說：「千眞萬確沒有爭論的餘地。」

這樣人類開始邁入新的宇宙時代。

一九七三年哥白尼五百週年誕辰紀念，世界各地舉辦慶祝活動。

在哥白尼出生的城鎮亦即波蘭的德爾尼城鎮，在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學，宴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或美國、蘇聯太空人，甚至發表「人類與宇宙」的講演會計劃。

哥白尼自製觀測器，觀察行星，結果誕生新說。之後，天文學家們，製造各種觀測機械，尋找宇宙的奧秘。

宇宙逐漸地擴大，擴大。

到十八世紀，我們太陽系外，也有行星的世界。流傳着行星的世界組成銀河系之說。

以後夜空中發現朦朧、閃光的雲群—這叫做星雲。這些星雲，事實上在我們銀河系之外—別的行星世界。

芬波爾特科學家，將這些存在於銀河系外的行星世界命名為島宇宙。

這樣宇宙無限的擴大、擴大。

我們的太陽在銀河系中只不過是一顆平凡的行星而已，而且我們銀河系也只不過是無數島宇宙間一個平凡的島宇宙而已，這是人們知道的事。

根據以後的觀測，發現那些星雲距我們銀河系非常，非常的遠。

宇宙如何誕生？如何進化？今後形態如何諸問題，永遠存於人心，永難解決，人類也許永遠解不開謎底。

不過科學家們孜孜不倦地繼續觀測，分析資料，設定幾個假說。

宇宙之形成在科學家中有一個說法。

換句話說宇宙有進化的和過去、未來、永遠保持平衡狀態的說法。

宇宙，不論空間，時間均是無限的，沒有起頭，也不會結束。物質的密度常是一定的，一膨脹密度就稀薄，因此不斷地製出新物質，彌補其稀薄。結果，新的銀河系不斷地誕生—這是說法。

另一說法，宇宙距今五十五億年前，原始的宇宙，引起了些微的爆炸，開始大膨脹。不過此時的宇宙，宇宙中一切物質，被擠在極小的空間，那就是數億年後，巨大的瓦斯雲分裂為行星，形成現在所能看到的銀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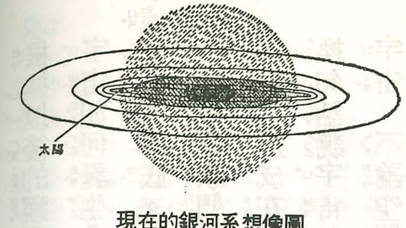
不論正確與否，爭論此起彼落，最近，摸索出宇宙總是某種進化的事，始告一段落。

宇宙的年齡，幾十億、幾百億，雖然不明確，但總是一個無限的數字。

那麼宇宙之大，用數字表示如何呢？

在目前宇宙的星雲分佈在距此二百萬光年遠的區域，那星雲的數目，約數千億個，所謂一光年，即一秒鐘走三十萬公里的光速一年間所走的距離，大約十兆公里。二百萬光年的距離，可以知道那是無邊無際的了。

天文學家們習慣於這種數字嗎？將數百萬光年遠的星雲稱為「靠近」我們銀河系的星雲，總覺得該有改變腦筋的必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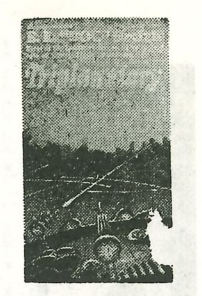


現在的銀河系想像圖

數千億個星雲之一即使作了我們銀河系，直徑有十萬光年，我們的太陽，以二億五千萬年的周期繞行銀河系中心四週，銀河系中心到太陽距離約三萬光年。

不論怎樣，宇宙無限，有限與否總不太清楚的印象，現在才明白了。

人類從數千億個銀河系之一，又從數千億行星之一的「地球」誕生，想要飛行那無邊的宇宙的空想，必定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將這美好的事，表達在我們眼前的人，那就是著書「銀河系防衛軍」的E．E史密斯。



愛德華．耶爾瑪．史密斯一八九〇年五月三日出生在美國威斯康辛州。

養育他的家庭，並沒有給他很大的栽培，得到哥哥、姊姊的幫助，進入愛達赫大學，專攻工業化學。畢業後，服務於華盛頓官廳。

一九一五年開始投稿SF，他本是SF雜誌的忠實讀者，是威爾魯茲，貝爾奴，巴洛茲的讀者迷，一九一五年，想出某種概念的小說，經過五年完成，帶到出版社，總是被人拒絕，這作品七年間被束諸高閣，不見聞於世。

八年後，亞美津．史特里茲總編輯，好不容易採用了，這就是被譽稱名作的「宇宙的雲雀。」

空間歌劇（SPACE OPERA）首度超越我們銀河系，以其他島宇宙為背景，實在是值得紀念的作品。

當時SF讀者迷，非常的熱狂。

之後發表「雲雀第二集」、「巴洛雷因雲雀」，雲雀叢書直到現在仍受到熱烈的喜愛第

一次大戰後，辭官衙職務，一面就業炸麪圈公司，一面繼續創作活動。

本書「銀河系防衛軍」就在這時完成，一九三四年在亞美津・史特里茲雜誌連載。

之後完成的有以下五編：

1. 銀河巡邏隊
2. 灰色透鏡人
3. 第二階段透鏡人
4. 透鏡人之子
5. 首屆透鏡人

等等命名爲透鏡人叢書，成爲史上膾炙人口的不朽佳作。

雖然完成了這些叢書，也費了十多年的歲月，原書計有一千五百頁之多。

雲雀叢書從發表到現在，一直普遍擁有熱烈的讀者迷。

銀河系防衛軍也相當長分三部：

第一部：開端（發端）

第二部：世界戰爭。

第三部：銀河系防衛軍

第一部描寫古代的一個晚上，從海面消失的「亞特蘭基斯」傳說島、暴君羅馬皇帝尼祿等極其空想故事。各位將來學到古代史、中世紀史和世界史後，一讀到此將會頗有趣味的。

第二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未來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爲主題，展開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空想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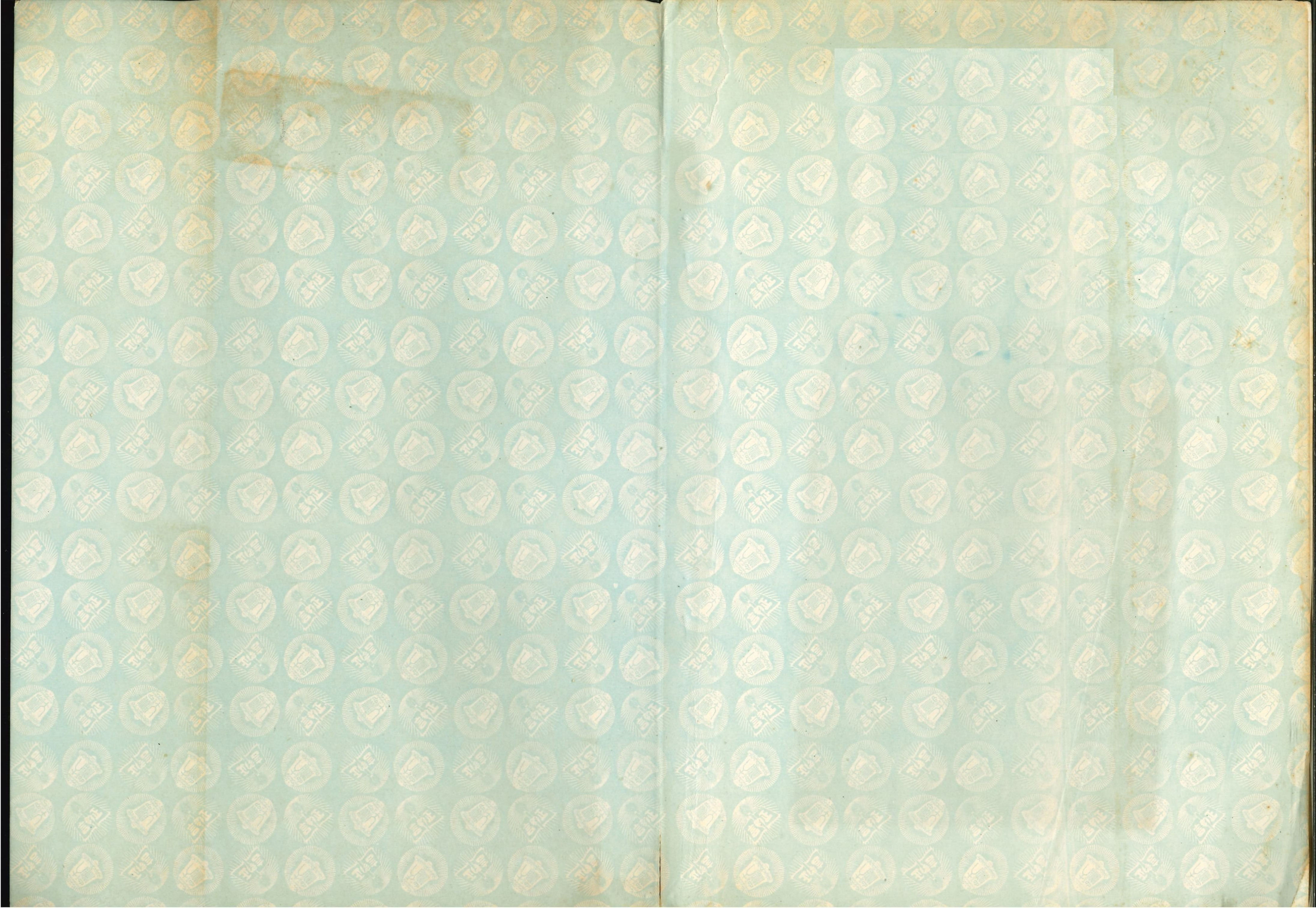
很遺憾的，由於紙頁關係，無法全部譯出。這裡以第三部銀河系防衛軍爲中心，由第一部和第二部，巴基爾・薩姆斯的未來展望連接，止於大概的介紹。

我認爲這故事的深遠和雄大將會源遠流長。

「銀河系防衛軍」一九三〇年完成，已是SF的古典，但其新鮮仍令人愛讀不已。

本書在六部透鏡人叢書中最早完成，但在內容的安排上也可說是最後的書。

史密斯一九六五年完成「雲雀對 DEUCANU」後便與世長辭。



小朋友
百科全書

家長難以解答的問題
本書都有詳細的説明
爲優良兒童必備讀物
滿足富有求智慾良書

科學圖書館

1 動物篇
2 植物篇
3 昆蟲篇
4 交通篇
5 恐龍篇
6 公害篇
7 食物篇
8 能源篇
9 宇宙篇
10 聲光篇

自然圖書館

1 身體的秘密
2 自然的秘密
3 天氣的秘密
4 鳥的秘密
5 植物的秘密
6 地球的秘密
7 海的秘密
8 動物的秘密
9 化石的秘密
10 宇宙的秘密

二十五開本
重磅道林紙
七彩精美插圖
大衆書局印行

